我与狗狗的幸福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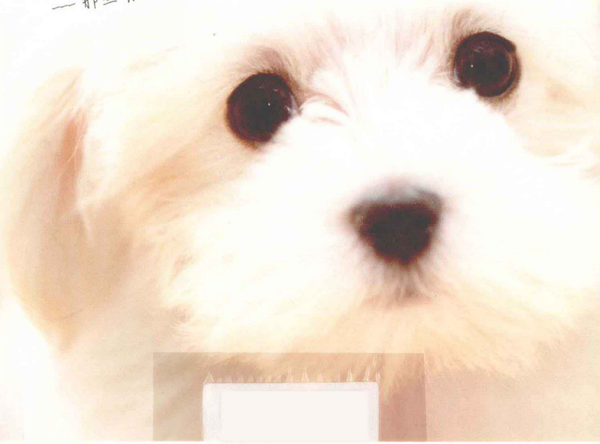
50多个让人心动的故事

让你近距离倾听狗狗们的心声

发现人与动物的另一个世界

柳曼婷◎编著

——那些有关狗狗的温暖与感动



感动全球5000万人的狗狗故事，催泪率100%！

与聪明可爱的狗狗相伴，会让你充满感动和幸福！
你拥有朋友、家人以及这个世界，而狗狗只有你，善待它吧。

谁能不嫌你贫穷，不嫌你丑陋，不嫌你疾病，不嫌你衰老呢？谁能让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计较你的粗暴和无礼，并无休止地迁就你呢？除了狗还有谁呢？

——尤金·奥尼尔

一生中最忠实的朋友，第一个迎接我，第一个保护我。

——拜 伦

对人的爱已经成为狗的本能，几乎不容置疑。

——达尔文

狗是我们与天堂的联结，它们不懂何为邪恶、嫉妒和不满。在美丽的黄昏，和狗儿并肩坐在河边，有如重回伊甸园，即使什么事也不做也不觉得无聊——只有幸福平和。

——米兰·昆德拉

中国華僑出版社

请好好对我，因为世界上最珍惜最需要你的爱心的是我，别生气太久，也别把我关起来，因为，你有你的生活，你的朋友，你的工作和娱乐，而我，只有你。

Don't be angry for me for long time and don't lock me up as punishment. You have your work，your entertainment and your friends. I have only you.

经常和我说话吧，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语言，但我认得你的声音，你是知道的，在你回家时我是多么高兴，因为我一直在竖着耳朵等待你的脚步声。

Talk to me sometimes. Even if I don't understand your words, I understand your voice when it's speaking to me.

在你觉得我懒，不再又跑又跳或者不听话时，在骂我之前，请想想也许我出了什么问题，也许我吃的东西不对，也许我病了，也许我已经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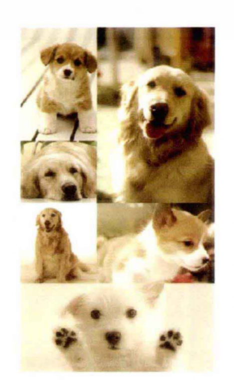
Before you scold me for being uncooperative，please ask yourself if something might be bothering me. Perhaps I'm not getting the right food，or I've been run in the sun too long or my heart is getting old and weak.

当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当我的健康已经逝去，已无法正常的生活，请不要想方设法让我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已经不行了，我知道你也不想我离开，但请接受这个事实，并在最后的时刻与我在一起。求求你一定不要说"我不忍心看它死去"而走开，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能在你怀中离开这个世界，听着你的声音，我就什么都不怕，你就是我的家，我爱你！

Go with me on difficult journeys. Never say I can't bear to watch it or let it happen in my absent. Everything is easily for me if you are there. Remember，I love you.



ISBN 978-7-5113-2842-7
定价：32.00元



我与狗狗的幸福约定

——那些有关狗狗的温暖与感动

柳曼婷◎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狗狗的幸福约定 / 柳曼婷编著.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13-2842-7

Ⅰ.①我… Ⅱ.①柳… Ⅲ.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Ⅳ.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8410号

● **我与狗狗的幸福约定**

著　　者/柳曼婷
出 版 人/方　鸣
特约监制/祁定江
选题策划/郑英祖
责任编辑/青阳
版式设计/北京中天华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8　字数/120千字
印　　刷/天津市光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842-7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82605959　传真：（010）8260593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 - mail：oveaschin@sina.com



序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最好的朋友可能会背叛他，并成为他的敌人。他悉心关爱的儿女可能会忘恩负义。那些我们最亲、最爱的人，那些我们用我们的幸福和良好的名誉来信任的人，都可能会背叛你。

一个富人可能会变得一贫如洗，或许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朋友们会离他而去。一个人的名誉，可能会断送在考虑欠周的一瞬间。那些在我们成功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时对我们尊敬有加的人，或许就是当失败的阴云降临在我们头顶上时首先进攻我们的人。在一个私欲横流的世界中，或许有一个唯一的、慷慨的朋友是绝对不会抛弃你的，那个绝对不会忘恩负义或是背信弃义的朋友就是狗。

狗始终会陪在主人的身边，无论主人富有与否，健康与否。每当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时，它会睡在冰冷的地板上，只要能陪在主人的身边。它会亲吻没有食物可以给它的主人的手。它会舔舐在严酷的世界中所遭遇到的创伤和痛处。它会在贫穷的主人睡觉时守护着主人，就像守护着王子一样。

当所有的朋友抛弃主人时，它依旧陪在他的身边。不管主人飞黄腾达还是名誉扫地，它始终像太阳按着轨道运行一样地对主人付出它的爱。如果主人运气不好、遭到社会抛弃、无亲无故、无家可归时，忠实的狗只会要求与他一起面对、共御强敌。当最后一幕来临时，主人走了，尸体被安放在冰冷的土地里，虽然其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离他远去，但是有一只狗总会陪在他的墓旁，它的头趴在两只爪子之间，眼神忧郁，却时刻保持警觉——即使主人走了，可是狗的忠实与真诚依然长存。



我与狗狗的幸福约定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生死相依



第2章 一起走过的日子



第3章 你是我的天使

生死相依 | 第一章

在这个自私的世界上，一个人唯一不自私的朋友，唯一不抛弃他的朋友，唯一不忘恩负义的朋友，就是他的狗。

最后一枪

维塔里·瓦连季诺维奇·比安基



洪荒时代，人类从大自然中选择了狗，而它终究也没叫人失望，成了自然界中最善解“人”意的动物。

——嘉贝丽·文生

小铁锅里的面包糊已经煮熟了，猎人们正准备吃晚饭。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就像晴天里响起的巨雷一样。

马尔捷米扬手里的小饭盆被子弹击中了，掉到了篝火里，小狗别尔卡最先反应过来，它大叫着冲进了黑暗中。

“到这儿来！”马尔盖尔大喊道。

门口有一棵大雪松，他急忙躲到树后面，树下就是猎人们准备过夜的地方。

马尔捷米扬从地上抓起猎枪，两步就跳到了弟弟身边。幸亏他的

动作迅速——第二颗子弹尖啸着，擦过树干，飞进了黑暗里。

铁锅里的面包糊泼了出来，洒到了篝火上，火苗更旺了，蹿上了旁边的干柴，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该死的火光！”马尔盖尔一边大口地喘着气，一边大骂着。

情况太糟糕了，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林，刺眼的火光又大大扰乱了猎人的视线，什么都看不清，开枪还击是不可能了。

然而，有一双眼睛，对这片被照亮的空地却了如指掌，现在，他正透过黑暗，观察着猎人们的一举一动。

此时，马尔捷米扬反倒冷静下来，他对弟弟说：“不要紧，别尔卡会通知咱们，敌人将从哪个方向过来！咱们只要绕着树转，他们就打不到咱们。”

这简单的一句话已经包含了问题和答案：既承认有危险，又准确



地指出了规避危险的好办法。

“没受伤吧？”马尔盖尔问。

“打锅上了。”马尔捷米扬简单地答了一句。

两个人再也没有说话。他们紧紧抓住树皮，身子贴紧树干，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侧着耳朵仔细听着逐渐远去的狗叫声。

这两个人天生不爱讲话——对他们来说，废话太多简直是可耻。他们生在原始森林，长在原始森林，兄弟二人一直相依为命。哥哥已经七十岁，弟弟也快六十了。可是你看看，他们粗壮的肩膀，挺拔的脊背，你还会以为他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吗？他们站在黑乎乎的雪松旁边，高大的身躯，配上蓬松的头发，就像两个直立起来的野兽一样。

至于为什么会受到枪击，原因很简单：兄弟俩手里有宝贝。

马尔捷米扬肩上挎着一个皮包。这个皮包，又脏又破，是用粗厚的兽皮直接缝成的，看着不起眼，可里面的东西比黄金还贵重：那是他们打到黑貂之后，经过细心剥皮、烘干、加工后的一张张油光闪亮的黑貂皮。

要猎杀这种聪明机警的小动物，可太不容易了，猎人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把它弄到手，结果却被这些贪婪的歹徒盯上了。为了防止这么珍贵的猎物被抢走，兄弟俩只好轮流背着皮包，一刻也不敢离身。

但敌人终于还是来了。篝火还没有熄灭，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躲避，躲开那双看不见的手。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但他们知道，对方的想法是一样的。

别尔卡的叫声从右边传来，他们就沿着树干向左边转移。

可以听出来，猎狗已经找出了躲在暗处的敌人，向他扑了过去。



“傻瓜，小心枪！”马尔捷米扬想提醒猎狗。这时，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迅速传遍了全身。

突然，狗的叫声一下子中断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它的咽喉。周围突然静下来，紧接着传来了一声闷响——狗倒在了地上！四条腿挣扎着挠着地。

“该死！他们是来偷狗的！”马尔捷米扬一边跑一边对弟弟喊道，“你待着别动！”

马尔盖尔凡事都听哥哥的，这个习惯从小时候就养成了，到了这个岁数更是这样。

他惴惴不安地看着哥哥跑过被火光照亮的空地。

当马尔捷米扬已经跑到树墙跟前的时候，对面的树后火花一闪，“砰”的一声！老头儿身子一晃，倒在了地上。

“快跑！”他对着弟弟大喊，“别尔卡！”

马尔盖尔明白哥哥的意思，哥哥是想说：枪手不是奔貂皮来的，而是来偷狗的，不管费多大劲儿都要把狗抢回来。马尔盖尔从树后跳出来，飞快地穿过了空地。







枪声没有再次响起。但当马尔盖尔跑到树墙跟前的时候，他听到前面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是沉重的脚步踩在枯枝上发出来的！

猎人顺着声音追踪过去，不久，茂密的树丛挡住了他的去路，树枝划破了他的脸，差点没扎到眼睛。

马尔盖尔停了下来。前面漆黑一片，甚至连树干都看不见，枪手的脚步声消失了。

马尔盖尔抬起枪口，对着眼前的黑暗处放了一枪，仔细听了听，只有身后的篝火在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马尔盖尔回到了哥哥身边。

子弹射穿了哥哥的右臂，擦伤了肋骨。伤势倒是不重，可是流了很多血。

马尔盖尔把哥哥受伤的手抬起，弯过来，让它紧贴着胸脯，血成功地止住了。

哥儿俩熄灭了篝火，躺到了地上，也不睡觉，也不说话，就这样等待着黎明。

他们想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想着怎么把自己的猎狗夺回来。对他们来说，忠实的朋友别尔卡远比背包里的貂皮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失去这一包貂皮，也不愿意失去别尔卡：有它在，多少黑貂都可以弄到，现在它被抢走了，这简直是让兄弟俩一下子破产了。

像别尔卡这样好的猎狗，再也弄不到第二条了。它虽然年纪轻轻，只有四岁，但却早已经声名远扬了。它生的小狗嗅觉特别灵敏，每条小狗可以卖到15～20卢布。至于别尔卡，有人甚至出过200卢布的价钱，这已经是天价了，可哥儿俩却毫不动心。

偷狗的人能是谁呢?

附近一带，像这样雪白的猎狗，只有这一条。大家都认识，无论是谁看见了，都会有消息传到主人的耳朵里。

偷狗的人是有预谋的，他们肯定不怕法院强迫他们把狗送还到主人身边。

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警察局局长。

他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要买这条狗了，因为哥儿俩一直拒绝，他甚至想方设法地迫害他们。现在已经用不着怀疑了，肯定是他派人干的，而且，村里人也肯定不敢告发他。

哥儿俩知道，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警察都是惹不起的。他们俩并排躺着，想的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趁小偷没出森林之前逮到

他？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那么一致，就像两个人长了一个脑袋。

森林里的路只有一条，就在河边那儿。猎人无论是打猎还是回家，都要走这条路。小偷也不会走别的路，他的船肯定就停在这附近。

哥儿俩的船停在河的上游，走到那儿得一整天。

小河就在跟前，如果没有这密密层层的树林挡着，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跑到那儿，那样就可以……

哥儿俩还有一个宝贝，就是猎人敏锐的双眼，那是谁也抢不去的，除非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只要一发现贼，一枪就能把他干掉，原始森林正好还能帮着销毁证据。

黑暗刚刚退去一点儿，可以看到树干了，哥儿俩从地上站了起来。

马尔捷米扬看了看弟弟，把皮包递给他，两个人一前一后出发了。

对森林他们还能不熟悉吗！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沿着野兽爬过的足迹，走到了林间的小路上。

小路上坑坑洼洼的，哥儿俩心急火燎地狂奔着，一会儿滑进了麋鹿蹄印里，一会儿又绊在了树根上，一直跑呀，跑呀，终于，可以听到前面湍急的水声了。他们这才放慢了步子，缓和了一下呼吸，睁大了眼睛，做好了准备，如果现在需要开枪，他们连手都不会抖一下的。

天已经大亮了。

他们拨开树枝，小心地观察着河面的动静，就像平时追踪猎物一样。

今年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河水也猛涨起来，在哥儿俩的面前奔

腾咆哮，发出巨大的吼声。顺着激流向前望去，视野很宽阔，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河面上并没有船。

哥儿俩转头望去，在他们身后有一座小山，河水顺着山脚绕了一个急弯，山上的树木遮住了它们的视线。

如果小偷从这里逃走，他们可发现不了。

两人都没法作出选择，是盯着这边呢，还是看着那边？

他们的眼睛在波涛上搜寻，好像要在河面上找出蛛丝马迹。就这样站了很久很久，太阳已经出来了，升到了森林的上空，照得河面上的波浪闪闪发光。

哥儿俩一夜没睡，现在又累又困，在小路上折腾了半宿，现在腿都是酸的。但他俩一点儿坐下休息的想法都没有，万一小船就在这时候划过去呢？那岂不是要抱憾终生了。

昨天晚上他们就没有吃晚饭，早晨又没空出时间，可他们没有想过要从怀里掏出面包嚼上几口。

突然，马尔盖尔喊了起来（他的眼睛比较尖）：“来了！”

这是他在沉默了六个小时之后说的第一句话。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简直不能用快速来形容，起码比我们的叙述要快得多。

一只小船迅速地驶了过来。

马尔盖尔先看到了船上的猎狗，大声喊道：“别尔卡，过来！”

他们看见狗跳着，冲着主人的方向扑过来，但系在脖子上的皮带又把它拉了回去，猎狗愤怒的叫声，在汹涌的波涛声中仍然清晰可闻。

这时，马尔捷米扬扯开了绷带，左手把枪放在树枝上，右手扣动

扳机放了一枪。

“打不进去，别打了，袋子挡着呢。”马尔盖尔气愤地说。

船舷上堆满了装着泥土的袋子。船桨在船尾后面快速地滑着，却看不见躲在后面划桨的人，子弹根本打不着他。

哥儿俩傻眼了，看来，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小船飞快地驶了过来，应该马上作决定，不然一切都晚了。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哥儿俩的想法却头一次产生了分歧。

哥哥急急忙忙地给猎枪装弹药。

弟弟却举起了皮包，高声大叫：“给你貂皮，把狗还给我们！”

回答他的是一声枪响，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船沿着对岸在他们面前疾驰而过。

马尔捷米扬把枪重新放到树枝上，脸色苍白得可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不就是想要狗崽吗！做梦去吧，谁也别想要！”

伤手不听使唤，枪在树枝上来回滑动，抓不住。

马尔盖尔一个箭步冲了过来，把哥哥的枪推开，架上了自己的枪，面色凝重地说：“别说话，我来。”

他仔细地瞄着，就像打貂那样，要正中头部，不能损坏皮毛。瞄准，瞄准。

马尔捷米扬目不转睛地盯着船头上雪白的小狗。

别尔卡用力地挣着，后脚立在船上，前脚悬空，向着主人的方向，使劲扑着。脖子上的皮带紧紧地绷着。

再过一会儿，这个无价的朋友，就将消失在河湾处，永远地属于那个可恶的小偷了！

巨大的枪声在马尔捷米扬耳边响起。

马尔捷米扬看到，别尔卡的嘴巴向下一沉。

小船消失了。

有好几分钟的光景，哥儿俩盯着山脚下奔腾的河流，一动不动地站着。

后来，哥哥对着受伤的右手努了一下嘴说："绷紧点。"

伤口流了很多血，马尔捷米扬感到一阵恶心和一种从未有过的虚弱。

他闭上了眼睛，在弟弟给他包扎的时候一直没有睁开过。

让他痛苦的不是伤口，而是爱狗的忽然离去。

他知道，弟弟和他一样悲伤，于是，睁开眼睛看了看弟弟的脸。

可马尔盖尔突然向他狡黠地眨了一下左眼。

"哎，做什么鬼脸呢！"马尔捷米扬闭上眼睛想。

伤口又隐隐作痛起来。

这时，密林里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他急忙睁开了眼。

这……不是别尔卡吗？——难道是它的灵魂，在他面前站着，湿漉漉的身体反射着阳光，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

狗抖了抖身体，扑到马尔捷米扬的胸口，舔了舔他的脸，又跳到了旁边的马尔盖尔身上。

马尔捷米扬惊呆了，等他反应过来，弯腰抓起了半截皮带。

皮带的一头有一个半圆形的缺口，那是子弹留下来的痕迹。

"好家伙，你可真准！"他颤抖着声音对弟弟说道。可是，他又突然暗骂自己：这话不是多余吗？完全可以不说的。

补　丁

维塔里·瓦连季诺维奇·比安基



狗爱他们的朋友，咬他们的敌人；和人不同，后者无法纯粹地爱，在客观关系中，总是爱恨交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你好！

丹妮坐在台阶上张望着，太阳悄悄地落下，渐渐地消失在结冰的湖面上。

突然，学校里的一位老师走了过来，在他前面还跑着一只陌生的小狗。

它从哪儿来的啊？丹妮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狗，个子不高，耳朵垂在地上，没有尾巴，全身都是白色的，只是背上有些黑点儿，一只眼睛也是黑色的，好像一块补丁。

狗狗看到丹妮，就跑上台阶，跑到她的身旁，坐到了她对面，递上一只爪子，好像在说："你好啊！"

老师走过来，笑着说："你找什么呢？认出主人了？小丹妮，现在这是你的狗狗啦！我从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你舅舅彼得那儿把它带来的，西班牙品种，这是给你妈妈的信。"

妈妈走出来，和老师打过招呼，就读起信来。

"亲爱的姐姐，"舅舅写道，"我把狗送到你那儿了。不要生气，我在城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养它。你知道我住在六楼，整天都要在工厂里，没有人能带它出去散步。而这只狗实在是太讨人喜欢了，还是纯种狗，很灵巧。这样，你的丹妮也有伴了，它已经学会各种各样的本领了，夏天我会过来和它一起打猎。我决定做一个猎人，这只狗就是我买来打猎用的。你看，猎枪我都买好啦！而野味呢，全都给你！"

"最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妈妈笑着说，"还说野味都给我，怪人！"妈妈看了看小狗，两手轻轻一拍说道："亲爱的，好一个没有尾巴的丑八怪呀！"

村子里的孩子都跑过来，哈哈大笑："补丁！补丁！补丁！"

而邻居的格里卡和托里卡总是戏弄丹妮和狗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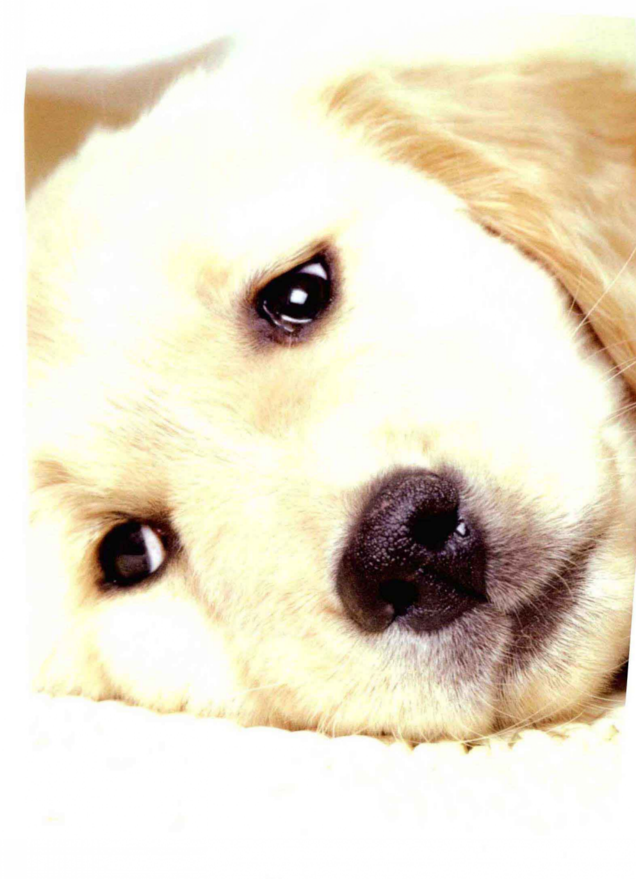
"丹妮丹妮大笨蛋，

无尾狗狗身边转，

看那耳朵和尾巴，

还有一只补丁眼。"

丹妮很心疼自己的小狗。





鞋 子

早晨丹妮很早就起床，准备去上学了。可是一只鞋子怎么也找不到了，昨晚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补丁！小补丁！找鞋子去，明白吗？去找吧！”

小补丁一只耳朵扬起，一只耳朵垂下，好像在思考什么似的。

“它明白了！明白了！”丹妮高兴地说，“看，妈妈，补丁马上就会把鞋子拖来给我的！”

是这样的，补丁的爪子下面拖着……什么呢？原来是一只旧靴筒！

“噢，小糊涂虫，”丹妮有些生气地说道，“鞋子，我说的是鞋子，不是靴筒，明白吗？鞋子！去找！快去找！”

没有尾巴的小补丁跑进屋去，没过几分钟，它就从贮藏室里把什么拖了出来……一只好大的死老鼠摆在丹妮面前。

“呸！好脏啊！”丹妮差点哭了出来，“难道我要给老鼠穿上鞋吗？没良

心的！”

这时妈妈说道:“你为什么要责怪狗呢？这是没有用的！它从哪里知道鞋子是什么呢？它在城里没听过这个词，你给它看你的另一只鞋子，让它好好闻一闻。这样它就明白了。狗多数是用鼻子来识别事物的。”

丹妮让补丁闻了闻鞋子，它立刻就明白了，于是从床下拖出了另一只鞋。

“这才是聪明的狗狗。”丹妮高兴地说着，急忙穿上鞋，跑去上学了。

潜水高手

春天来了，湖面上的冰融化了，湖水泛着蓝色的光。

这是丹妮和补丁第一次去湖边。

狗狗跑了几步，“扑通”一声跳进水里。

丹妮喊道：“疯了吗，你去哪儿？”湖中溅起了水花，“你会得肺炎的！”

补丁在水中又跑又跳，游来游去。

邻居家的孩子科里和托里来了。科里俯身拿起一块石头，喊道：

“接着，补丁，接住！”

他抡起胳膊将石头抛进湖里！石头“咕咚”一声落入水中，泛起一圈水纹。

而补丁像个潜鸟，从眼前消失了。

丹妮喊了一声："我的狗狗溺水了！"

补丁没有沉下去，它从水底把石头叼了上来，浮出水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游着。上岸把战利品交给丹妮，可是补丁的嘴上都是血，因为碰到了坚硬的石头。男孩们笑着说：

"哎，小狗，潜水高手，真正的潜水员啊！"

丹妮对这些淘气男孩儿的做法感到很生气，就带着补丁回家了。

打 猎

夏末的时候，彼得舅舅来度假。

"西班牙纯种狗怎么样？"他问道，"你们喜欢吗？"

"非常不错！"妈妈和丹妮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一只聪明的狗！"

"神奇的还在后面呢，明天我们带着它去湖边打猎，这个品种正是猎鸭子的，我还买了一个双筒猎枪呢！"

一大早老师就来了，彼得舅舅打算和他一起去打猎，他们还带上了丹妮，她可以帮忙拿猎物。

他们朝湖岸边走去，补丁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彼得舅舅和他的双筒猎枪，再后面跟着老师和他的单筒猎枪，最后面的是丹妮。

突然，"唰"的一声，从芦苇丛中飞出一只鸭子。

彼得舅舅"嘣"、"嘣"两枪，老师"嘣"一枪，而鸭子呢，自己藏到森林里去了。

彼得舅舅眼看着它飞走了，挠了挠后脑勺说：

“这是只小潜鸟，太小了，像疯了似的，打中它根本不可能。”

枪响后补丁立刻就跑进芦苇丛中，游到那里发现打中的鸭子不见了，就又来到猎人们这儿。

他们装好子弹继续走，这次老师在前面。

芦苇丛中飞出一只大野鸭，绿头鸭！

老师“嘣”的一枪，彼得舅舅“嘣”、“嘣”两枪。

鸭子只是加速飞走，从眼前消失了。

“咳……咳！”老师咳嗽了几下。

彼得舅舅沉默了，而这一次补丁都没有跑去芦苇丛。装上子弹，他们继续走着。

无论从芦苇丛中飞出多少只鸭子，无论老师和彼得舅舅开多少枪，鸟儿们总是能毫发不伤地飞走。每一次他们都寻找打不中的原因，丹妮就在后面笑，她高兴鸭子安然无恙地逃离枪口。

最后猎人们累了，坐下休息了一会儿。

丹妮去了一旁，选了一块远离岸边的芦苇丛开始洗澡。补丁和她在一起游戏，又游到芦苇丛中。

丹妮刚从水中出来，穿好衣服，补丁就从芦苇丛中游出来，嘴里叼着……一只鸭子，放在了丹妮面前。

丹妮看了看，鸭子还活着！好大的鸭子啊，可是翅膀受伤了，不能再飞了。这是补丁在芦苇丛中抓到的。

丹妮叫来了彼得舅舅，这时补丁又拖来了第二只受伤的鸭子。

当猎人惊讶于这突如其来的收获时，补丁已经拖出六只鸭子了，整整一窝。

“噢，狗让我们感到无地自容啊！”彼得舅舅说，“我们打呀打，午餐却连一只鸭子也没有，补丁去游泳，就带来了六只鸭子做午





饭。还没有开枪，这才是真正的猎手！”

丹妮问道：“哪里有午饭？我不让你们杀死这些受伤的鸭子！这都是我的鸭子，是补丁带给我的，我要让它们好好活着！”

猎人们看着，束手无策。丹妮有权利这样做啊，这是她的鸭子。他们把鸭子全都放到口袋里，拖回家。村里的人都嘲笑这两个猎人：“你们的枪声，据说对鸟儿不管用啊！”

猎人们也自嘲：“看来我们不适合打猎啊，我们决定把猎枪卖掉，让补丁自己去打猎吧，它更适合做这个。”

而丹妮养大了这六只鸭子。

秋天，当野鸭都准备飞走的时候，它们不得不在鸡笼里过冬，因为它们的翅膀折断了。丹妮会喂它们足够吃的，它们也喜欢缠着这个善良的女孩儿。远远地听到她的声音：“呱”、“呱”、“呱”，它们六个就一瘸一拐地向她跑去，一个跟一个的，好像排队似的。

在森林里

同学们都在为和谐的节日作准备，用绿色的树枝装饰班级，所以直到黄昏才回家。

家住在学校附近的人当然没什么了，可是丹妮和邻居科里、托里要走三公里才能回家呢。要经过森林和田野，而林中那段路很黑很黑，还下着雨。

男孩子们说："我们最好还是别走了，等一等吧，现在看不见路，我害怕。"

而丹妮呢，真勇敢！当她和补丁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怕了。补丁对丹妮也是寸步不离，每天跟着丹妮去上学。丹妮上课的时候，补丁就在院子里玩。

丹妮对他们说："你们真是胆小鬼，我的补丁在咱们前面走，让它给我们引路。它是不会迷路的，因为它用鼻子看路。"

丹妮最终说服了男孩子们。

他们走进了森林，周围完全是黑的，也看不到路在哪儿。补丁走在他们前面，孩子们能看到补丁，它白色的背在黑暗中时隐时现。

孩子们就这样走着，走着。黑暗中也不知道路是什么样的，只是啪嗒啪嗒地走着。突然下起了雪，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啊，鹅毛般的大雪覆盖了周围的一切。

突然补丁向什么方向跑开了，的确，一只兔子跑到了路上，补丁去追赶兔子了。

孩子们又向前走了一段，感觉脚下的地很松软。又走了一小段，竟走到了灌木丛中。路完全消失了……

孩子们继续向前走，可是觉得像是刚才走过的路。没有路了：向右走，没有路了；向左走，走啊，走啊，森林好像变窄了，上面的树依然看得清清楚楚，可是路却找不到。

孩子们停了下来，明白了——他们迷路了。

孩子们开始号啕大哭起来！



丹妮心里最难过了，因为是她说服男孩子们不要等马车，自己回家的。现在即使有人跟在他们后面，也找不到了，因为他们已经偏离了原来的位置，而这是丹妮一个人的责任。

脚　步

丹妮让孩子们坐在一棵云杉树下，即使是在黑暗中也能分辨出这是云杉，生长得很粗壮。

而科里和托里哭着说："我们完了，我们要被冻死了，熊啊、狼啊会把我们吃掉的。"

"嘘，别这么说，哪儿来的熊和狼啊，这儿一百年都没有了。"丹妮说。

她此时又想起昨天妈妈说，森林的湖边出现了一只熊，咬死了一头小母牛。它离这儿会不会很远呢？想到这儿，自己不禁感到很害怕！想要叫补丁，可还是止住了声音，万一听到她叫声的不是补丁，而是熊呢……

孩子们沉默了，只是抽噎着。在一片寂静中只能听到雪像绒毛似的落在地上和树枝上的声音。

突然丹妮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声音……近了，近了，好像拄着拐杖的妖婆走来了。

男孩子们抽噎着，什么也没有听到，可丹妮的心快要被吓出来了。要是补丁在这儿就好了，它能用鼻子分辨出这究竟是什么。

寻 找

与此同时，村子里的人已经开始寻找丹妮他们了，天色已晚，又下着雪，可孩子们还没有从学校里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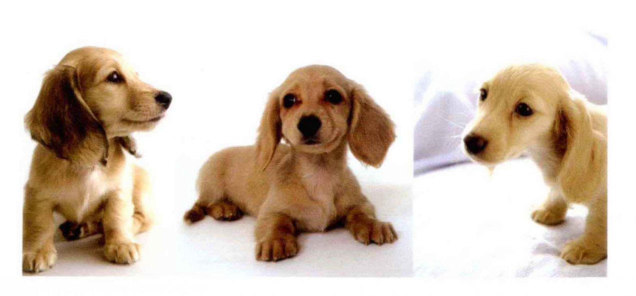
村民们赶忙套上马车，丹妮的妈妈也去了学校，孩子们应该还在那里吧！

走进森林，马掌踏在地上咚咚作响，在黑暗中可以看到，路已经被雪覆盖了。

他们很快就到了，可是学校已经关门了，守门人说：丹妮和两个男孩子在傍晚就已经回家了。

“他们一定是迷路了，在森林里乱走呢，他们会被冻死的。”妈妈心想。

于是，她赶马向前走，去森林！



补　丁

丹妮听着远处传来的声音，她都快要被吓死了。

但是妖婆的拐杖和走路的声音近了，突然又远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寂静。丹妮这才从恐惧中醒过神来。

突然，不知什么冰凉的、湿润的东西碰到了丹妮的手：狗鼻子！

“补丁！小补丁！”丹妮小声说着，“我的狗狗。”刹那间，丹妮所有的勇气都回来了。

“孩子们，我们走吧，补丁一定会带我们出去的。”丹妮高兴地对两个男孩子说。

的确如此，不一会儿，他们就穿过了稀疏的森林，走到了田地里，这里要明亮很多，况且雪已经停了。补丁跑在前面，背上的黑色的“补丁”在白茫茫的田野上很容易就能看到。

径直穿过田地，补丁和孩子们就到了自己的家。鸭子们听到丹妮的声音，就在鸡舍里“嘎”、“嘎”地叫了起来。突然街角响起了不知道是什么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妖婆的拐杖和脚步声。

“吁！”妈妈停住了马，喊道，“你怎么样啊？丹妮？”

“我……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是补丁带我们回来的。”

孩子们知道这一切以后，立刻对补丁肃然起敬。就是这只个子不高、耳朵及地、通体雪白、尾巴被剪断、眼睛两侧长着一些黑色补丁的小狗，救了自己的主人。

木　木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狗可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让人快乐，让人幸福，如果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一只狗，你也会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

——爱狗一族

天将黄昏，哑巴盖拉辛沿着河边慢慢走着。

突然，他发现靠近河岸的泥潭里有一只斑点狗在拼命挣扎，它用力想爬出来，幼小的身子已湿透。

盖拉辛用手托起这只不幸的小狗，把它揣在怀里，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他回到自己住的顶楼，把小狗放在床上，用自己的厚大衣把她盖好，先取了一些稻草，又到厨房拿来一杯牛奶。他小心翼翼地展开大衣，铺好稻草，最后把牛奶放在床上。

这只可怜的小狗生下来才3个星期，眼睛刚刚能睁开——一只眼睛好像比另一只大好多，还不知道从杯子里舔牛奶，只是一个劲地发抖和眨眼。盖拉辛轻轻地抚摸着小狗的头，把它的嘴巴贴近牛奶。小狗突然嘴馋地舔起来，一面响着鼻子，一面抖动着小小的身体，有时还让奶呛住了。

整个晚上，盖拉辛一直照顾着它，一次又一次地给它铺稻草，擦干身体，最后他紧挨着小狗睡着了，睡得安静、快活而又香甜。

可以说，世界上无论哪个母亲照顾婴儿，也没有像盖拉辛照顾这只小狗那样仔细。开始它的身体软弱无力，模样也难看，但是它渐渐强壮起来，样子也好看多了。8个月之后，这只小狗就变成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西班牙种狗。它长着一对长耳朵，一条毛茸茸、喇叭似的尾巴和一双晶莹的大眼睛。

这只小狗和盖拉辛结下了不解之缘，彼此相依为命，形影不离。它总是跟在盖拉辛后面，摇着尾巴。盖拉辛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木木。屋子里其他的仆人也都很喜欢它，叫它木木。

木木聪明伶俐，跟谁都很要好，但是它最喜欢的还是盖拉辛。盖拉辛也是如此，如果别人逗木木玩，他就会不高兴，这其中既有替它担心的原因，也有嫉妒的成分——天知道！

每天早上，木木就会扯盖拉辛的衣服，把他弄醒，它和大院里的老马关系也不错，还常常用嘴衔着缰绳，把马带到盖拉辛的身边。

它总爱摆一副神气的派头，陪着他到河边去。它还时常为他看护各种劳动工具，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闯入他的顶楼。

为了方便它出入，盖拉辛在门上开了一个小洞，它也似乎感到唯有在顶楼上，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当家做主，它一进来就会心满意足地跳到床上。晚上，它似乎从来不睡觉，从来不会无故地乱叫，不像那

些愚蠢的家狗一样，坐在自己的后腿上，眨着眼，响着鼻子，迟钝地至少要叫三下才停，不！木木从不神经质地乱叫，除非有什么生人走近围墙，或者听到有可疑的响动。它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看家狗。

木木从来不进女主人的房间，盖拉辛送木柴到女主人的房中去时，它就会留在外面，在台阶上等着他，只要稍有一点开门的响动，它就会竖起耳朵，把头转来转去。

一个晴朗的夏天，老太太正和客人在客厅里走着。它的兴致很高，有说有笑。当它走到窗前时，一眼就看见木木正忙着啃一块骨头。

"哎呀呀，那是只什么狗呀？"女主人突然惊叫着，"这只小狗倒是怪好玩的，让人把它弄进来吧，让我看看。"

女仆立刻跑到外边大声说："快来人，把木木弄进来。快点儿呀，斯







杰班！”

这时盖拉辛正在厨房里，敲打着一只水桶里面的污垢，就像儿童玩弄小鼓一样。斯杰班用手势告诉盖拉辛，女主人叫自己把这只狗抓住给她送去。盖拉辛未免有些吃惊，但还是把木木叫过来，亲热地抱起来，把它交给斯杰班。

斯杰班将木木抱到客厅里，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老太太开始用讨好的声音，叫小狗到她的面前去。

木木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豪华的房间，因此十分害怕，它向门口冲，试图逃跑，但被想讨好主人的斯杰班站在门口挡住了去路，于是它只好颤抖着缩成一团。

“木木，木木，过来，宝贝，别担心。”女主人叫道，“过来，小傻瓜，别担心。”

但是木木还是局促不安地四处张望，一动不敢动。斯杰班拿来一碟牛奶，放在木木的面前，但是它不敢靠近，恐惧的目光四处仍张望。

“你这个小傻瓜！”女主人伸出手来想摸她的头，没想到，木木突然回过头来，并露出了牙齿。女主人慌忙把手缩了回去。

她发怒了：“把这只不知好歹的狗轰出去，它真是太讨厌了。”

第二天早晨，女主人一反常态地提前一个小时把管家叫了过来。“那只狗整夜汪汪乱叫，还让我睡觉吗？我们不是有一只狗看院子吗？怎么还要这么多的狗呢？哑巴养只狗干吗？谁允许他在院子里养狗的？我昨天就看见那条肮脏的狗，在那里啃什么脏东西，我的玫瑰花就栽在那里啊！今天就把那条狗弄走，听见了吗？”

“是，太太。”于是管家对斯杰班吩咐了几句，斯杰班笑着走了。

一会儿，盖拉辛肩扛一大捆木柴过来了，身边还是跟着形影不离的木木。他走到门口，侧侧身子，走了进去。木木照常在外等候主人。斯杰班就是趁这个机会，突然向木木扑去，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它按在草地上，双手抱了起来，一溜烟地跑向家禽市场，在那里。他很快就将木木以1个先令的价钱卖了出去，并叮嘱买主一定将木木看管好，或者把它弄到远的地方去。

而可怜的盖拉辛从屋中出来，马上就发现木木不见了。在他的印象中，木木从来都是在屋外等着他的，怎么这次却不见了！于是他四处乱找，那种神情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丢了一样。他冲到楼顶，又跑到放干草的地方，还到街上四处张望……

木木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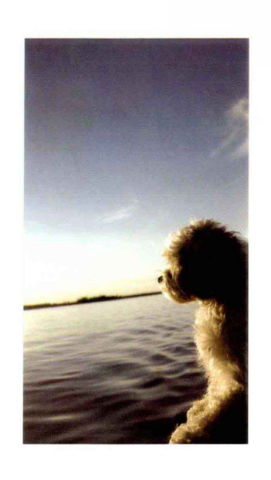
他向别的仆人打听木木的消息，非常沮丧地用手比画着形容木木的身高，模样……最后他跑了出去。当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从他那踉跄的脚步、疲惫不堪的神态和满身的灰尘来看，他可能已经跑遍了半个莫斯科了。

人们望着他的背影，没有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人发出笑声。第二天，与他毗邻而居的马车夫安季普卡告诉大家："哑巴整整一夜都在唉声叹气啊！"

盖拉辛从顶楼出来，已经是第三天早晨了。吃饭的时候，他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本来毫无生气的脸，现在更像一块冷峻的石头了。吃完饭，他又出去了一次，但很快就回到了顶楼。

夜晚，皎洁的月光洒下来，盖拉辛哀伤地躺在草堆上叹气，还不时地翻身。

突然，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扯他的衣服，他吃了一惊，但并没起来看，而是把眼睛闭得更紧了，但是那个东西又扯了他一下，而且比上一次的劲头更大了，盖拉辛惊愕地跳了起来。他清楚地看到，木木在他面前打着转，脖子上还留着一段绳子，面对木木，他那不能说话的胸膛里，长长地发出了一声深沉的欢呼。他万分激动地将木木紧



紧搂在怀里，并亲吻它的鼻子和眼睛。之后，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又向四处张望了一阵，当确信没有人看见后，才抱起木木回到顶楼上。

其实，盖拉辛也已经猜到，木木决不是因为迷路而失踪，一定是女主人让人把木木送人了，因为仆人们用手势告诉他木木咬伤了她。盖拉辛打定主意，要想尽办法来对付这个麻烦。他先拿了一块面包喂了木木，又抚爱了它一阵，才把它放在床上睡觉。盖拉辛自己则陷入了深思，整整一夜，他都在考虑如何将木木隐藏起来。

后来他决定白天就让木木待在顶楼上，自己偶尔去看看它，到了晚上再带她出去。

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用旧大衣把门上的洞塞得紧紧的，然后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走到院子里去了。

木木回来之后，盖拉辛干起活来更卖力了，他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亲手将杂草一根根拔光，甚至把花园篱笆上的树桩一个个拖走了。就连女主人也夸奖他能干，是个好人。

就这样，他白天偷偷地到顶楼上去看木木，到了晚上，就和她一起在阁楼里，而不是在干草棚里睡觉。只有到了深夜，他才带着她出去，在新鲜的空气里散步。

那天，他领着木木走了很久，正打算回去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沙沙声。木木竖起耳朵，咆哮着，跑到篱笆前，嗅了嗅，接着发出了尖利的吠声。也就在这时，女主人刚刚睡着，突然的狗叫声把她惊醒了，她吓得心怦怦直跳，昏过去了："又是那只狗，你们听听，那狗还在叫呢。"

管家大吃一惊，他恼羞成怒，立即吩咐人把整个院子的人都叫起来，来处理这件事情。

这时，不幸的木木还在继续叫着，盖拉辛一直叫她离开，可她就是不听。盖拉辛回过头，看见屋里有灯光和人影晃动，感到出了大事，大祸临头了。于是抱起木木跑到楼顶上，把自己和木木反锁在屋里。

在通往盖拉辛顶楼的狭窄楼梯上，坐着一个守卫，门口还有两个，手中拿着棍子。他们用拳头砸门，并叫嚷道："开门！"

突然，门开了，盖拉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管家开始用手解释说是女主人坚持要把那狗弄走，叫哑巴立刻把狗交出来，否则他就要倒霉。盖拉辛用手指了指小狗，用手比画着，在自己的脖子上绕了一圈，好像是把一根绳索勒紧似的。这是声明他愿意自己担

负处死木木的任务。

管家一面看，一面点着头，表示同意他的做法。

盖拉辛轻蔑地笑了笑，又拍了拍胸膛，然后“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木木一直都在他身边站着，天真地摇着尾巴，露出一种询问的表情。

过了一个钟头，盖拉辛出来了，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用一根绳子牵着木木。院子里所有的人，都默默地看着他。

盖拉辛带着木木，走进了一个小饭馆，要了一份带肉的菜汤，支着胳膊在桌子跟前坐下。木木在他的椅子旁边站着，用它那双机灵的眼睛，默默地望着自己的主人。它身上的毛是光溜溜的，谁都能看出，盖拉辛刚给它梳过。他捏了一点面包放在汤里，把肉切碎，然后将盘子放在地上。

木木还是用它往常的那种姿势开始吃东西，它的嘴刚好只挨到食物。盖拉辛深情地望着它，望了很久，突然，他的眼泪滑落下来，一颗掉在木木的额头上，一颗掉在汤里，他痛苦地用手挡住了脸。

盖拉辛仍用绳子牵着木木，不慌不忙地走着。在半路上，他捡了两块砖头挟在腋下。

盖辛拉沿着河边走着，然后在两只绑在树桩的船前停了下来，他带着木木跳到一条船上，然后就开始拼命地划，一会儿就划出了几百米远，将莫斯科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他丢下桨，低头去靠拢木木，木木也面对着他，坐在一块横板上。

最后，盖拉辛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种痛苦而愤怒的神色，将两块砖用绳子拴上，又打了一个活结，套在木木的脖子上，然后抱起木木，举到河面上，最后望了它一眼。木木信任地望着自己最亲近的主

人，不但没有畏惧，还轻轻地摇着尾巴。

他把脸转过去，痛苦地皱着眉头，放开了手……

他既听不见木木掉入水中时那短促的惨叫，也听不见河水溅起的声音，对于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

当他把眼睛睁开时，只见小小的浪花在河面上奔腾，碰在船弦上，飞溅开来，只有在船后面很远的地方，才有一个大圆圈，快速地向岸边扩散。

监视盖拉辛的园丁跑回家，向管家报告了所看到的一切。“他果然把它淹死了，太好了，现在可以放心了。”管家说。

深夜，一个高大的人影，背上扛着一个包袱，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匆匆往城外走去，他就是哑巴盖拉辛。

他义无反顾地，急急忙忙地走着，走向家的方向，走向自己的村庄、自己的祖国。

他挺起胸膛迈着大步，一双眼睛忧怨地注视着前方……



家

佚　名



当万物共同的结局来临，死神夺走了主人的生命，尸体埋藏在寒冷的地下，纵使所有的亲友都各奔前程，这只高贵的狗依然会独自守护着忠诚，直到死亡。

——佛斯特

冰冷的倾盆大雨冲刷着小城酒吧前面的柏油马路。与往常一样，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凝望着雨中的昏暗。穿过积满雨水的马路就是小城的公园，那里有5英亩的草坪，还有巨大的榆树，今晚，又增添了一片到脚踝那么高的冰冷雨水。

我在那间破旧的酒吧里停留了半个小时，一口一口地品着酒。我沉思的目光终于停留在100英尺以外一个绿色的水坑里的一团东西上。有10分钟的时间，我一直穿过落满雨水的窗户向外看，我想看看那究

竟是一只动物还是一堆被雨打湿的没有生命的东西。

前一天晚上，一只看上去很像德国牧羊犬的狗来到酒吧里讨土豆片吃。他的身上长满了疥癣，肚子饿得咕咕叫，从大小来看，和那团湿乎乎的东西很相像。我心想，这只狗为什么会冒着寒冷的雨水躺在冰冷的水坑里呢？很显然，或者他不是一只狗，要是狗的话，他一定是虚弱得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榴弹在我的右肩留下的伤口隐隐作痛，一直延伸到手指。我不想冒着暴风雨走出去。再加上他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任何人。他只是一只流浪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独自飘泊的狗。然而我感觉自己和他的处境相同，我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光，起身向门外走去。

他在三英寸深的水里躺着。我碰了碰他，他却一动不动。我感觉他已经死了。我用双手抓着他的胸部，将他扶了起来。他摇摇晃晃地站在水里，耷拉着脑袋，仿佛吊在他的脖子上的重物。他的半边身体全是疥癣，耷拉着的耳朵简直就像长满烂疮的、没有毛的两片肉。

“跟我来。”我对他说道，但愿我不用抱着他长满疮的身体去寻找避雨的地方。他摇了摇尾巴，拖着虚弱的身体，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我的身后。我带着他走到酒吧的吧台旁边，他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躺了下来，闭上了眼睛。

我看到隔着一个街区的一家便利店的灯还亮着，尚未关门。我买了三罐狗粮，把它们全部塞进皮衣口袋。我浑身湿透了，样子丑陋，在我离开的时候，售货员仿佛松了口气。我骑上我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回到酒吧，酒吧的玻璃窗被赛车用的排气管震得咔哒直响。

酒吧女招待替我把罐头打开，并告诉我这只狗叫谢普，大概一岁左右，他的主人去德国了，他就被扔到了街上。那只狗专心致志地吃光了所有狗粮。我想摸摸他，然而他的身上散发出死狗的恶臭

味，模样更是令人恐惧。“祝你好运。”我对他说道，接着跨上摩托车走了。

第二天，我找到一份工作——为一家小筑路公司开卸料卡车。正当我拉着一车砾石穿过小城中心时，我看到谢普站在离酒吧很近的人行道上。我对着他大叫，仿佛看到他摇了摇尾巴。我为他的反应感到高兴。

下班后，我又买了三罐狗粮和一块奶酪汉堡包。我和我的“新朋友”在人行道上共进晚餐，他先吃完了自己的那份。

第二天晚上，当我给他带来食物时，他用极大的热情欢迎我。因为缺乏营养，他的腿支撑不住身体而不时地跌倒在地上。别人抛弃了他，虐待他，然而如今他有了朋友，他对我的感激难以言表。

第三天，我拉着一辆车子沿着主干道途经酒吧时，却并没有看见那只狗。我猜测或许有人将他带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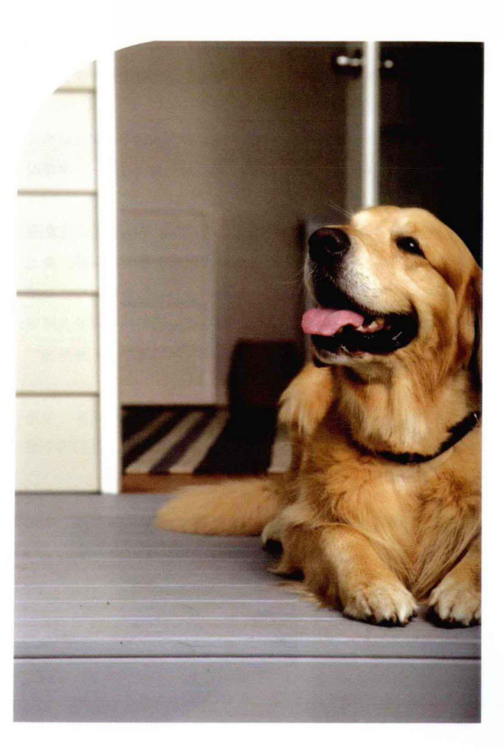
下班之后，我把我的那辆黑色摩托车停在街上，沿着人行道寻找他。我害怕我找到的谢普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在附近的小巷里，他身体的一侧倒在地上，舌头被尘土淹没了，他看到我时只动了一下尾巴尖。

当地的兽医尚未下班，因此我从雇主那里借来了客货两用车，将这只瘸拐的狗装进驾驶室。在为躺在桌子上有气无力、令人心生怜爱的狗检查完之后，兽医问道：“这是你的狗吗？”

“不是，”我回答说，“他是只野狗。”

“他已经开始出现犬热病的症状了，”兽医忧伤地说，“假如他没有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结束他的生命，让他摆脱痛苦。”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那长满疥癣的尾巴有气无力地拍了拍不锈钢检查桌。我长叹了一口气，说：“他有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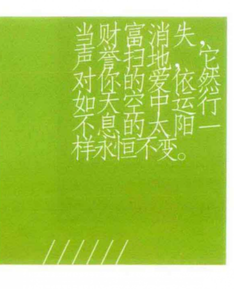


之后的三个晚上、两个白天，这只狗（我称他为谢普）就侧卧在我的公寓的地板上。我和室友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他喂水，试图让他吃一点儿炒鸡蛋。尽管他无法下咽，但是每当我碰他的时候，他都会轻轻地动一下尾巴尖。

在他来到我家的第三天早上10点左右，我返回家中为装电话的人开门。一进门，差一点儿被那只又蹦又跳的野狗撞倒在地——谢普康复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浑身疥癣、肚子饿得咕咕叫、差点死在我面前的野狗，现在肌肉健壮，重达80磅。他有着宽大的胸脯，身上的黑毛浓密而有光泽。有好几次，当我的身心被孤独和沮丧快要摧垮的时候，谢普为了报答我的恩情，都会把他那无拘无束的友情传达给我，直至我别无选择，重新露出笑脸，和他玩起“丢棒拾棒”的游戏。

回首往夕，我与谢普相识时，我们都处于生活的低谷，但是如今我们不会感到孤单，也不再流浪。我想说的是：我们两个都回家了。





丑 丑

佚 名



当你贫困时，你的狗在身边；当你痛苦时，你的狗在身边；当你伤心时，你的狗依然在身边。所以，当你的狗遭遇不幸时，你要守候着它，因为它是你唯一忠诚不变的朋友。

——爱狗一族

住在这座人员混杂的公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丑丑。丑丑是一只常驻于此的公狗。在这个世界上，丑丑最喜欢做三件事：打架、吃剩菜，还有就是我们将要说到的——爱。

这几件事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丑丑常年在外流浪，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生活。从头说起吧，他只有一只眼睛，剩下的那只也只是一个黑洞洞了，耳朵也只剩下一只了。他的左腿看起来曾经严重扭伤过，虽然现在已经痊愈了，但是走起来还是很不自然，好像在转弯。他的尾

巴早就不见了，只留下一个残根，还不停地扭动着。

丑丑本来是一只有着黑灰色斑纹的小狗——除了他的头顶、脖子，甚至肩上都有着厚厚的、黄色的疤痕。人们看见丑丑都会有同样的反应："那真是一只丑陋的狗啊！"

所有的孩子都被警告不要去摸他，大人们总是朝他扔石头，用水浇他；当他试图进入他们房子的时候，就用水冲他；如果他不离开，就把他的爪子挤在门缝里。丑丑总是做出同样的反应：如果你打开水龙头用水冲他，他就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直到你放弃。如果你朝他扔东西，他就会蜷缩着他那瘦长的身体趴在那里，没有丝毫反抗。

无论他什么时候看到那些孩子，他总是跑过去，汪汪地狂叫着，用头去拱那些孩子的手，请求他们的爱抚。如果你将他抱起来，他就会马上舔你的衣服、耳环，碰到什么就舔什么。

一天，丑丑跑到邻居家，向他们的爱斯基摩狗示爱。那些狗儿们却没有做出友善的回应，丑丑被咬伤了，伤势严重。我在公寓里听到他的尖叫，于是马上冲出去救他。当我到达那里时，看见他躺在地上。很显然，丑丑悲惨的生活就要走到尽头了。

丑丑躺在一片湿地上，他的后腿和后背扭曲得变了形，前胸白色的条纹有一条撕裂的伤口。我将他抱在怀里，打算带他回家，这时我能听到他艰难地喘息着，能够感觉到他在颤抖。我想他一定伤得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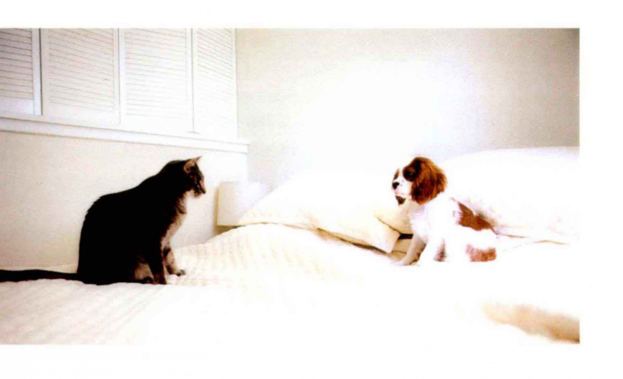
随后，我感到耳边有一种很熟悉的被舔吮的感觉。丑丑，尽管忍受着剧痛和苦楚，又面临着死亡，他仍然试图舔吮着我的耳朵。我将他抱得更紧了，他用头蹭着我的手掌，然后转过头用他那仅剩的一只金色的眼睛看着我，我能够清楚地听到他发出的咕噜咕噜声。尽管忍受着剧痛，这只浑身上下布满了丑陋伤疤的狗依旧只是在寻求一丝爱

意，也许是同情吧。

此刻，我觉得丑丑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动物了。因为他从未咬过或是抓伤过我，甚至试图离开我，或者是做任何挣扎。丑丑只是看着我，他完全相信我可以减轻他的痛苦。

在我还没有走到家的时候，丑丑就死在了我的怀抱里，但是我抱着他坐了很久，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只伤痕累累、丑陋而又到处流浪的小狗，是怎样改变了我的看法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纯洁心灵，怎样才能爱得那么深、那么真。丑丑教会了我比任何书籍、讲座或访谈节目所学到的更多的给予和同情，为此，我将永远感激他。他的伤疤裸露在外，而我的却在内心深处。我要继续前行，学会如何爱得真切，爱得深沉，我会将我的一切都献给我所关爱的人。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富有，更加成功，哦，还有更加讨人喜欢，更加漂亮，对我来说，我只希望做“丑丑”。



飞跃“小埃及”

C.埃德加·霍尔



只有狗的忠诚是坚不可破的。

——康拉德·劳伦兹

1925年3月18日。虽然我那时只有5岁，但仍清晰地记得那天席卷伊利诺伊州南端的被称做“小埃及”的巨大龙卷风。龙卷风正路经我们居住的小煤城。狂风肆虐，听起来好像十几辆火车呼啸而过。我们蜷缩在厨房，震耳欲聋的声响，似乎要把我们的骨架摇散。

风突然停了，出奇的寂静令人毛骨悚然。不安和恐惧侵袭着我们。妈妈把门打开，望着外边可怕的景象，顿时呆住了。到处都是瓦砾，街道根本不能通行。人们都还惊魂未定，像牛一样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该做些什么。突然，一声令人同情的哀叫从妈妈的脚旁发

出，将这奇怪的沉寂打破。

在门和纱门之间躺着一只小卷毛狗，他浑身湿淋淋的，满脸恐慌，还不停地剧烈颤抖着。

“哎呀，”妈妈惊讶地蹲下身去说，“你从哪儿来的？”

那只湿淋淋的小狗胆怯地摇着尾巴，开始舔妈妈的手。

我们给他取名叫杰基。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们这个大家庭，而我们也慷慨地将无私的爱倾注给这只失去了家，但却十分幸运的小卷毛狗。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杰基的非同寻常——他是一只极其伶俐的狗。他那周围布满浓密卷毛的、深色而好奇的眼睛闪烁着生机和活力。

在小狗成为我们的一个家庭成员约两年后的一天，一个流浪汉敲响我们家后门，问我们要点儿吃的。这样的要求已经司空见惯。因为那段时间，有许多流浪汉逗留在我们那个地区。这个流浪汉在门廊等着，妈妈把一盘食物端给他。在他坐下吃东西时，我们这些男孩子围在他身旁。他便开始给我们讲他的见闻。我们都听得入了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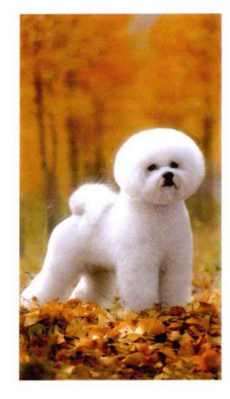
突然，他停了下来，我们沿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了杰基正站在那儿。他们俩对视了一阵子后，那个老流浪汉便朗朗地笑起来。

“你这个小淘气，”他说，并用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叫他。“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小狗欣喜若狂地围着流浪汉又叫又跳，似乎永远也不想停下来。很显然，他认识这个流浪汉，并且很熟悉。与杰基一番亲热与交谈后，老流浪汉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杰基立即控制住自己的热情，温顺地趴在老人的脚下。

“孩子们，这条狗是你们从哪儿弄来的？”流浪汉问。

“1925年那次大龙卷风后，我们在门和纱门之间发现了他，”哥





哥回答说。

“没错。这就对了，”流浪汉说，“1925年3月我随一个马戏团在密苏里州表演。那场大风的威力很大，把马戏团的大篷都撕成了碎片，所有的东西都毁于一旦。”

“这只小狗是一流的表演狗。他很有价值，光保险金就要好几百美元。他真幸运，被风卷走那么远却没伤着。”

那流浪汉突然问道：“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桶箍？”

“当然有，我给你找一个。”我哥哥说道。他快步跑到一个旧桶旁，摘下一个钢圈，急匆匆地跑回来，递给了流浪汉。

流浪汉那顶破旧帽子下的蓝眼睛闪着光芒，微笑绽放在布满浓密灰色大胡子的脸上。

“注意看，”他说，“除非你们去过马戏团，否则你们不会看

到的。”

他走进院子，把匝圈拿在手中，距离地面两英尺远。

“准备，”他对杰基说，还是叫着那个奇怪的名字。杰基激动地颤抖着。一听到命令，他就向前蹦跳着跃起，穿过匝圈，先是前跳，再回跳。随着接下来的命令，他又窜跳过圈，两头来回跑。他先是用后腿跳着舞步，而后用前腿。见多识广的老流浪汉让杰基表演着马戏团里的绝技，我和兄弟们都看呆了。

“他有些动作不太熟练了，不过我肯定他什么也没忘，”流浪汉说，“又一起合作了实在太棒了。想起了往事，是吧，小朋友？”他爱怜地拍着杰基的头说。

然后他直起身来，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想我最好还是走吧，”他嘟囔着，慢慢朝大门走去。杰基毫不犹豫地尾随在他身后。

“杰基，回来！”我们兄弟三个异口同声地叫道，但却没有用。泪水滑过我们的面颊。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杰基。

流浪汉停下脚步，低头看了看杰基说：“马戏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朋友。你不该过我这种流浪的生活。你最好还是留在这儿。”看着流浪汉离去，杰基站住了，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该继续跟随。

到了门口，流浪汉静静地站了几秒钟后，慢慢转过身来。“孩子们，马戏班的狗永远忘不了马戏团的大顶篷，”他说道，“你们最好把他关在屋里直到明天早上。我可不想看到你们失去他。”

我们按照他说的做了。杰基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很多年，虽说他是我们曾养过的最伶俐机警的狗，但我们没能说服他再表演马戏班绝技；我们想，或许那流浪汉的话他已牢记于心，想永远忘记那段马戏班的日子吧。

宠物情缘

佚　名



领养狗，也许是人类唯一可以选择亲人的机会。

——莫德凯·席格

我养了一辈子的狗。记得很久以前，我家就一直养狗。因此，我对狗的喜爱也与日俱增。那些总带给我感动的狗，有的是别人送的，有的是自己跑来的。我觉得那些自己跑来的狗很特别，他们总是让我惊喜万分，而且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当我对未来充满迷茫时，奥齐走进了我的生活。那时，不到30岁的我还不愿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内心充满了消极想法，也不愿相信任何人。

后来，在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中，我认识了两个盲童。他们拥有两只漂亮的导盲犬以及——你猜得到的——奥齐！



他们告诉我他叫奥齐，大约两岁，是被从前的租户抛弃的。尽管他们一直尽力照顾他，但依然觉得那里的环境对奥齐来说不够舒适。长久以来，奥齐已经和他们形影不离，但他们真的希望他能有一个好去处。

我当时并不想养宠物，因此这是我最不愿做的事情。但为了哄这两个男孩，我走进了奥齐的房间。我叫了他，但并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试探说："奥齐，你愿意跟我回家吗？"一只漂亮的黑狗从床底钻了出来，他有着一双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眼睛。

他走到我身边，汪汪地叫了几声。我理解他所说的意思："还等什么呢？我们走吧！"他抓住了我的心，完全打动了我。我们持久的关系从此开始了。我们安定了下来。可以说，时至今日，每当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我都会惊异于自己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居于首位的就是无条件的爱。无论我心情如何，奥齐总会像读一

本书一样来理解我。

我觉得这实在令人惊奇。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让我知道他理解我，并安慰我，以便很快治疗我受伤的心！

当我悲伤时，他会待在我的身边，凝视着我。如今，想起那种姿态，我依然会感动地落泪。他会伸出爪子，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无论之前多么烦恼，但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刻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

我们第一次共同经历了地震。多么难忘的回忆啊！我们被地震弄得东倒西歪，于是我抓紧奥齐躲在了门框里。我对他说，大自然母亲在打嗝。和我一样恐惧的他似乎明白我在尽力安慰他。

地震过后，我将一些行李装进袋子，放到车里。看我忙着，奥齐似乎知道我要做什么。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跳进袋子，汪汪地叫着。我明白他的意思："嘿，不要丢下我。"当你经历了这些时刻，就会明白那是多么特别。因为他象征着包含肢体语言在内的特殊感情纽带的形成，而且更令人无法忘怀的是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一只狗的身上。

我一直认为奥齐有理解某些话的特异功能。早晨起来，我会大叫："吃早饭了。"奥齐会马上跳下床冲向厨房。而我会假装回去睡觉。我会这样逗他两次，第三次才会说："吃早饭了。"这时，奥齐会停下来，看着我，仿佛在说："不！我知道你在骗人！"

一直以来，奥齐都很健康，也从不挑食。如果我喂的饭不合他的胃口，我就会说："吃点吧，我下次再也不会买了。"惊奇的是，他真的吃了！我给他洗澡，他很乐意。

奥齐15岁时，也就相当于人类的105岁，他确实老了。他得了西特斯综合征。对公狗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如果得不到治疗，他就无法排泄。于是当他发病时，我就必须马上带他去看兽医。就这

样过了几个月，兽医才给了我有效的药，治好了他。我要确保他吃了药，并好好地照看着他。兽医说，像奥齐这样的年纪，就不要抱什么希望了。但他康复得很好。

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有奥齐一只狗。说实在的，他也是唯一的宠物，因此就成了吉祥物，在邻里间很受欢迎。每当他去串门，邻居们都会很高兴地用他最爱吃的肉来招待他。

奥齐生病大约一年后，渐渐丧失了视力和听力，肠道功能也失调了。我不得不跟在他的身后清理卫生，用点滴器喂他。我明白他已经时日不多，我想让他在熟悉的环境中离去。

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是那么长！生命中能够拥有奥齐，我深感荣幸。

毋庸置疑，我的确认为我们能从宠物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从奥齐身上学到了耐心、信任和爱。当事情万分严重，你处于崩溃边缘时，帮助更艰难的人会让你忘记自己的困难。奥齐生病时，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真是祸不单行，但我全身心地照顾奥齐，便不再老想着自己，我的压力和担忧也随之减轻了。

为了能让奥齐过得更加舒适些，我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我理应为他做些事情。

1991年2月1日，奥齐去世了，当时他16岁。

我将他抱起，轻声地对他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好伴侣，但如果他必须离开我，也没有关系。我答应他，我会好好的。伴着我的许诺，他汪汪地叫着，虚弱地向我道别。

我将他火化了，然后把骨灰埋在了宠物公墓里一棵漂亮的树下。

那时，老板看到，失去一只宠物对我来说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

于是便给我放了几天假。

我的心碎了。但我说过我会好好的，也做过承诺，因此我会继续好好生活。一转眼，10年过去了，我依然想念着奥齐。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写下了这一切。

我感觉他从未离开过我，而且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自从他去世后，我不得不花时间来疗养心伤。

奥齐去世几个月后，我在睡梦中听到奥齐在我的耳边汪汪地大叫。我醒来便马上闻到了烟味。炉子上的锅着火了，是奥齐将我叫醒的。

因此，所有爱动物的朋友们请记住，能与你们的宠物相伴正是因为某种机缘所在。也许，与他们相处时你就会领悟到这一点，但有时只有在失去他们时你才会明白。尽情享受与宠物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吧，你会惊奇地发现，从他们身上你可以学到许多生命的真谛。

生命中能拥有奥齐，我感到万分荣幸，万分感激。

一个下雨天，我坐在餐桌旁，整理着资料，这时奥齐已经去世一年了。

我听到了很大的“汪汪”声从后门传来。

噢！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给生命带来奇迹的狗

佚　名



谁能不嫌你贫穷，不嫌你丑陋，不嫌你疾病，不嫌你衰老呢？谁能让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计较你的粗鲁和无礼，并无休止地迁就你呢？除了狗还有谁呢？

——尤金·奥尼尔

医生让母亲在家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母亲患乳腺癌已有15年了，并且在发现晚期肺癌期间，她还并发过两次心脏病。

母亲做着一份全职工作，含辛茹苦地养大了3个女儿，她还尽力为家人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关母亲的两个特点：她的意志像铁一样坚强，并且，她非常热爱大自然。患病期间，她又告诉了我第三点："我的一生很悲惨。"

父亲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也许是因为她无

法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吧。但当母亲的病情恶化时，在父亲眼里，她显然是个累赘。于是我和母亲都决定，母亲搬来和我一起住。

我利用3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一切。我更改了工作表，联系运输公司、肿瘤专家、心脏病专家、晚期病人护理机构，联系购买医疗器械，寻找能帮助她洗澡的护理人员。对于母亲最后的日子，我的安排很简单：让她生活在爱中，优雅地离开人世。

坐了5个小时的车，疲惫不堪的母亲到家了。她立刻接受了家庭护士的检查。护士把我叫到一边，问："你觉得你的母亲还能坚持多久呢？"

我说："2个月，也可能是3个月。"

护士悲伤地看着我，"你要有思想准备，"他说，"她只有几天的生命了，最多一个星期。她的心脏很衰弱，而且不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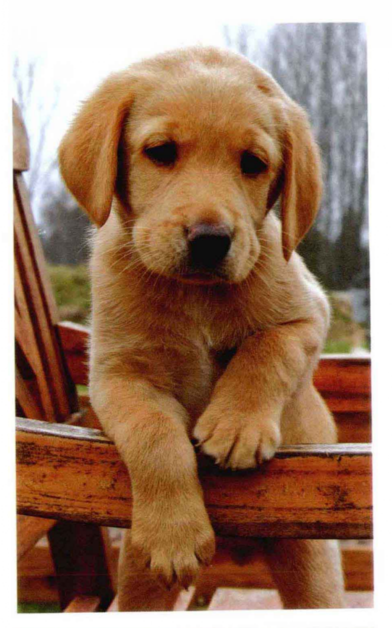
我这个小而舒服的家，是4只猫和1只狗的天下。

我们安装好医用电动病床和氧气装置之后，那些猫吓得都不敢进卧室了。他们很不高兴，因为我还挪动了他们的用具。对于家里的一系列变化，那只还未成熟并有着坏习惯的狗显得很兴奋，他跳着，叫着，毛也掉得比平时多。

他叫奥托，只有他对医用病床、氧气设备和医药气味无所畏惧。他也不害怕病床上那个虚弱的女人，尽管她曾经喝斥过他。奥托会跳上母亲的床尾，并待在那里。

他也不害怕护士。当护士给母亲喂饭，或母亲去洗手间时，他很安静，也不捣乱。不管是给母亲换床还是洗澡出现混乱时，他都只是等着回到自己的岗位。除了吃食和大小便，奥托决不离开母亲的房间。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母亲的病情开始有些好转。但别人告诉我：



我这个小而舒服的家，是4只猫和1只狗的天下。

“这很正常，这种好转一般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

我很伤心。但奥托没有轻易地放弃母亲。借着母亲病情好转的机会，他从床尾挪到了母亲的身边。母亲用消瘦的手指抚摸着他柔软的皮毛。他斜靠在母亲的身上，似乎要抓住她的求生欲望。尽管母亲很虚弱，但仍然爱抚着他，不让我抱走。

几个星期过去了，母亲仍在和病魔作斗争。有一次，当护士们完成一天的工作离开后，我听到母亲的房间里有声音。我发现她的床头升了起来。奥托依偎在她的臂弯里，敬慕地听她读报纸。奥托用爪子抚摸着母亲的脸，这一幕令我永生难忘。

最终，母亲可以借助助行器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了，她的身后跟着奥托，还拖着氧气管。她停下休息，奥托也在那里休息。不管她走到哪里，奥托都寸步不离。我似乎忘记了她也是一位母亲。但奥托却明白，因此，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作为母亲的狗宝宝，并让她有了生活的目标。

转眼间，3年过去了，医用病床和氧气装置都已经撤了，所有的药物也都停了，护士也离开了。但母亲和奥托还在，重病期间他们建立起来的那份情感依然存在。

不久前，我们去看了肿瘤医生，他非常满意地说：“卢拉，简直难以置信，你的癌细胞一点也找不到了，而且你的心脏也变得强壮了。当年你的女儿带你来看病时，我还认为你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随便医生怎么去想，但母亲认为这全是奥托的功劳。非常幸运的是，母亲最终摆脱了死亡的阴影，奥托也仍然继续陪伴着母亲。他给予母亲的爱，是比医生的处方更有效的灵丹妙药。

喜爱飞翔的狗

利・安妮・雅舍维-布赖恩特



只要一看到它们那充满爱意和神采飞扬的眼睛，我就懂得，眼神能够拯救一个人，而它们用自己的眼神拯救了我。

——爱狗一族

很显然，库伯渴望飞翔的愿望是从小就有的。为了在工作时防止他来找我麻烦，我在他的床边围了栅栏，可是从那一天起，他就证明了这并不能阻止他飞出地球的英勇尝试，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停止。

就是库伯的那种想要高飞的精神使他成为我的第一只狗。而其他剩下的小狗，也只是一些可爱的传统小狗。然而，库伯并没有用鼻子碰触我或是拥抱我。他只是将自己放到沙发顶上，在人们阻止他之前，从上面跳下来。他“噗”的一声下来了，像是从肚子里吐出一口气。7个星期大的狗腿并不能支撑在他的高空降落。我知道这一点，可

是他不知道。

我在他娇小的耳朵旁边低声说：“我喜欢你，小飞狗。你难道不想和我一起回家吗？”他专心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好的，但是不要指望我能够遵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我们一回到家，库伯的飞行训练就开始了。他视察了地形，确定最高点，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能到的地方，他就会跑到最高点，然后从那里飞下来。几个月中，房间的地板上到处都是枕头、毯子、毛巾，只要我能找到的任何柔软的东西，都是他着陆的垫子。

当他5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发现库伯站在餐厅的中央，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系好你的椅带，我要乘它飞下来了！”我飞快地朝他跑过去，想抓住他，但是我还没有喊出“不要在餐厅里飞”时，他已经着陆了。

从那天起，每天早晨在我上班之前，都会将餐厅的椅子放在桌子下面。当朋友和邻居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我只是耸耸肩，说这是德国的一个旧习俗。

我希望库伯能够喜欢去做一些正常的德国猎犬的活动——嗅着地毯，散发出一些古怪的味道，朝着松鼠狂叫以及学习服从两种语言，但是这一切在他的身上都没有体现出来。“我该拿你怎么办啊，小飞狗？”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家都会这样问他。我给他找来一条形状类似飞机的狗绳，并祈祷他能够足够坚强，在他飞行的时候不要伤害到自己。

在他5岁时的一天，库伯蹦到躺椅的后背，然后飞走。当他着陆的时候，他伤到了背部。我匆忙地带着他去看兽医，医生说他伤到了椎骨间的软骨，需要进行手术。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好的狗妈妈，就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他停止飞翔。

库伯从手术中恢复过来，摇着尾巴，眼睛里也闪耀着叛逆的光

芒。因为他在手术之后做了一个溜冰的倒立动作，使他轻松了许多。我听到医生最后说："不要再让他从高处跳跃了！"

我试着去做，也确实做了。3个星期，只要我不在他的身边，我就会将库伯锁在一个板条箱里。他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怎么能剥夺我的自由、我的灵魂、我赖以生存的条件呢？"他是对的，我圈起来的不仅仅是他的肉体，还有他的灵魂。所以，当他更强壮一些的时候，我开始让他走出箱子。我给他一套严厉的警告，规范他的行为，不过我和他都知道，他是不会遵守的。

时光流逝，库伯发现很难放弃这个习惯。当他老得不能够轻易地攀上沙发时，我给他做了一个斜坡。当然，首先他用这个斜坡作为他起跳的跳板。而且，就像以前那样为自己感到自豪。

在他13岁的时候，库伯背部的尾端瘫痪了，他再也不能跳跃了。库伯飞翔的日子结束了，我不知道他和我谁更伤心。

兽医也查不出任何毛病，于是我给库伯买了一辆K-9手推车——一种专门为狗狗准备的轮椅。"现在，库伯，"我说，"我去寻找带有翅膀的手推车，但是他们没有。所以我想从现在起你不得不待在地上，做一只普通的狗。"

几分钟之后，当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起居室里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我跑过去，看到库伯站在斜坡上。在任何人阻止他之前，他转过来，全速滑了下来，他的耳朵飞了起来。

库伯仍然可以飞翔。这些我应该更能理解，不应该去怀疑他翱翔的精神。而他一旦着陆在他的新"飞行器"上，他就会滑到斜坡上，再次起飞，就像莱特兄弟那样，对自己的这项功绩他感到很高兴。

库伯利用他身后的纺纱用的轮子在斜坡上飞上飞下，又度过了最后的三年时光，直到他从这片土地上永远离开。

金色的眼睛

戴安娜·尼科尔斯



一只狗带给人的最大快乐就是，当你对它装疯的时候，它不会取笑你，反而会跟你一起疯。

——山姆·巴特勒

我6岁的女儿玛丽，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一家动物避难所。我们想挑选一只合适的小狗作为她的姐姐凯蒂12岁的生日礼物。我仔细地看着每一个笼子，看到那一双双渴求的棕色眼睛盯着我们。那是对爱和快乐家园的期盼，自从我和她们的父亲离婚之后，这些同样也是女儿们和我渴求的东西。

“这些都是新进的。”志愿者说着，便将我们带到一个笼子前面，那里有3只正在睡觉的小狗，漂亮的皮毛就像小熊一样。

“她们都是什么品种？”我边问边弯下身子近距离地看着她们。

“她们是中国混血狗，”那个志愿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

看上去令人敬畏的狗。”

中间的那只小狗突然打着哈欠看着我们，我的心跳加速了。她令人感到惊奇，大大的爪子，脸上长着银黑色的狼斑。最主要的是她的眼睛，真是令我震惊，那么温和、可爱，就像她的皮毛一样，是金黄色的。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在告诉我，就是她了。

我永远无法忘记——当我们将凯蒂的新伙伴带到她面前时她惊讶的表情。“我要叫她夏安。”凯蒂愉快地说道。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夏安完成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孩子们不再对我们失去的生活感到苦恼，相反，她们开始与她们的新狗狗做游戏。她们不再因失去父亲而感到沮丧，反而总是蹦蹦跳跳，开心地笑着。这所发生的一切给了我希望，她们会将这个艰难的过渡期过得更好，但愿有什么能够帮助我做同样的事情。

这是四月末的一个下午，事情发生了可怕的转变。女孩们和夏安在后院玩耍时，我去了商店。当我回到家，走上车道时，一辆皮卡车快速驶入我们这条街道。我下了车，手里拿着钥匙，看到夏安的绳索松了，她就像一阵烟似的从我的身旁跑过。

“夏安！”我喊道，“不！回来！”但是已经太迟了。她追赶着皮卡车，并撞在了车子的前轮上，身体被抛向了空中，“砰”地一声摔在了路边。

幸运的是，兽医院还开着门，他们收治了夏安。我一直守在夏安的身边关心着她，希望她在医生将她放到检查台上之前还活着。

“前肢看起来是受伤最严重的地方，”医生说着便用一个银色的夹子在她的脚趾间捏着，“神经已经受损，她没有任何知觉，我担心我们必须要把它切除。”

夏安手术的那一天，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当我们再次





见到她，把她带到我们的身边时是那么毫无准备。夏安躺在笼子里喘息着，眨着睡意朦胧的眼睛，从颈部到腹部都被剃得干干净净的。一条白色的绷带缠绕在她的肩部，那里原来是她的一条腿。一只塑料管也插在那里以帮助手术定位。她看起来是那么痛苦。当我看到夏安的尾巴虚弱地摇晃时，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在地板上，陪着夏安。当她痛苦地呻吟，躺在一侧不能移动的时候，我在脑海中试图将她以前的样子描绘出来：跑、玩耍、跳到床上依偎在我的身边。我感到恐惧不安，怎样做才能让她恢复到原来那只无忧无虑的小狗。在某种意义上，我了解她身上所遭受的那种病痛。以前你过得开心，突然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了，你身处一个痛苦的世界中。

我和凯蒂在最开始的那几个夜晚轮流照顾她。我们注视着她，试着安慰她，给她止痛片，用勺子喂她香草冰淇淋。她打着盹，但是又经常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每过几个小时，我们都会将她抱到外面，帮助她站立，这样她就可以去洗手间了。我们都已经精疲力竭，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夏安回到我们的身边更重要了——即使她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周一，凯蒂去学校了，我不得不独自照顾她。玛丽忙着看她的卡通书，而我则不停地围着夏安转。我为她换了新的绷带，并确信她不会试着去咬它们。我拍着她的脑袋，不停地给她讲她是多么强壮。看着她痛苦的表情，看着血从排泄管渗出，我的心碎了一次又一次。我回忆着她用那充满爱意而又甜美的眼睛望着我，而不是如此痛苦。

“你是生还者，”我在她的耳旁低声说着，“我们需要你，所以你必须好起来。孩子们依赖你，所以请你……不要放弃，站起来度过这个难关。”

当我向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某些事物触动了我的内心。这些话语也适用于我自己。离婚仿佛是一场恶梦，那种痛苦太深了，以至于我想蜷缩起来或是死掉，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独自振作起来。但是，难道孩子们不也正依靠我吗？难道我不能与痛苦作斗争，并度过这个难关吗？当我将脸靠在夏安的鼻子旁边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的呼吸是那么轻柔，使我的皮肤感到很舒服。呼吸让我想起生命是多么珍贵啊。

“小可爱，我要和你做一个交易，”我说道，“如果你拼搏并度过这个难关，我也将会为自己而奋斗。我们都将学到如何依靠自己一路走好。”

从那天起，事情有规律地发生了改变。夏安看起来更加警惕和舒适，勇敢地迈出了她的第一步，而我也开始哭得越少，笑得越多了。开始复原了，感觉真好。一天一点，一步一点，我和夏安一起努力着。

“看啊，妈妈！她做到了！夏安自己走起来了！”一周之后，当夏安在院子里漫步的时候，凯蒂指着她喊道。尽管她的前肢没有了，但是她走得非常好。事实上，她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失去什么。

玛丽开心地鼓起掌来：“就像原来的她！”

我想了想并不同意：“很明显，宝贝，我认为现在的夏安比以前还要好，她会更加强壮的，因为她现在获得了重生。就像我们……比以前更好。”

这一刻，夏安停下来，望着我。那金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我们都获得了期许未来的新生命，每一次都是珍贵的一步。

感人三则



（一）小狗待售

佚　名

农夫要卖几只小狗。他做了一个广告牌，钉在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钉最后一根钉子时，他忽然感到有人在扯他的裤脚。他低下头，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先生，"小男孩说，"我想买一只小狗。"

"哦，"农夫边擦脖子后面的汗边说，"这些都是纯种小狗，价格很高的。"

小男孩低下了头。一会儿，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把零钱，举到农夫眼前，说道："我有39美分，可以让我看一眼小狗吗？"

"当然可以。"农夫说。

农夫说完，吹了一声口哨，喊道："过来，多利！"

只见多利从窝里跑了出来，越过斜坡，后面紧跟着4只小狗。小男

孩的脸贴紧在铁丝网上，眼里闪烁着喜悦。

5只狗跑过来时，小男孩注意到狗窝里隐隐约约还有些动静。又一个小家伙慢腾腾地跑了出来。显然，和其他小家伙相比，她瘦弱了许多，她从斜坡上跌跌撞撞地滑了下来，使劲地追赶着同伴……

“我想要那只。”小男孩指着那只弱小的小狗说道。

农夫蹲下身对小男孩说：“小家伙，你不能要那只。她永远都不会跑，不会陪你玩，而别的狗却可以。”

听到这些话，小男孩后退了一步，坐了下来，把一只裤脚卷了起来。只见他小腿的两侧用一只钢制的支架护着，脚下穿着一只特制的鞋子。小男孩转过身，抬头望着农夫，说道：“先生，你看，我自己跑得也不快，那只小狗需要人理解。”

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人需要我们理解。



（二）一只纳瓦霍狗

佚　名

下午5点，夜幕降临，舞会也已经接近尾声。在独自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只纳瓦霍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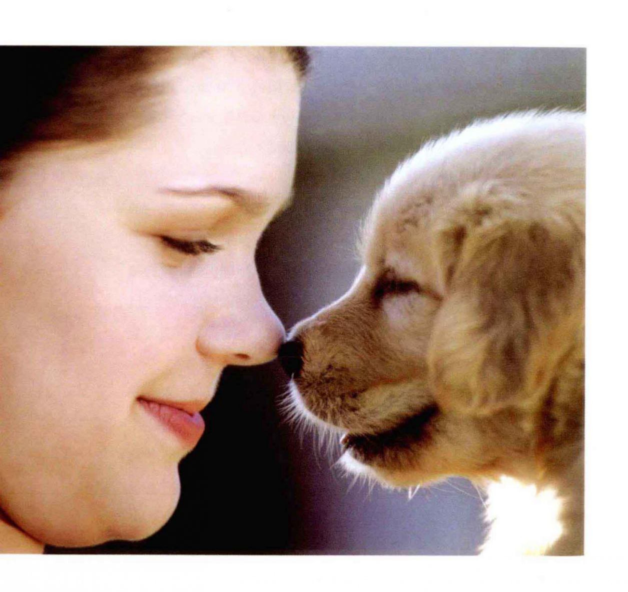
我和那个瘦小而机警的卖狗人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以5美圆的价格成交。她是一只忠诚、善良且非常勇敢的小黄狗，那个人还给了我一截绳索，以便将她拉回家。

这只狗不大不小，是那种随处可见、并不引人注意的动物。她对我很排斥，然而，我能看出来，她也准备要回报我对她的那片深厚情谊。据我推测，她只是需要对她的生活方式作一些小小的调整，将她的激情转移到其他方面上，这样才能与我和谐相处。尽管一路上她几乎要被绳索勒死了，但她仍然欢快地摇着她那毛茸茸的尾巴。

那天晚上，我把狗拴在了车库里，并为她准备了一张既暖和又干净的铺垫、健康的食物和新鲜的水， 然后把车库门锁上了。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那只狗就不见了，虽然我的内心深处早就有了这种感觉，她一定会逃走的，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从她的眼睛里已经看出来了。她将绳索咬成两段，从车库的通风口跑了出去。虽然我认为通风口对于她来说是那么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志者事竟成，而纳瓦霍狗就具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力。

当时，我虽然感到备受打击，但是又很奇怪地平静了下来，就像我已经透过这件事情悟出了一些真理似的。那只狗只是做了她不得不

去做的事情，那是她必须完成的事，她只是对自己、太阳、月亮展现出了最真实的一面。她很清楚自己在万物中所处的位置。随着车辙印她知道怎么回到自己的家。我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几英里之外，她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走在那个熟悉的影子里，在经历过那个痛苦的夜晚之后，她的尾巴有些下垂，但仍然摇摆着，她冥思苦想着人类那奇怪的行为。



（三）“渔夫”佩德罗

鲍勃·特伦

这是我曾经听到过的最触动人心的一则有关狗狗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群岛东部的马略卡岛的一个小峡谷。那里有一个英国人，他是一名职业潜水员，以开潜艇为生，并与一只西班牙猎犬生活在一起。他将潜艇固定在一个码头，那里是潜水的最佳位置。每当那个英国人潜水时，那只狗就会坐在码头焦急地等着主人回来。有一天，那个英国人在水中消失了，那只狗非常关心主人，于是跟在主人的后面也跳入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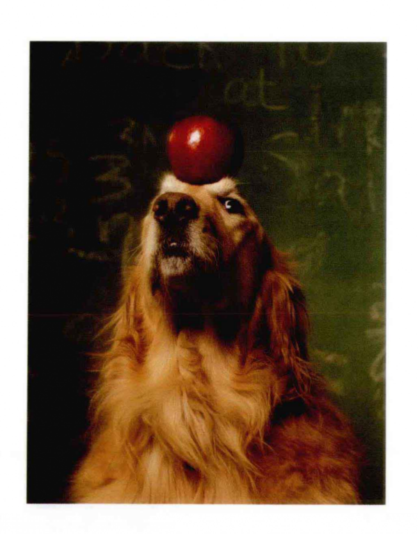
在水下，那只狗看到一群鱼游了过去。他抓住一条鱼并把它带上码头。那个英国人既惊奇又高兴，并表扬了他。从那以后，那只狗总会随着主人一起潜水。在潜水的过程中，那只狗展现出他卓越的捕鱼技巧，给他的主人带来了相当大的乐趣。那个英国人将那只狗的技艺告诉了岛上的居民，他们都来到那个码头观看，并对那只狗赞不绝口，还根据那个英国人的名字彼得，给他起了个名字——佩德罗。

有一天，那个英国人病了，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镇里的人都试图收养佩德罗，但是那只狗从不离开那片海滩，因为他害怕他的主人回来会找不到他。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大雨倾盆，他始终在那片海滩上等着。人们试着去喂他，但最终都放弃了。除了主人，他不接受任何人的食物。最后，为了养活自己，佩德罗回去捕鱼了。

在同一座岛屿上还有一群流浪猫。他们贪婪地聚在一起看着佩德



罗捕鱼，佩德罗把他想要的鱼挑出来带回海滩上吃掉，然后那群猫就会争夺他不吃的鱼。佩德罗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一天早晨，当佩德罗吃完他的鱼之后，又潜入水中，上来的时候带着一条大鱼，他将鱼放在沙滩上的那群猫的面前。然后他走开了，观察着那群猫。有一只黑猫显然比其他猫有勇气靠近那条鱼，于是他叼起来就跑。从那以后，除了给主人守夜，那只狗好像认为喂养那些不幸者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从那以后的每一天早晨，“渔夫”佩德罗都会将自己抓到的鱼与那群饥饿的马略卡岛上的猫共同分享。



今天我偷了你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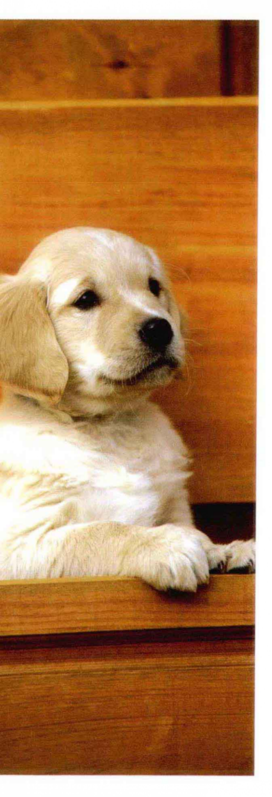
吉姆·维利斯



今天，我偷了你的狗。请不要误解，我并未踏上你的领地，只是从你的狗狗的状态中，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垃圾场”这个词。

我是在一条马路上发现她的，那个时候，她的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后面拖着一截狗屋上的烂木板，还有几根露在外面已经生锈的钉子。从发现她的地方来判断，我不仅知道这个城镇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再理睬她了，而且还知道如果她钻进树林，拖着的那个“十字架”一定会缠到树干上，直到她被饿死或是渴死。而在通常情况下，当地的居民对这些急需帮助的动物都是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可是当这些动物做错事时，他们就会立刻将其射杀掉。

她的肋骨露在外面、耳朵很脏，总体条件不是很好，皮毛暗淡无光、眼神呆滞，这一切都显示出你不值得拥有她。不过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去了当地的几家机构，核实是否有丢失狗的报道，看是否有和



她的特征一致的描述。

你应该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一则“寻狗启示”的广告。而你没有，我就能猜测到你并不想念她。而且这样为你提供了方便，因为事实上她还没有被阉割，也没有注射过狂犬疫苗，可能有犬恶丝虫病，而这些都意味着如果要把她治好，可能会花费一千美圆呢。

如果你知道她也不想你的话，是不是就会感到欣慰一些。事实上，她的出逃已经清晰地表明她受够了你的监护。花了一天时间才让她明白我不是你，而且我不会伤害她，尽管我们相识的时间很短，但是我爱她。用了两天的时间，她才意识到这里的其他动物已经接受了她，才意识到她前所未有的快乐就是有朋友的陪伴。她用了3天的时间才享受起家里做的饭菜的狂喜，才开始享受躺在睡椅上的舒适感觉，而且她再也不用睡在外面了——事实上，响雷的时候，她还会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为她搓揉耳朵，而且我还会像小孩子那样与她交谈。

她现在有了一个漂亮的名字。而且在她来到这里的第一周，她已经恢复了原貌，很漂亮。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还学会了摇尾巴打招呼。当我突然移动的时候，她也不会再畏缩害怕了，因为她现在知道我不会打她，事实上，她总是待在我的身边。她甚至变得勇敢起来，敢于冲着猫狂吠。今天我透过窗户看到，她已经开始和其他的狗狗们玩游戏了。哦，不，很显然，她现在已经不再想你或是回想以前那种备受忽视的铁链生活了。

虽然和她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懂了许多事情，例如，狗狗天性宽容大度，她们拥有神奇的自我恢复能力，信赖他人，我相信爱能创造奇迹，而我最明白的事情是：你很愚蠢。她也许是你人生中最值得信赖、最忠诚于你的挚爱，而你却让她生活在一个肮脏和孤寂的环境里，直到她做出最好的选择——离开你。也许是她的守护天使帮助她逃脱的。以免其他人误解我原来就是这个天使，我将承诺有一天我会像她的守护天使那样好好地照顾她；我相信在她过上新生活的第一个24小时之后，她就原谅了你，原谅了你对她大约4年的冷落对待。而且我试着压制自己的那个念头——总有一天，你会受到地狱般的煎熬。

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是否要将她留在这里或是为她找到一个更温馨的家，一个比我还可以给她更多关注的家，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这份偷来的“财产”，我绝对不会再归还给你。所以你可以起诉我，告发我，请求法院归还你的所有权……我深信偷走你的狗是我毕生中犯的最出色的“罪行”，偷走你的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我只需要看着她那美丽的棕色眼睛就知道她会终其一生地捍卫我的决定。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你不要带走她；如果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日子来纪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那就是我偷走你的狗狗的那一天，而在那一天，她也偷走了我的心。





一起走过的日子 | 第二章

在每个漫长的夜晚，都有无数永不熄灭的壁炉，那些燃烧的木柴一根根卷曲起来，闪烁着火焰的光芒，狗狗倦怠地打着盹，我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小狗快运

佚　名



我与愈多的人打交道，我就愈喜欢狗。

——罗曼·罗兰

托普斯一家站在路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卡车发动机颤抖着熄了火。南希和乔夫妇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12岁的约迪和15岁的马修，还有老狗史努比，在离家1500英里远的怀俄明州的一条公路上，就这样陷入了困境。就连擅长修车的乔对他们这辆破卡车都无能为力。那患有白内障的小狗用晦暗的眼神焦虑地望着家人们的脸。

托普斯一家正在旅途中。5个月前，乔的一个外甥告诉他说纳帕山谷有工作可干，于是他们便决定冒险去看看。他们带着孩子和史努比从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的家出发，向加利福尼亚州进发。可到了那儿，乔并没如愿地找到仓管工作。南希和孩子都非常想家，再说他们的积蓄也快用完了。到了1月份，原来的美好愿望都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返回韦恩堡。



卡车只能将他们带到怀俄明州的罗克斯普林斯这么远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卡车以25美元的价格卖给旧货商，然后搭便车去长途客运站乘客车回家。然而到了车站，迎接他们的有两个坏消息：一是他们手中的钱根本不够买四张去韦恩堡的车票，二是车上根本不允许带狗。

“但我们必须让史努比和我们一起走啊！”南希哭着哀求售票员道。

乔把南希从售票窗口拉走说，为史努比操心没用，我们先得想办法使我们四口人坐上车才是。一家人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就打电话给旅行者援助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立即伸出了援助之手，当地援助组织的代表给他们安排了房间过夜。房间里堆满了小包大包的东

西，他们打了电话给老家的亲戚，亲戚们答应给他们凑路费，然后第二天汇过来。

“史努比怎么办？”等他们一挂电话，马修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们不能没有史努比，”约迪有气无力地说道。史努比17岁了，心脏不太好，肾脏也有毛病，因此托普斯全家都为她感到忧虑。

乔把小狗抱起来。“史努比，”他用能博得她欢心的方式拽了拽她的耳朵，“我想你不得不搭便车回家了。”

“乔，别逗她了，”南希不耐烦地说。“我不是在逗她，亲爱的。”乔肯定地说，把史努比搂进臂弯里，安慰南希，“我要试着找个向东去的卡车司机，拜托他把咱家老闺女捎回去。”

在当地卡车站，乔把史努比放到了他身边的凳子上，就与那些逗小狗的司机们攀谈起来。“哦，我愿意帮你，”他们七嘴八舌地这么说着，“她太可爱了，我真想让她给我做伴，但遗憾的是，这趟我不跑韦恩堡。”唯一一位原本可以帮忙的司机抱起史努比，仔细地看了后，“啊，不行，”他大声说，“这么老的一条狗，一路要停好几次车让她撒尿，可我还要赶时间啊。”乔并没有放弃，他仍满怀希望，贴出了一张告示，并将汽车旅馆的电话写在了上边。

“明天我们的车走之前一定会有人打电话来的。”当乔带着史努比回到汽车旅馆后，对孩子们预言着。

“如果没人打来电话怎么办呢？”约迪问。

乔回答说：“亲爱的，那我们也得非走不可，救助组织只帮我们付一天的旅馆住宿费。”

第二天乔去取汇款，南希和孩子们整理东西，看看哪些该塞进允许带上车的六件行李里，哪些不得不留下。史努比通常爱打盹，而



这会儿，她却关注着南希和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如果哪个人停下来思考，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史努比都会用鼻子去拱那只空闲的手，让他抚摸她，抱她。

“她心里明白，”约迪把她抱在怀里说，“她明白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旅行者援助组织的代表来把他们没法带走的东西取走，捐献给当地的旧货店。那位代表是位善良的人，当他看到史努比的时候，不禁产生了恻隐之心，但又不得不考虑到现实问题，他开始左右为难起来，“17岁，对于一只狗来说，确实老了点儿，”他轻声说道，“或许你们可以这么考虑，她活的年头也够多了，而且一直过得还不错。”没人吭声，他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要是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她留给我，等你们走后，我再给她实行安乐死。”

孩子们望着南希，什么也没说。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也不想提出异议使妈妈为难。南希低着头，每次散步、嬉闹和野餐的欢乐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每晚进入孩子们的房间与他们吻别道晚安时，史努比也仰头要她吻。

“谢谢您，”南希对那位代表说，“谢谢您肯帮忙，但是不可

以，绝对不可以，”她坚定地重复着，“史努比是我们家的一分子，我们是不会舍弃家人的。”南希伸手抓起电话本，翻看黄页，在“动物临时寄养场”一栏查找起来，然后开始拨号。她开始认真地向每个临时寄养场解释他们家遇到的麻烦事儿。“但是，”她恳求道，“如果你们愿意暂时收留我们的小狗，最终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回韦恩堡的，我说话算数，一定会付给你们钱的。请相信我，求求你们了！”

一个能寄养宠物的动物诊所终于同意了。旅行者援助组织的代表开车把他们送了过去。南希是最后一个与史努比告别的，她跪在她身旁，抚摸着她那冰冷的鼻子和嘴巴。“你知道的，如果我们有其他的办法，一定不会把你留在这儿的。”南希低声说道，“所以你绝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等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回家，我发誓。”

一回到韦恩堡，托普斯一家就把一间活动房屋租了下来，乔的一个哥哥送给他们一辆旧车，嫂嫂们给了他们锅碗瓢盆和床单床罩之类的家当。孩子们又回到原来的学校读书，南希和乔都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安定了，但是家里缺少了史努比，一家人总觉得有种莫名的伤痛。南希每天都打电话给不同的搬运公司，请求他们把史努比捎回来。约迪和马修每天放学回家就问妈妈运气怎样，她只好回答说还没消息。

到了3月份，他们回韦恩堡已有6周了，南希陷入了痛苦的绝望中。她担心史努比已死的噩耗会从怀俄明传来，而她还不曾知道主人们曾为她的归来付出了多少艰辛。想尽了种种办法仍于事无补，一天，她把电话打到了韦恩堡的动物管理部门，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南希讲述完后，一个叫罗德的主任说，“不过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试试。”





一周后，罗德试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史努比身体孱弱，不能放在没暖气的行李舱里空运。一家专业动物运输公司要价665美元。普通的运输公司又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运输任务。罗德把最后一个电话挂断了，摇着头“我真希望现在还有当年的快马邮递，”他对他的助手斯基普说道，“他们可以把狗带回来。”

“那他们要一个骑手一个骑手地接力，那可成了小狗快运了。”斯基普打趣道。

罗德想了一会儿：“呀，对啊，或许这样可以。”他找出一张地图和一张写有怀俄明、内布拉斯加、艾奥华、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州所有动物庇护站的名单，然后便开始拨电话。能有足够的志愿者加入这个横跨5个州的小狗快运行列吗？会有很多人坚信，为了让一只17岁的小狗与家人团聚，值得他们西行100多英里去接她，再东行100多英里把她交给下一个司机吗？

一周后，罗德给托普斯家打电话：“小狗快运明日启程，史努比快回家了！”他激动地告诉南希这一好消息。

罗克斯普林斯动物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志愿担任史努比的第一位司机。他把车停在动物诊所外，兽医把史努比用绒衣包好，送她上车。“她感冒了，”兽医说，“别让她着凉。购物袋里装着她该吃的药和用药说明，还有根据她肾脏情况专门制作的食物。”

她把小狗放到车座上后，伸出了手，史努比就把爪子放到了她的手掌上。“老闺女，不必客气，”兽医握着史努比的爪子说，“很高兴照顾你。祝你好运，能平安到家！”

他们驱车108英里到了怀俄明州的罗林斯，在那儿与从118英里外卡斯珀城来的卡西会面，卡西一见到史努比就笑起来。“你这虎头虎脑的小家伙竟有幸做这么体面的旅行，”她风趣地说，“你想啊，5个私人司机，横跨5个州噢。”但那天晚上，她在给印第安纳州的罗德打电话报告安全抵达卡斯珀的时候，她已经改口称史努比为“亲爱的老闺女”了，并且承认，“如果这是我的狗，我也会想尽办法把她弄回身边的。”

在卡西家睡觉的时候，史努比还是只不为人所知的褐白相间的年迈小狗。第二天一早醒来却英名远扬了。以接力的形式横跨美国中部护运一只患重感冒的17岁小狗与家人团聚的消息不胫而走，各新闻媒体都竞相报道。吃过早饭后，史努比被摄像机照得眼花缭乱，但她仍和以往一样，文静地坐在卡斯珀动物保护协会的写字桌上，优雅地翘着头，向人炫耀卡西送她的礼物——那条新皮带。那晚，韦恩堡的托普斯一家人看到电视中的史努比冲着他们笑，激动得无以言表。

记者采访结束后，在卡斯珀动物保护协会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史努比又出发前往350英里外的北普拉特。这位工作人员志愿护送史努比旅程中这段最长的路程。中途他们俩停车过夜，第二天中午抵达北普拉特，更多的记者和摄影师等候在那儿。他们一下车便接受采



访。史努比又连忙赶往138英里外的格兰德岛。

那天又换了两次车，天黑后到达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史努比已经精疲力竭，蜷缩在几天来看见的第一张狗铺上睡着了，根本无视铺主人的吼叫。

带着那件礼物——一个新的柳条编制的睡篮，还附有一张写着“很高兴成为帮助史努比与家人团聚的接力传送队的一员”的便条，小狗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了艾奥华州。在得梅因换了车和司机后，便继续前进，傍晚时分到了锡达拉皮兹。

第五天黄昏，史努比抵达了芝加哥，这是她旅途的倒数第二站。不知是因离家越来越近了，还是感冒好了，史努比明显精神了许多。确实，为她体检的兽医对记者说：“这么大年纪的狗，颠簸了一周，行程1300多英里，就目前这种良好的身体状况来看，明天平安到家是没问题的。”托普斯全家在韦恩堡电视台看到了晚间最新报道，得知

史努比旅途的最新消息，兴奋不已。

第二天，3月17日，是个周六。为纪念圣帕特里克节，小狗特意穿了件绿色外套，项圈上别着一顶绿色圆顶礼帽，特别引人注目。在芝加哥接受了新闻界的最后一次采访之后，史努比无事可做，就小憩了一会儿，只等罗德的助手斯基普从韦恩堡来接它，走完最后的160英里路程。

托普斯一家早在史努比和斯基普抵达韦恩堡的前几个小时，便兴奋地在动物庇养站翘首以待了。约迪和马修准备了一张房间那么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史努比，欢迎你乘小狗快运从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回到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家！"横幅下面标示着全程路线，横幅角上还签有他俩的名字。动物庇养站接待室里，挤满了来自当地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托普斯一家及他们的亲朋好友，还有庇养站的工作人员。

在这片忙乱中，罗德找个机会把南希拽到一边，告诉她说史努比的食宿账单上已注"金额付讫"的字样。卡斯珀动物保护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承担了这笔费用。

这时民用波段无线电嘎嘎作响，挤满人的接待室传来了斯基普的声音："到了！小狗快运到了！"

南希、乔和孩子们不顾一切地冲向零度以下的室外，记者们紧随其后。货车转过街角，车灯闪烁，喇叭鸣响。孩子们高喊着："史努比回家了！史努比回家了！"

小狗穿着圣帕特里克节日盛装坐在前排座位上，眯着近视眼望着窗外喧闹的人群。与家人分离两个月，路上走了一个星期，在陌生人陪伴下行程1500英里，途经5个州，史努比的漫长行程终于结束了。

南希第一个走到卡车跟前，在她打开车门的一刹那，史努比认出



了她。她高兴地大声叫着，爬过座位，扑入南希的怀抱。随后乔和孩子们也出现了。他们悲喜交加地拥抱着史努比，互相庆贺着，这个没有舍弃家庭中最小成员的一家又一次相聚在一起。

小狗蒂皮

佚　名



一生中最忠实的朋友，第一个迎接我，第一个保护我。

——拜伦

上学快迟到了，我打算冲过去赶校车。而我的狗，蒂皮，也冲到了我的前面。我恼怒地想，你着什么急？你又不会像我这样来不及赶校车。当她跑到前门时，就顺势躺在了那里，这是她要求亲昵的一种方式。对于她这种不知羞耻、乞求怜爱的动作，我没有回应，而是跳过她，用尽全力跑向等待着的黄色校车。

下午，我跳下车，跑到车道上，我觉得有些古怪。蒂皮以往都会在外面，一看到我回来就会一直狂吠着跟我说“哈罗”。于是我急忙进门，屋里很安静。我把外套和背包扔到地板上。此时母亲默不作声地走了出来，让我坐在厨房桌子的旁边。

母亲说："亲爱的，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今天早上你在学校的时候，蒂皮出车祸了，当场死亡，没有什么痛苦。很抱歉，我知道你多么在乎她。"

"不，不可能！"我遭到了沉痛地打击。我根本无法相信母亲的话。"蒂皮，过来！快点，宝贝！"我反复地叫着她。我等着，可她没来。我感到很失望，迷迷糊糊地走进了起居室。她没在沙发上，那我以后看动画片的时候就没有可以靠着的枕头了。母亲叫我吃晚餐，我磨磨蹭蹭地来到了位子上。她也没有在桌子底下藏着，因此我不得不吃掉所有的饭。晚上睡觉时，我没有哭，因为我仍然不相信她已经走了。

第二天下车回家后，屋里的寂静让我感到窒息。最终，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犹如火山爆发似地哭了出来。我感觉自己就要因内脏破裂而死。我无法控制泪水，也不能停止胡思乱想。我本应该更好地训练她。如果我在家，就可以让她远离马路。我离开的时候都没有爱抚她。我怎么会知道那就是最后的机会？我哭得筋疲力尽。

我不喜欢父母给我买的那只名叫廷克·贝尔的新狗。我经常怒视那些开着车飞驰而过的司机。他们不应该以这么快的速度驾驶，以至于当他们看到路上的狗时无法立即停车。我对我的父母仍然很冷淡。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蒂皮拴紧？蒂皮的死让我很愤怒，也为整个"狗王国"不懂得远离马路而愤怒。

我不让新狗品尝我的晚餐。她太小了，我看电视的时候都不能把她当枕头，她的叫声又是那么尖利。当她乞求我的怜爱时，我推开了她。很长时间，我都独自待着，感到自己可怜又疑惑。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怎么办？为什么蒂皮一定要死？时光飞逝，在挣扎中，我也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我忽然间感觉清醒了。我意识到没

有谁能控制狗身上发生的事。当然，我们能训练和拴紧她们，安排好一切，但不如人意的事还是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好事降临。生活就是这样。度过困难时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明白我们怎样做才能征服它，还要坚信困难一定会过去。

我也发现，我并没有因蒂皮的死而失去爱的能力。当我试着将心灵尘封起来的时候，却感到很寂寞。我开始意识到廷克·贝尔的优点是不同于蒂皮的。虽然我不能靠着她的小身体休息，或假装像骑蒂皮那样对待她，但我可以把她放在背包里带着她到处游玩。

我懂得了要真正地跟她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只要有机会，就要爱护我的狗！如今，一有机会我就会慢慢地和她亲昵，匆忙时，我会加快速度，每次我离开家前，都记得和她亲昵一下。

此时，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的循环”。每个人有生也有死，这就是生活。如果狗永远都不死，那就没有像廷克·贝尔那样的狗以及她的5只狗宝宝生活的空间了！

最幸运的是，我意识到蒂皮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而且它们时时刻刻都会随着我的召唤而来！

阳 光

佚 名



对狗而言，每个主人都是拿破仑，因此狗这么受人喜爱。

——赫胥黎

他那闪闪发光的金色毛发就像灿烂绚丽的阳光，于是他有了阳光这个名字。而这也使他更加区别于其他的狗狗。他的头发很柔滑，就像光滑的上等天鹅绒。

他的腿上覆盖着雪白的茸毛，蓬松地垂下来。他看着其他的狗狗们，昂着头大摇大摆地跟在我的身后，而最后他却成了“领导人”。

阳光咕噜咕噜地叫着，用他那金绿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他领着我向他的狗食盘子走去，还没有走到他就停了下来，转过脑袋认真地看

着我，我跟了过去。

他用鼻子嗅着昨天的食物，我将新鲜的食物放到他的盘子里。他看着我，当我打开一罐鸡肝放到他的食物中时，他转了过去，吃了起来。我将他的水碗倒满了清水，又加了一些冰块。他已经将我训练得很好了。

当他想出去玩的时候，会告诉我他会选择哪扇门通过。当他决定回来的时候，就会用爪子在那扇门上抓个不停，于是我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为他开门。他走了进来，昂着头，尾巴还一直翘翘着，他已经将我牢牢地控制在他那利爪之下了。

当我的丈夫格伦下班回家的时候，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将他的爱意转移到格伦的身上。他不失时机地跟着格伦一直走到衣柜旁。他闻来闻去，直冲着格伦在家穿的鞋子走过去，然后用爪子将它们拖到格伦的面前。

当格伦坐在椅子上读报纸的时候，阳光就会蜷缩在椅背旁打起盹来。白天，当我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他就会静静地蜷缩在我的大腿上。

当格伦从南边的窗户向外望去的时候，我有好多次都能听到他的笑声。于是我就问他："你笑什么呢？"

格伦会说："阳光正在小山上检查格伦医生和玛丽家的菜单呢。"或者他会这样说："阳光正在从山上下来呢，他已经检查完医生的家了。"而阳光的这些游历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新的昵称——伴侣狗。

当阳光感到冷落的时候，他就会伸出雪白的爪子抓住我的裙摆。我就将他抱起来，抚摸着他那天鹅绒般的毛发，这会使他非常满意。

阳光有自己的爱好。他喜欢坐车，喜欢睡在车库里的汽车顶上，



还喜欢看电视，尤其爱看那些狗狗们在电视里跳来跳去的有关狗食的广告节目。

一天，阳光和我在后院漫步，这个后院与马克·吐温国家森林公园相连。我提着色拉桶，打算去摘一些青菜。

阳光停了下来，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沉沉的令人害怕的叫声。我停了下来，看着他。噢！他那天鹅绒般的毛发都竖了起来，他的眼睛斜视着。他在看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着，向树林深处望去。我立刻看到两只山狗站在篱笆的外面。我大声喊着，将手中的色拉桶扔到篱笆上。他们不见了。

“噢，阳光，”我把他抱了起来，“你今天真是好样的！没有白养你。”

他咕噜咕噜地叫着，将脑袋靠在我的肩上。

格伦突发心脏病离开了我们。这场噩耗将我打垮了，我吃不下，

也睡不着。虽然我已经精疲力竭，但是日子还要继续。晚上我躺在床上希望能够入睡。

我很清楚地听到了呼吸和咕噜咕噜的声音。阳光躺在床上，靠着我的头。他从未在我们的床上睡过觉，他用爪子抚摸着我的头发。格伦在睡前总会抚摸我的头发。阳光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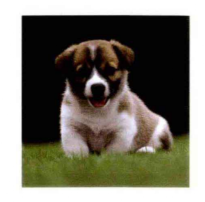
自从格伦去世之后，阳光看起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知道怎样帮助他人，他会走到一边，将狗食留下给另一只狗；他知道怎么抚慰其他的动物，他让一只小狗依偎在他的身边睡觉。他对我也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不会因为我给他喂食太慢而感到不耐烦。

我不理解，阳光怎么会如此了解我，了解人类的生活，但是他帮助了我，使我可以在那些孤单的日子里支撑下来。

从阳光的身上，我也学到了更多的尊重，尊重他，尊重所有的狗狗们，不管他们是不幸被遗弃的，还是深受宠爱的。我和阳光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我们爱着彼此，也将爱给予他人。

遵　从

洛里·乔·奥斯瓦尔德



养狗是唯一一种金钱能买到的爱。

——史塔克

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了，可是他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7年来，他一直在和结肠癌做斗争。现在，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不能吃饭，也喝不下水，又因为感染被迫住进了医院。我意识到他讨厌住院，可是他几乎没有埋怨，这不是他的风格。

一天晚上，很不幸，他没有找到护士，自己试着进浴室时摔倒了，头部碰在了床头的小桌子上，划了一条很深的口子。第二天，当我看到他受伤的头时，我感到万分沮丧，无助的愤怒感油然而生。在我等电梯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不能做点什么呢？我的祷告好像有了回应，电梯门开了，是两只狗。

狗？在医院里？就我个人而言，想不出哪个地方更适合有狗，然而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城市法规和医院规章居然允许狗进入医院。

“你怎么把狗带到这里啊？”我边往电梯里走，边问狗的主人。

“他们是治疗狗。我每个星期都会带他们去六楼一趟，去见那些接受康复治疗的患者。”

当我从医院出来，走向我的汽车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想法，而且越来越强烈。几年前，父亲买了一只名叫布茨的猎犬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了母亲。母亲一直都想要一只狗，而且必须是猎犬。当父亲要我跟他一起开车去找一只小狗的时候，他做了那样的解释。

当他精心挑选了一只身体扭来扭去、喜欢舔别人的小狗时，我看到父亲脸上的表情由紧张渐渐放松下来。我马上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这只狗不是为她自己买的，而是为父亲。很明显，她要这只狗是因为父亲年幼时就一直想要那种狗，可是从未实现过。

那时，我们这几个孩子都已经离开了家，于是布茨就成了父亲从未有过的理想孩子，他是父亲热爱、钟情、顺从的挚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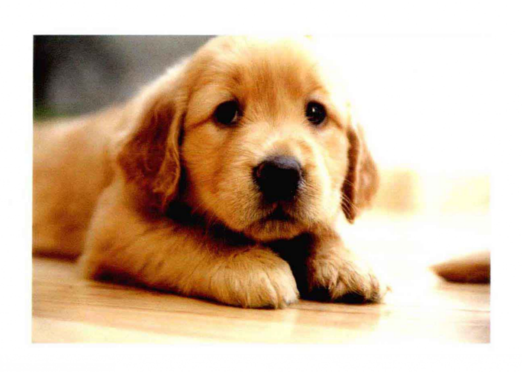
我心想布茨实在是太听话了。不让他上床或是爬到任何其他的家具上，他从未违背过。有时候，我想告诉父亲，他在家卧床休息时，叫布茨过来！他会给你爱，吻你，爱抚你，我有点不太适合做这些了……然而，你需要。

可是我并未开口。父亲没有叫布茨来，布茨也没有来给他安慰。但是，时光流逝，布茨一直坐在他的床边，看护着他。父亲的身体日渐衰弱，布茨一直守着他，表达着他的爱，直到他不能独自行走。有几次，他病情加重，被送进了医院，布茨焦虑地等待着他，一旦有车在房子前停下，他都会期盼地跳起来。

我决定，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父亲，就让他和他心爱的狗待几分钟。所以我回到医院，就此事询问了护士。她告诉我说，如果我带狗来医院，她会“什么都看不见”，我知道这就算同意了。

当天晚些时候，我带着布茨再次来到医院。我告诉父亲，车里有一份惊喜在等待着他。我去带布茨时，发生了最奇怪的事情。

布茨是一只完美的狗，拴上项圈时也像服从其他命令时一样听话。可是，这次几乎是冲出汽车，猛拖着我穿过被雪覆盖的停车场来到了前门，又拽着我穿过医院大厅。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该停在哪个电梯前面（我从未找对过）。虽然布茨从未来过这所医院附近的任何地方，可是当电梯门在四楼打开时，他跑过走廊，拐了两个弯，跑进另一条走廊，进入了父亲的病房，他都快把我的手臂拽脱臼了。当时，他毫不犹豫地顺势跳上了病床！他是如此温柔地爬进父亲张开的双臂，并没有碰到他疼痛的身体侧部或肚子，他把脸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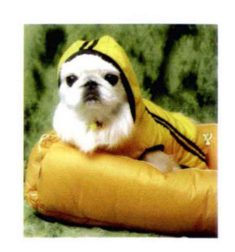


近了父亲的脸。

这是布莰第一次上父亲的床，这是属于他的地方。也是很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灿烂微笑。我知道我们都应该感激布莰，因为他违反了规定，最终遵从了自己的心愿。

好一只服务犬

布伦达·莫斯利



它并不要求受到极大的关注，只是默默地把爱和安慰送给人们。

——爱狗一族

有什么东西在戳我的脸，又冷又湿的。“不要再戳了，托比。”我晕晕乎乎地低吟着，伸手把狗鼻子推到了一边，并翻了个身。在我又要睡着的时候，他咬住了我的袖子。“停下，托比！”我命令道。他猛地趴在了我的床边，很快就发出了鼾声。我对这种鼾声并不在意。也许我还能再睡上一觉。我又睡着了。

有什么东西在拖我的脚。现在又是什么呢？我勉强睁开眼睛。托比正试图拽掉我的袜子。我用肘把他推开，并盯着他。他竖着脑袋，

刺探似地看着我。我的闹钟还没有响，现在刚刚早上5点钟。虽然我计划今天要早起去看医生，可是也不用这么早啊。这只狗会知道吗？

几个星期以来，他总是在早晨的这个时间把我叫醒。已经不止一次了，是经常性的。我已经记不清上次睡过的好觉是在哪一天了。上帝知道，我是需要睡眠的人啊。大脑性麻痹和多发性硬化这两种疾病使我很衰弱。如果我原来的那只服务犬还活着，我还能处理一些其他



的事情，但是托比呢？我能训练他的只是衔来我的拖鞋，仅此而已。什么服务犬！我需要比这更多的帮助。

我原来的狗叫法利，他刚和我住到一起的时候只接受过一些最基本的服从训练。我以前从来没有训练过狗，但是他很聪明，我并未花费太长的时间来教他做各种家务活。法利可以帮我拿电话，从冰箱里取苏打水，从烘干机里取出衣服。他驮着购物袋，帮助我从轮椅上站起来，如果我走路摇摇晃晃，他就会扶稳我。在我不得不坐轮椅的那

些日子里，他甚至可以拉着我走。

10年来，他是我的伙伴、我的搭档。我们一起帮助其他残疾人训练他们的服务犬。感谢法利，如果没有他，我就不能逃离我所恐惧的那种命运——住进生活辅助中心，在我病情恶化不得不辞去幼儿园的教学工作，继续过着残疾的生活时，他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帮手，我的法利——一只优秀的服务犬。

他死的时候我很伤心。还能有什么样的狗可以取代他的位置呢？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还想继续过独立的生活，就必须再去寻找一只新的服务犬。所以我去了养狗场，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帮我解决问题的帮手。然而，就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在一个户外饲养场发现了一只，他和法利长得一模一样！长长的腿，淡红色的毛发，一切都是那么像。场主说他的名字叫托比。

我带着托比在一条沙砾小路上试走。这条小路的路面对我来说难以应付。他在我的身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好像知道我的犹豫似的。好脾性，我想到。唯一的缺点就是：一只理想的服务犬在两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训练了，而托比已经四岁了。

但是托比与法利又是离奇的相似……他除了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帮手，还能是其他别的什么吗？我想，我可以保证我能够把他训练得和法利一样优秀。训练一只服务犬，我是有一系列优秀纪录的。

我把托比带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房间里来回飞奔。“停！”我命令道。他停了下来，看着我，然后穿过狗门跑到院子里去了。

托比自小就在户外饲养场度过。他需要时间来适应房间里的生活。我只是不希望这个时间太长。每一件事情都使他感到恐惧。当电话响的时候，他嚎叫着并蜷缩在角落里。当烘干机嗡嗡响的时候，他

跑开躲了起来。当送货员敲门时，托比跳起一米高，狂暴地乱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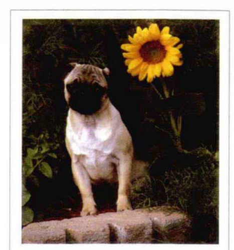
看起来，托比唯一的本领就是睡觉了。他在训练的过程中就能睡着。有一次，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在地板上滚网球。“接住。”我说。有时候，托比把球衔在嘴里，但是他就是不把球还给我。难道一只服务犬就只能做这些了吗？我决定再试着用一些更软的东西来训练他。也许这对他来说会容易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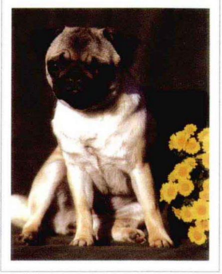
在他的身边，我扔下一只细绒毛的拖鞋。“托比，把拖鞋拿过来。”托比不理睬那只拖鞋，只是向我走来，把脑袋放在我的腿上，打哈欠。“走开，”我说着把他的脑袋轻轻地推向地板。“把拖鞋拿过来。”托比在我的脚边蜷缩着，打起了盹。

我心里突然火冒三丈。“托比，”我喊道，声音很大，他猛地醒了过来，看着我。我弯下身来。“这是拖鞋！”我大声喊着。我把鞋塞进了他的嘴里。“我当时怎么会认为你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帮手呢！”我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进浴室，砰地一声关上门。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很憔悴。多发性硬化症使我越来越虚弱。我提醒自己，狗对生气的反应并不灵敏。你还要再接着训练托比。你已经没有精力再去重新训练另一只狗了。

我打开门，托比还坐在我走时他待的地方。他摇着尾巴，嘴里仍然衔着那只拖鞋。我真是哭笑不得。“放下，”我说，他立刻放下了。“好样的！”我拍了拍他的脑袋。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快活地衔着我的拖鞋。

不过，这就是他两个月的训练中学会的全部任务了。我不能天天指望着托比为我做些什么了。当然，紧急情况是不可能的。真的，他除了在晚上总是把我叫醒之外，事实上，每天晚上都是如此，什么都不能指望他了。





而我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日子，我一边想着，一边把腿移到床边，坐了起来。我看了一眼那只所谓的服务犬。托比趴在地板上，显然非常满意，他又一次成功地把我从睡眠中叫醒。上帝呀，你不会故意把这样的狗派到我的身边吧。

我穿上拖鞋，站了起来。还是准备一下去赴医生的预约吧。准备好去告诉她我已经决定换个活法，我真害怕再这样活下去了。我打算放弃我的狗、我的房子和我的独立生活。她能帮我在生活辅助中心找

个位置吗？

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我的医生把我领进了她的检查室。“你还好吗，布伦达？”她担忧地问道。“你看起来很疲惫。”

“那是因为我没有睡觉。”

“为什么不睡呢？”她问道。

我给她讲了托比的问题。“也许他那样做是因为我对他要求太严厉了，”我说道，“但是如果他好好学，我也不会那样对他的。”

医生听了听我的肺部，然后又检查了我的鼻子和喉咙。“托比把你叫醒可能对你来说是件好事。”

“好事？”

“你有睡眠间歇呼吸的征兆。有这种情况的人在夜间睡觉时会停止呼吸。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引起心脏疾病或是中风。”她给我安排了一家睡眠诊所，预约了下个星期的检查。

我和托比一起去了那个诊所。因为他是一只服务犬，所以他们同意让他陪着我。晚上，我的睡房和一间控制室连着，在我睡觉的时候可以对我进行监控。在通常情况下，那会影响我的睡眠。但是我太累了，也就没有时间在意这些了。一个护士将电极粘在我的头上、胸口和腿上。我四肢伸开地躺在床上，托比蜷缩在地板上挨着我。就像平常一样，他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比我睡得早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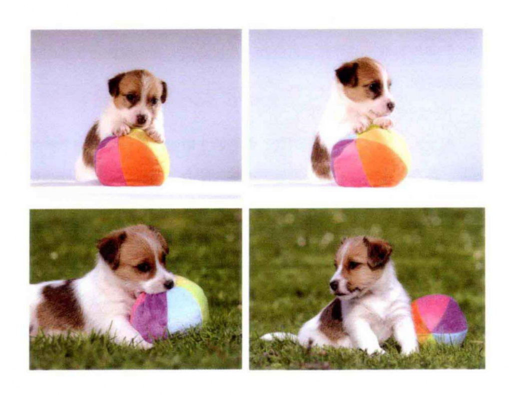
如往常一样，托比只是让我睡了一小会儿。他站起来舔着我的手，往我的脸上喷气。他已经无药可救了，我想着，不过至少现在我的医生知道我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了。我带着托比去取睡眠检测报告单。“看来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布伦达，”我的医生说，“你在夜间停止呼吸15次。你的狗每次都把你唤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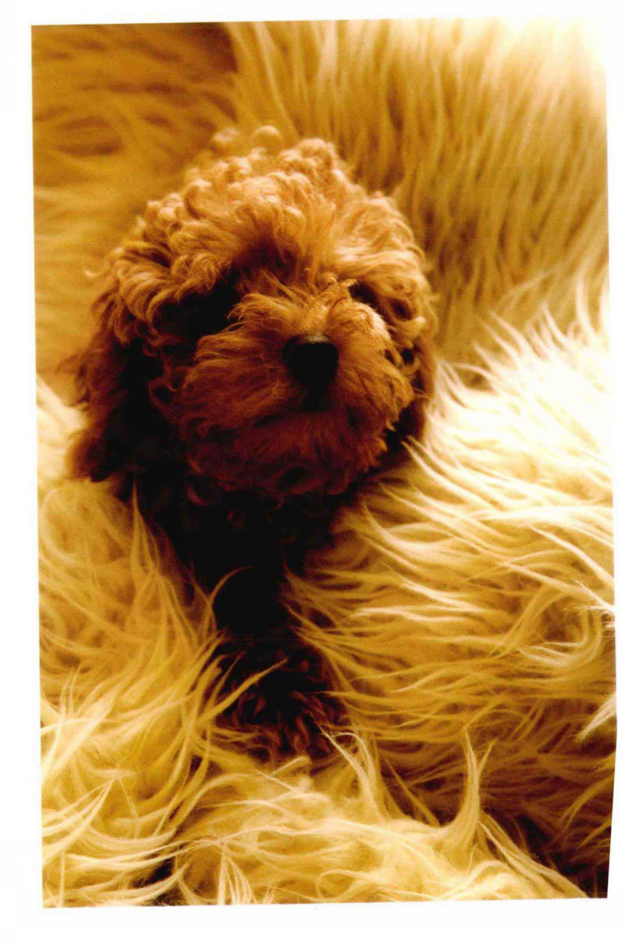
就是那样，一切都清楚了。难怪可怜的托比会那么爱睡觉，我想着。他那么疲倦是因为要挽救我的生命！他和那些我所读过的具有非凡天赋的狗一样。当他们的主人即将突发疾病或是心脏病的时候，他们能提醒主人。

我看着托比在我的椅子旁打着盹。我倾身抚摸他耳旁的淡红色毛发。他睁开了眼睛，站了起来。“不，你睡吧，托比，你该休息的。”我告诉他，“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会像你对我那样地耐心对待你，我保证。”

托比舔着我的手，躺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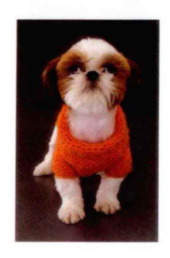
医生给我配备了一根氧气管，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调节我的呼吸。现在托比只会在管子滑落的时候叫醒我。我们俩一旦都能有充足的睡眠，就会合作得非常好，这太令人惊奇了。不久，法利可以做的每一件事情，托比都学会了。这些日子，我和托比一起训练其他的狗来帮助残疾人。他很爱示范怎样从冰箱里取出一罐苏打水，怎样背一袋东西，当然了，还有衔拖鞋。我的托比是一只了不起的服务犬，确实如此。一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好帮手，一个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然而生活中却离不开的帮手。





我们并不孤单

玛丽·L.米莱尔



我们有家人、朋友和学业，但它们，只有你一个。它们用自己的全部换你一个拥抱、一个“热吻”、一个玩具和一顿丰盛的午饭，它们的一生虽然只有15年左右，但它们愿做你永远的朋友，给你依赖和信任。

——爱狗一族

我的丈夫因为突发心脏病猝死在网球场之后，我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坍塌了。我那6个孩子却只有10岁、9岁、8岁、6岁、3岁和18个月大。我要养家糊口、照顾孩子，还要凑合着过下去，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我的肩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出色的管家来帮我照顾孩子，但是从



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一的早晨，孩子和我都孤孤单单地在一起。坦率地说，我真的很不安。房间里每一次吱吱作响，每一次听到不寻常的声音，任何深夜里的电话铃声都会让我感到恐惧。我感到难以想象的孤单。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下班回到家，发现了一只漂亮的、身材魁梧的德国牧羊犬坐在我的门前。而这只神奇的、强壮的动物给了我一种暗示，那就是他要进入房子，并将房子当做他的家。可是我还是很机警。这条明显受过良好训练的狗是从哪里来的？让孩子和这只陌生的狗在一起玩耍安全吗？尽管他看起来是那么温顺，但他仍然充满力量，让人感到敬畏。孩子们马上就喜欢上了这只“德国犬”，请求我让他进入房间。我同意让他睡在地下室直到第二天，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去找邻居们打听他的主人。而那天晚上是我数周以来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稳的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我们开始打电话寻找那只德国牧羊犬的主人，并查看失物招领广告，但是毫无结果。与此同时，那只德国牧羊犬已经将自己当作我们这个家庭的一员了，温和地与我们拥抱在一起，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摔打着、玩耍着。到了星期六，他还和我们在一起，于是他再次得到允许睡在地下室。

星期日，我计划和孩子们去野餐。我想最好还是将那只德国牧羊犬留下来，以免他的主人找来，所以我们就没有带着他一起出发。当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的时候，我们很奇怪地看见那只德国牧羊犬紧随我们身后也到了加油站。他不只是跑过来，还跳到车篷上，把鼻子贴在挡风玻璃上，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他甩下了。于是他跳进旅行车，坐在车后和我们一起去野餐。星期日他又一次留了下来。

星期一的早晨，孩子们准备去学校了，我放那只德国牧羊犬到外面跑跑。可是他没有回来。到了晚上，他还是没有出现。我们感到很失望。我们确信他已经回到家中或是找到了他的主人，因此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可是我们想错了。在第二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又出现在我们家的门前。我们再一次让他进了家门，而他再一次待到星期一的早晨，直到我们的管家回来。

这种情况在每个周末都会重复一次，持续了大概10个月之久。我们越来越喜爱这只德国牧羊犬了，每个星期都期待他的到来。我们不再想他来自哪里——他是属于我们的。他身材魁梧、性情温和，有他在身边，我们感到很安全。每当我们看见德国牧羊犬那聚精会神的神情，竖起的耳朵，听到从他的喉咙中发出的沉沉的咆哮声时，我们知道他正在保护我们。

这只德国牧羊犬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分子，他将每晚检查每间

卧室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舒适地躺在床上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了。当他满意地看着最后一个孩子盖好被子之后，他就站在前门坚守他的岗位，直到第二天的早晨。

每个星期，在德国牧羊犬来之前，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更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了，我享受着他在每个周末陪伴我们时的乐趣。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们拍拍他的脑袋，让他跑出去，然而这却成了最后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过或是听说过那只德国牧羊犬。

我经常会想起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来到我的身边，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我能坚强地面对生活。也许他的到来有一个全面的、普通的解释——也许他的主人周末的时候不在家，也许吧。我相信他的到来是因为我们需要他，因为不管我们感到被抛弃，还是感到孤单，总会在某一个地方，有某一个人知道并关心着我们。我们并不孤单。

杰 里

哈里特·L.奈



如果当初它离开人世时，我有选择的机会，我一定会陪它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爱狗一族

亨利·威廉姆斯和他的妻子开车到大树林里给杰里扫墓。他将几枝常青藤放在杰里的墓碑前，垂下头，默默地为他祈祷着。

墓碑前长时间的沉默令亨利感到极度悲痛。而这使他清晰地回想起一桩桩往事。虽然往事已过，一切都已变得暗淡，但是亨利却不愿让它从脑海中消失。就像杰里墓前的那束常青藤一样，永远鲜活地活在他的记忆里。他年年都要来这里看望杰里……已经太多年了，数也数不过来了……

在这昏暗阴沉的冰雨中，亨利的妻子仔细地观察着他在坟墓周围

的一举一动。丈夫脸上那沉重的表情使她感到很痛苦，她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丈夫讲有关杰里的故事。而他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那是杰里的坟墓，杰里是一只狗的名字，是一只他所知道的最机警、最伶俐的狗。亨利的妻子莱拉对这些并不满足，她想知道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感到去墓地的路途变得越来越艰难。她的丈夫所经受的痛苦似乎太强烈了，而他的举动又显示出他好像犯过什么可怕的错误，也好像是还没有还清他的债务……即使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当他们驾车回到城里，亨利的妻子想起来这可能又是一次从丈夫那里得到一些答案的好机会。她想帮助丈夫，分担他的痛苦。她不能再置身事外，看着丈夫那样悲伤下去。他必须彻底地将烦恼他太久的负担消除掉。

“亨利，”她以他从未听到过的坚定的语气说道，“我想知道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你把发生的一切告诉我……这一次你必须说清楚。我再也不想听你那否定的回答了。”

听到这里，他吃了一惊，沉默了一会儿。他看起来那么紧张不安，对自己没有信心，起初他只是干巴巴地低语着。最终，他可以比较清晰地说出来了。“莱拉……我亲爱的莱拉……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你和我一起过着圆满的生活，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们养育了几个好孩子，一起看着他们成长、结婚。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我很害怕破坏了那种幸福。我从来不愿意让你不开心，我太害怕了以至于我不敢告诉你我的故事。但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要将这一切告诉你。”

他的妻子打断了他：“亨利，你可以放心，我对你的感情是不会随着你告诉我的事情的真相而有所改变的，何况我们一起走过了那么

多年！”

“莱拉，你对我的感情意味着一切。一直都是这样的。在我们相遇之前，也有一个伙伴，他是那么强大，就像我人生中的一盏指路灯。他给了我一种坚持人生道路和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和力量。”

“你说的是杰里吗？”这时雨下得越来越大了。不过车内还是很暖和、很舒适——仿佛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而这使亨利更容易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多年以前，”他用一种低沉的语调说着，“我是一个放荡、狂暴的人。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确实是一个凶险的、内心邪恶的人。当然，这都是在遇到你之前的事了。我不诚实，很难让人信赖。那时我是天下第一号的吹牛大王。只要是我想要的就一定会据为己有，从不考虑其他人的权利和感情。

“而在我的这段令人唾弃的经历中出现的另一个人就是哈维·罗林斯医生，他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就住在离杰里坟墓不远的地方。

“杰里，就像我多次告诉你的那样，他是这个州最棒的猎犬之一。有一天，在一次跳跃中，杰里的腿部受了重伤。我带着他到了罗林斯医生那里，罗林斯医生顺利地将杰里的骨头固定好。没过多久，杰里就能像以前那样又跑又跳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一起去打猎——医生、他的妻子海伦，还有我。医生带着他的狗，我带着杰里。但是杰里就是有某种神奇的嗅觉，经常能够找到小鹿的藏身之地。医生从不吝啬对杰里的赞赏之辞。

“但是，羞愧的是，当医生专注于我那只伶俐又聪明的猎狗时，我却被他的妻子——海伦那妩媚的娇姿迷倒了。在我们狩猎的途中，她和我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将医生单独留在那里狩猎。我是一个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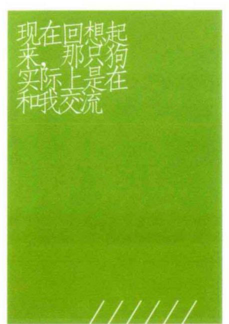
眼的白痴、自负而又令人讨厌的傻瓜。我根本就看不到我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是不可宽恕的。

“海伦和我迫不及待地开始接吻。有一次，在一个空旷的树林中，当我们彼此拥抱的时候，我看到了杰里。他就坐在我们的前方，用他那棕色的眼睛悲伤地看着我们，一直看着我们。而他那双几乎同人一样的神情好像在说：‘不要那样做，主人！不要那样！’”

“你的意思是，”亨利的妻子问道，“他一直跟着并看着你们吗？”

“是的，不管我和她走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和她交谈，只要我一扭头就能看到杰里。有时他将头放在他的前爪上，有时就直直地坐在那里，而且他的眼睛从来没有从我的身上离开过，可以说看着我的一举一动。他的眼睛又总是流露出那种不赞成、悲哀的神情。上帝





啊，现在回想起来，那只狗实际上是在和我交流，警告我……

“至于海伦，那个医生的妻子，嗯，她是那种很容易被甜言蜜语所迷住的轻浮的女人。在我的手中，她就像一滩柔软的烂泥。然而，她是有夫之妇……如果医生发现了我们……但是这对于我内心的邪恶根本无济于事。我决定将那个女人据为己有。不管怎样，也要将医生推到一边，如果需要的话就将他永远推开。

“最后，我想出了将医生这个绊脚石除掉的计策。我总是对自己的枪法感到自豪。我从来没有，或是很少有打不中一只鹿或是飞翔的野鸭的时候。我告诉海伦，我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她不久就可以永远自由了。当然，我没有告诉她我的计划……

“我选了一个良机。一天，医生跑进了一片松树林，他紧跟着鹿的足印追赶着。他轻轻地举着手中的来复枪，小心地向那只鹿移动着脚步。我就跟在他的身后。我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

“海伦在我的身后远远地跟着，而在我这边，就像平常一样，只有我的猎狗杰里。我的计划是与医生同时开枪。整件事情将会在一秒钟内解决。海伦会认为这只是一次狩猎中的意外事故。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来复枪对准了罗斯林医生，他的后背正冲着我。

“前面传来一只鹿噼啪逃跑的声音。我一直盯着医生，他突然停了下来，静静地站在那里，现在他是个最好的靶子。

“我举起手中的枪，小心地观察着他。他开枪的那一刻，就是给我开枪的信号。时间到了，他举起了枪……一瞬间，一切都静得可怕……我轻轻地叩动扳机，然后慢慢地加力。我看到枪口冒着火花，听到那响亮的枪声……一阵低沉的呜咽声传来，大量的毛发飞舞起来，以及那最后‘砰’的落地声……

“罗林斯医生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枪，转过身看着我。我的枪仍然冒着烟。‘你也看见那只鹿了。’医生说，然后他注意到躺在我们中间松针上的是——杰里。那只狗就躺在那里，头放在爪子中间。他那血迹斑斑的眼睛始终盯着我。医生朝着杰里跑过去，沉痛地看着他。‘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不停地呻吟着……‘这漂亮的猎犬……噢，亨利，你一定感到很痛苦吧！现在，不要责备自己了……这只是个意外。’他走到我身边，脸上挂着温暖而又最痛苦的表情。我们紧挨着站在一起。我的眼前一片模糊，说不出话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最后他说：‘亨利，杰里一定是做了一次不可思议的跳跃，正好跳在了那枚子弹的前面。”

亨利感觉妻子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臂。他们的车在潮湿的高速路上缓慢前行。天渐渐暗了下来，仍然下着雨。他们离杰里的墓地每远一分钟，就感觉杰里离他们越来越近。

拨打911电话的狗狗

珍妮·玛丽·拉斯卡斯



我非常喜欢动物，和一只狗说话的时候，它从来不会要求你闭嘴！

——玛丽莲·梦露

当莉娜·比斯利为她的新服务犬起名字的时候，她想到了《圣经》中她最喜欢的一句话："信念是希望的物质载体，是未见之事的证据。"

"信念，"她抱着这只罗特韦尔小狗说道，"以后我就叫你信念吧。"

那是在2001年，莉娜已经46岁了，她离婚后和她20岁的儿子——迈克尔住在华盛顿州普吉特湾的一处居所。她承认，要适应一只新的

服务犬是有些困难。莉娜与轮椅为伴，并患有癫痫病。近10年她一直依赖着她的第一只服务犬布朗森，他帮她处理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严格说来，是在她癫痫病发的时候给予帮助。布朗森从服务线上退休了，成了莉娜和她儿子的普通宠物狗。

从内心来说，莉娜有些疑虑，不知她自己能否还像信赖布朗森那样再去信赖另一只狗。在她的心目中，布朗森就是她的守护天使。

“好吧，信念，”她对着她的新狗说，并流露出那种急切的眼神，“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那么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据科学家推测，有些狗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可以发觉到病人病发之前体内产生的极其微小的化学变化。不过只有少数的狗知道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将嗅觉转换成相应的警报。

信念最终被训练成功，能够理解并回答150多种命令。但是直到2004年9月6日的那个晚上，莉娜才真正了解到信念能够做什么。当时，莉娜和她的儿子住在华盛顿州的里奇兰德。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夜晚，迈克尔到当地的杂货店上晚班，莉娜在上床休息前，感到有些不舒服，像是感冒了。她看了看在起居室躺着的布朗森，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信念一直寸步不离跟着她，并没有去躺在挨着床边的篮子里，只是一直站着，看着莉娜……并说着话。听起来就像是人们在谈话，发出一种“噜噜噜噜”的声音。

“你在说什么呢？”莉娜问道。就在这时，信念以她那85磅重的身体跳到莉娜的床上——这是她的禁地——并转着圈。她不理会莉娜要她下床的要求，而这些完全不像平时那只沉稳的服务犬。

莉娜想起训狗师说过的话：“相信你的狗！”如果一只狗的行为有些异常的话，可能是因为她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你需要知道的。



“好吧，信念，我相信你，”她说道，“我这就起床。”她坐到轮椅上，检查着房子，并没有发现与平常有什么不同，于是决定喝一杯热巧克力。

她来到炉子旁，试着去拿那个空水壶，就在这时，世界变得漆黑一片。她从轮椅上摔了下来，头撞到橱柜门上，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这是疾病的突发状况，尽管不是由于她的癫痫病直接引发的。莉娜患有肝功能衰竭，事后医生告诉她，用药的副作用就是使得她几乎丧失了肝功能。

而摔倒时的碰撞又使得莉娜的癫痫病立刻发作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信念的英雄气概表现了出来。这只狗将无绳电话衔在嘴里，用鼻子按着狗专用的911快速拨号键，她受过识别这个键的专业训练。当接线员珍妮·布坎南应答的时候，信念在电话里狂吠着。她一遍遍地叫着。大多数的911接线员是没有受到过翻译狗叫的这种培训，但是在本托县东南的交流中心，对所有的来电都必须作出反应。布坎南发现狗叫的规律——听起来好像是在她说完话之后才发出声音，就像是那只狗在回答她的问题。肯定这个声音不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个求救电话，

布坎南派出了警察。当电话里的声音消失后，信念又回到莉娜的身边，为她做着癫痫病的复健工作，将她推到“恢复姿势”，侧躺着，这样可以使病人的喉咙畅通。

斯科特·莫雷尔警官到达现场，打开了走廊上的移动探测灯。信念和布朗森透过窗户往外看，他们都受过识别警察、消防员以及医护人员制服的专业训练，可以辨认出他们不是闯入者，而是朋友。信念用鼻子将她的小狗专用门把手顶开，让莫雷尔进来，叫着向厨房跑去，让莫雷尔跟着她。

莉娜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信念有时候会陪着她。但是莉娜对于自己是怎么获救的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她回到家里，联系上莫雷尔警官和布坎南之后，她才能够将信念救了自己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壮举拼凑起来。

“这一定是爱与奉献，”莉娜说道，“从那晚起，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我想信念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同时我也发现她是一个真正的天使。”

无辜的流浪者

洛里·S.莫尔



这个世界若是少了它们，将会变得多么孤寂和冷清啊！

——爱狗一族

一个年轻人绕着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繁忙的街角踱来踱去，他表情绝望，一只手举着皱巴巴的纸板，上面潦草地写着：身无分文——需要狗食，另一只手牵着一条狗链子。

狗链上拴着一只不满1岁的爱斯基摩小狗，离他们不远的灯柱上，系着一只大一些的相同品种的狗。严冬将至，他在凛冽的寒风中嚎叫着，那悲惨的叫声数里外都能听见，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他的身旁立着一个牌子，写着“待售”的字样。

我暂时忘了自己的目的地，迅速掉转车头，径自驶向这3个无家可归者。我的车子的后备箱里一直都存有猫狗的粮食，多年来我一直有

这种习惯。我以这种方式来帮助那些我不能收养的动物，这些猫狗粮也能帮助我引诱那些受惊吓的狗逃离马路上的危险。帮助那些在困境中的动物一直是我的自发行为。

我把车子停在最近的地方，拿出一包5磅重的狗食和一罐水，又从钱包里掏出20美元。我小心翼翼地走近那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和他的可怜的狗狗们。如果这个人伤害了这些动物，或者把他们当成博得怜悯的工具，我就会很气愤。大狗正可怜地仰天哀嚎着。就在我走近他们之前，一辆卡车在他们旁边停下来，问大狗卖多少钱。

“50美元，”角落里的年轻人答道，然后很快补充了一句，“但我确实不想卖。”

“他有执照吗？”

“没有。”

“他阉割过吗？”

“没有。”

“他多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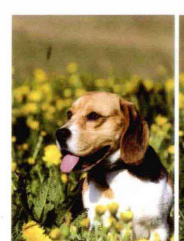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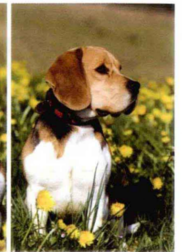
“5岁。我真不愿把他卖掉，我只是需要一些钱给他买点吃的。”

“如果我有50美元，就会把他买下。”绿灯亮了，卡车加速开走了。

年轻人摇了摇头，继续无精打采地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注意到我向他走来，他便停下来看着我，小狗也开始摇晃尾巴。

“嗨。”我走近后，和他打了个招呼。年轻人文雅而友好，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确实遇到了麻烦。

“我这里有一些食物可以给你的狗吃。”我说。他愣了愣，拿起袋子，我又把水放在他们面前。

“你还带来了水？”他惊讶地问。我们在大狗旁边蹲下，小狗欢喜地跟我打招呼。

“那个叫TC，他叫狗狗，我叫韦恩。”那条悲伤的大狗早就停止吠叫，来看罐子里的东西了。

“发生了什么事，韦恩？”我随口问道，而后又感到有些冒失，但他却答得简单而干脆。“哦，我刚从亚利桑那搬到这里，还没找到工作。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连狗都养不起。”

“那你现在住在哪里？”

“就住在那边的卡车里。”他指着停在附近的一辆破旧不堪的车子说。车身很长，还有个外壳，至少他们暂时有了避风港。

小狗爬到我的膝盖上，伏着不动了。我问韦恩做什么工作。“我做技工和焊工，”他说，“但这里找不到相关的工作，我找了好久。这两只狗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真的不想卖掉他们，可又实在没有办法养活他们。”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他不想卖掉他们，但又养不起他们。每当他重复这些话时，脸上都露出痛苦的表情，就像他不得已要卖掉自己

的孩子一样。

这个时候，不经意地递给他一张20元似乎最合适不过了，希望我不会进一步刺伤他已经颤抖着的自尊。“哦，拿这个给自己买些吃的。”

“噢，谢谢，”他缓缓答道，目光不敢直视我，“这都够我们找个房间过夜了。”

“你在这里已经多久了？”

“整整一天了。”

“没人停下来帮你们吗？”

“没有，你是第一个。”当时已是傍晚，夜幕很快降临了。太阳落山时，这边沙漠地区的温度会降到华氏30多度。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心想今天他们可能没吃上一顿饭，或许很多天没吃了，只是长久地待在他们暂时勉强做栖息之所的破车内，冻得缩成一团。

在这个城市里看到乞丐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个人却与众不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乞讨。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狗，而把自己的温饱问题置之度外。作为一个养着9只狗，并且非常喜爱宠物狗的我被他深深感动了。

我始终不明白当时是什么样的感情激励着我去采取下一步行动，我只是觉得，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我问他能否在那里等我回来，他点点头，露出一丝笑容。

我开车飞驰到最近的食品杂货店，像是被谁催促着一样，我疾步走进去，推了一辆手推车。我从第一个货架开始，一直走到另一头才停下来。我恨不得以更快的速度把那些东西拿下货架。我想，就只买些必需品，够他们吃几个星期，能维持他们生存的食物。花生油和

果冻、面包、罐头、果汁、水果、蔬菜、狗粮、更多的狗粮（准确地说，是40磅），还有磨牙玩具，他们的生活需要乐趣。我还买了一些其他的必需品，终于大功告成了。

“一共是102.91美元。”收银员说。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几乎看都没看支票就签了字。不久就要缴分期房款了，我并不在意这计划之外的100多美元的花销。没有什么能比解决这个家庭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事情了。我惊异于自己这种不可遏制的动机，驱使自己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身上花掉100多美元。然而，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感谢上苍，能让我有机会给这个人和他所爱的伴侣一点点东西，而我却有许多这样的东西。

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来时，韦恩喜出望外。“这点东西……”我说。这时那两只狗眼巴巴地望着我，我急忙去抚摩他们，以避免尴尬。

“祝你好运。”我把手伸向他说道。

“谢谢你，愿上帝保佑你，现在我不用卖狗了。”他的笑容在渐浓的夜色中更加灿烂了。

有时，人确实比动物复杂得多，但有时他们却又很容易读懂。韦恩是个好孩子，他把狗看成是家庭成员。在我的信仰字典里，这样的人理应获得快乐。

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特意从那个街角驶过。韦恩和那两只狗已经走了，但是他们却会长久地驻留在我的心间。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再次邂逅他们，那时他们会一切如意的。

寻物狗罗尔夫

佚　名



狗若爱你，就会永远爱你，不论你做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经历了多少时光。

——杰佛瑞·麦森

在丹麦的富南岛上，每天都能看见一辆小巧的蓝色敞篷车沿着小路奔驰着。一条黑色的大狗坐在司机的旁边，仿佛在听司机的指令似的。无论何时，只要这辆敞篷车开过来，富南岛上的居民都会转过身盯着看，有一些好奇，也有一些羡慕。因为车上写着：“寻物狗罗尔夫”和一个电话号码。

是的，那辆蓝色敞篷车里的乘客就是罗尔夫，他是一只帮人们寻找失物的狗。7年间，罗尔夫和他的主人已经寻找到价值400000美圆的失物了，包括手表、珠宝、工具、钱、母牛、白鹅、猪和其他的

狗。那么罗尔夫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灵敏的鼻子！

拥有这样鼻子的主人是一只10岁大的德国牧羊犬。这只德国牧羊犬的主人是斯文·安德森。他们每年都会接到六百到七百个这样的求援电话。他们平均5次中有4次能够顺利地按照失主的要求找到失物。

每当安德森家的电话一响，罗尔夫就立刻提高警惕，猛冲到车上，迫切地要出发去寻找失物。

一路上，斯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即将寻找的失物的名字。因此，当他们到达事发地的时候，罗尔夫就可以马上进入工作状态。他围着事发地点打着转，又原路返回，再不停地转着。直到他在现场嗅出失物微弱的气味为止。

一年春天，我去了富南岛，打算去证实罗夫尔的侦探工作并不是某种神话。喝过咖啡，吃了些点心之后，斯文和我一边交谈一边注视着罗尔夫。那只狗看起来有些神秘，既机警又不失平静。电话铃响



了，然后我就听到斯文说道："一个钱包？我不能保证，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帮您的。"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公园，与阿克塞尔·詹森一起在树下踱步。电话就是他打的，他的钱包丢了。

大约半个小时，罗尔夫一直在漫无目的地走着"之"字路。斯文偶尔会将他叫回来或是再告诉他一些事情让他继续寻找。钱包还是没有找到。

我们来到森林的另一处。罗尔夫再一次漫步在湿软的地上用鼻子嗅来嗅去。斯文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注意到罗尔夫绕的圈子在变小。斯文现在站在沟渠的边上，神情紧张，好像是在下达命令，而这只有罗尔夫能够听到。

突然，罗尔夫开始在松软的地上刨着。他停了下来，四处看看，又在几步远的地方刨起来。然后他又改变主意，向右边挖去。突然，他高昂着头跑出那片沼泽地。他的嘴里叼着一个黑色的东西。那是一个钱包！詹森惊奇而又快乐地大声叫着。

"告诉我吧，斯文，"过了一会儿，我说道，"一只狗是怎样在一个灌木丛生的大森林里，找到那个只有5英寸宽7英寸长的钱包呢？"

斯文笑着回答道："我知道在最初的那75英亩地中什么也没有，因为罗尔夫对那里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在沼泽地中我可以从罗尔夫的表现中看出他已经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了。罗尔夫在10天前钱包丢失的地方的空气中嗅出了它的气味。"



斯文是怎样得到这样一只有着侦探般鼻子的狗呢？他是从一窝小狗中挑出罗尔夫的，因为罗尔夫的脑袋最大，而且急切地在地上嗅来嗅去。

当罗尔夫只有5个月大的时候，第一次找到了一件失物。那是邻居家的手表。经过一年的细心培训，罗尔夫成为了一条职业寻物狗，时刻准备工作。

有一次，斯文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有人在一场家畜展览上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以至于掉了一个金币。罗尔夫能够找得到吗？当然可以了！那枚金币离他打喷嚏的地方只有几尺远。

还有一次就是罗尔夫救了一个11岁的小女孩，使她免遭苛责。那个小女孩拿着祖母的手表玩，但是不小心手表掉到了一个干草堆中。大约有50个孩子加入到寻表的活动中，却没有找到；第二天，警察带着两只警犬过来，也以失败告终。

9天之后，罗尔夫被派去寻找。不过他对干草堆没有兴趣，却在旁边的小坑里嗅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就找到了那只手表。原来是有人将一叉干草堆到那个坑里了。

罗尔夫也并非一直很成功，但是每次他都很尽力，有的时候又太尽力了。斯文曾经因为罗尔夫没有找到一只手表而训斥了他。罗尔夫走了，不一会儿他就衔着那只丢失的手表凯旋而归。而在他的后面跟着一个怒气冲冲、半裸着身体的男人。那个人嚷嚷道："我正在穿衣服，这只狗就用他的脑袋戳门，从桌子上衔起我的手表就跑，他是个贼！"

斯文的房间里从未丢失过任何东西。罗尔夫会从地上捡起硬币、钉子、扣子。斯文将一个勺子放在地板上，然后将在隔壁的罗尔夫叫过来。他命令罗尔夫躺下。我们继续交谈。罗尔夫不理解我们在说什

么。几分钟之后他站了起来，将勺子衔在嘴里拿到主人的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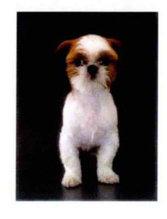
斯文与罗尔夫毋庸置疑是一对很好的搭档，并且互相理解。当罗尔夫在一次工作中失败了，斯文就会整晚不眠，脑子里反复思考着他们在事发现场的搜寻工作。经常是他起床带着罗尔夫再次回到失败地，凭借手电筒的微光在那里寻找。

“夜晚很安静，”他说道，“那是寻找东西的最佳时刻。”而且通常很成功。“当我们找到失物的时候，”他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我不知道罗尔夫和我谁更高兴。于是我会放松自己，直到电话再一次响起！”



查 理

佚 名



我很高兴当时我决定和这只卷毛狗共度晚年，因为它不仅与我分享了它的生命，而且确实也做到了使我健康地活着，与它分享我的生命。

——爱狗一族

我不想写有关查理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我会哭。他离开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依然在我的心里。读过其他一些有关狗的优美的故事，于是我决定把查理的故事写下来，他也需要被人们记住。

我该从哪里开始讲述有关查理的故事呢？从他那小哈巴狗的鼻尖到他那来回摇摆的尾巴梢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只是一只狗而已。漂亮，是我对他唯一的描述了，尽管他是一只流浪狗，却有着皇室般的仪态。他有着银灰色的长毛，脖子下面还点缀着一团白色的



斑纹，犹如一颗璀璨的星星。因此我几乎能够想象得出来，他的一个祖先具有“波斯公主”的血统。

查理非常爱我们，不过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宽容我们。我和女儿想抱他、依偎他时，查理就一直忍耐着直到我们放开他，他才跑走。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丈夫查尔斯，很明显，他对查理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还经常发表评论说狗没有任何价值。我通常会想他对查理的愤恨，是否因为查理以他的名字命名却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呢。

我曾经听说，在一个家庭中狗只会选择依恋一个人，而令大家吃惊的是，查理选择的是查尔斯。每天晚上查理在吃完饭之后，都会花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舔舐自己，然后跳到我丈夫的腿上，打起了小盹。他们谁也不理睬谁，只是彼此忍耐着。

如果女儿或是我试着将他抱起来，他就会快速逃走，径直跑到我丈夫那里——最不欢迎他的地方。查理还是一个杂技演员，当查理轻

轻地趴在躺椅的后背，然后从我丈夫的头上跳过，落在他的腿上时，有好几次，我的丈夫差点被吓得心力衰竭。而查理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的丈夫都没有准备好应该如何对付头顶上的袭击。

而只有一项游戏是查理愿意跟我和女儿一起玩的，而这还要哄着他才能玩呢。我们站在查理的面前，来回摆动我们的睡衣。查理的尾巴也会跟着来回摇摆。然后他就会摆出一副准备攻击的姿势前后摆动着。最后，我们尖叫着在房间里穿来穿去，而查理则在我们后面疯狂地紧追不舍。

我认为查理特别不喜欢女性。我雇了一个女清洁工，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卫生。查理很明确地表现出对她的憎恶。一天早上，在我还没有换好工作服的时候她就来了。她走到楼上去拿床单。查理躲在一间卧室的门后等着她。这场偷袭来得非常迅速，而结果是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从那天起，在清洁工来之前我一定会事先确保查理没有在房间里。即便如此，查理也没有放过她。他知道清洁工一定会到外面倒垃圾。查理很耐心地等着，然后再一次偷袭了她。现在，那个清洁工都不愿意去外面倒垃圾了。

查理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如果他想过得浪漫些，就会到附近寻找异性同伴。我的姐姐有一只母狗，她想要查理和她家的狗狗交配。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抓着查理，将他放在车里带到姐姐家。到了之后，我们将库房的门锁上，然后站在后面观看那浪漫的一幕。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咆哮声！他们在车底走来走去、上窜下跳，听起来好像在彼此厮杀。我想，这次是肯定成功不了的。查理竟然拒绝她的狗，这让姐姐很愤怒，她说道："很显然，你的狗是个同性恋。"

"不，不是那样的，"我回应道，"查理只是有些挑剔而已。我们只是需要将一个纸袋子套在你家狗的头上，那样就好了。"

我和查理回到了家，彼此都有些生气。到此为止吧，我再也不会让查理处于如此可笑的境地了。几个星期之后，姐姐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家的狗生了一只小狗，而且看起来真的很像查理！

查理渐渐衰老了，动作也相对缓慢了很多。当他看到一只小鸟栖息在附近，就只是满意地摇着尾巴，并不冲上去捕猎。他也不再与我和女儿做游戏了。我可以从他的眼里看出有些事情不对劲了。在兽医所里给他做了全身检查，医生告诉我查理患了肾功能衰竭。他建议让查理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现在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女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让查理安乐死对于她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每天都会带着查理去医院输液。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查理没有什么好转。我在储藏室给查理做了一张小床，他原来的那个稍高一点的床也不再用了，因为查理太虚弱了，下不了床。他只有在去医院的时候才下床。

我和丈夫都知道，我们应该结束查理的痛苦，但是女儿会哭，这使得我们一再放弃这个念头。可是我再也不能让一只动物长时间地遭受这样的痛苦了。查理需要离开，我们必须让他离开了。

甚至是我的那位声称不喜欢查理的丈夫也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安葬查理，并开始给查理做棺材了。后来查理走出了储藏室，这是两个多星期以来他第一次出来。他慢慢地走向我，我将他抱起来，放在我的腿上，这是他第一次让我抚摸他而没有试图逃走。我们就这样坐着，好像过了很长时间。然后查理决定离开了。他慢慢地走向门后，当我让他出去的时候，他走到平台停顿了一会儿，看着我的丈夫给他做的棺材。他走下台阶，又转过身，再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走了。

查理知道离开的时候到了，他向我们道别，然后做了上帝创造出

来的所有生灵都会做的事，他走到他的安睡之地，安息了。他的棺材成了一个花坛，多年来一直是那些漂亮的天竺葵的家园，不过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想起查理。



一只狗狗的告白

佚　名



当我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我的顽皮总会给你带来快乐，让你开怀大笑。你称我为孩子，虽然家里的许多鞋子和靠枕被我啃咬得破烂不堪，你依然把我看做你最好的朋友。无论何时我做了“坏”事，你都会摇摇手指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不过最终你都是会原谅我的，并把我扑倒揉搓我的肚皮。

我改掉乱啃东西的坏习惯所需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因为你一直都比较忙，但你仍然努力帮我摆脱这个坏习惯。我仍记得那些夜晚，我总跳到你床上，用鼻子拱你，倾听你的心里话和秘密梦想，那时的我觉得生活美好得近乎完美。我们常去公园散步，追逐嬉戏，乘车兜风，偶尔停下来买根雪糕吃（我只能吃剩下的雪糕筒，因为你说“雪糕对狗狗的身体有害”）。每天我都会长时间地在太阳底下打盹，迎接你傍晚回家。

渐渐地，你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和事业上，并花更多时间去寻




找你的另一半。而我总是耐心地等你回来，在你心碎绝望时给你以慰藉，且从不对你的坏决定予以责备。每天我都欢快地蹦跳着迎接你回家。随后你与她坠入爱河，她就是你现在的妻子。她不是个“爱狗之人”，但我还是欢迎她来到我们家，努力表达我的感情，并顺从她。因为看到你幸福我感到很开心。

后来你们添了几个孩子，我也与你们一同分享喜悦。我被他们粉红的脸蛋和香甜的气息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想像母亲一样好好照顾他们。然而你们夫妇俩却担心我会弄伤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把我关在另一个房间里，甚至关进笼子里。嗨，我多想好好爱他们啊，然而我却成了“爱的囚徒”。随着他们逐渐成长，我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们喜欢拽着我的毛，蹒跚地站起来，喜欢用手指戳我的眼睛，喜欢研究我的耳朵，也喜欢亲吻我的鼻子。我喜欢他们的一切，特别是他们的抚摸——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少碰我了——如果需要，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保护他们。我会偷偷溜上他们的床，倾听他们的忧虑和梦想，和他们一起等着你的汽车开进家里的车道。

曾几何时，当人们问你是否养狗时，你总要掏出钱包里我的照片，向他们讲述我的故事。可是近些年，你却只是简单地回答“有”，即刻便转移话题。我已经从“你的狗狗”沦落成了“只是一

只狗”了，你甚至会为花在我身上的每分钱而生气。如今，你的事业有了新的转机，你们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并且搬进一幢不准养宠物的公寓里。你为“家庭”利益做出了重要的抉择，但是我曾是你唯一的家人啊。

我兴奋地坐在你的车子里，直到到了一家动物收容所我才恍然大悟。那里到处充溢着猫儿狗儿的气味，还有令人恐惧和绝望的气息。你填好了表格，对那里的人说：“我知道你们会给她找个好归宿的。”他们耸耸肩，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他们清楚地知道一只已近中年的狗将要面临的现实，即使她的各种证件齐全。你不得不掰开你儿子紧抓着我项圈的手指，任凭他哭喊着：“不要！爸爸，求求你别让他们把我的狗带走！”我很担心他，因为你刚刚教过他关于友情、忠诚、爱与责任，以及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你避开我的目光，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说了句再见，并礼貌地拒绝将我的项圈和皮带拿走。我知道你急着走，而今我也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你走后，两位善良的女士说或许你几个月前就知道自己要搬家了，却并未试着给我找个好人家。她们摇摇头说：“你怎么能那样呢？”

这里的人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只要一有空闲，他们就会尽心照顾我们。我在这里不愁吃喝，可是几天来却一直没有胃口。最初，每每有人经过笼子时，我都会满心欢喜地冲向前，希望来的人是你——希望是你回心转意来接我回去——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或许至少让我知道是有人关心我，有人愿意把我拯救出去。当我意识到与那些嬉笑打闹的小狗争宠，永远也不可能占据上风时，我便退至僻远的角落，默默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命运，而他们，对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显然一无所知。

一天傍晚，我听到她向我走来，而后我蹑手蹑脚地尾随在她身后，穿过长廊，进入一个静得出奇的单间。她把我放在一张桌子上，揉捏着我的耳朵，告诉我不要担心。我已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我的心因而猛烈地跳动起来，同时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爱的囚徒的有生之日已所剩无几了，本性使然，我更加关心起她来。我感觉得到她承受的巨大压力，就像我能感知到你的每种心情一样。她温柔地把我的前腿绑上止血带，此时的她已泪盈满颊。我温柔地舔着她的手，就像多年以前，在你忧伤的时候我给你安慰一样。然后，她娴熟地把注射器插入我的静脉。一阵刺痛后，一股冷流涌遍我的周身。我昏昏沉沉地躺下了，看着她善良的双眼，我呢喃道："你怎么能这样呢？"

她似乎听懂了我的话，说："真是抱歉。"她抱住我，连忙向我解释说这是她的工作，她许诺要把我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充满爱意和光明，与尘世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不会再遭冷落，受欺凌，被遗弃，更不必再自谋生存……

我使尽那残留的最后一丝气力，用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努力想让她明白那句"你怎么能这样呢？"并不是说她的，而是在说你——我最爱的主人。我一直都在想念着你，也将永远想念你，并会永远等你。愿你生命中的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忠诚地对待你。







你是我的天使 | 第三章

我已经享受到了充裕的爱，谢谢你们曾经将

我拥入怀中，曾经亲吻我湿湿的鼻尖，这里，

将是我最完美的归宿。

礼　物

佚　名



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们一家共同的新生活的完美开始，就像我一直梦寐以求的那样——我和丈夫，还有我的狗。

——爱狗一族

对于丈夫的逝世，斯特拉早有心理准备。自从医生发出癌症晚期的通知起，他们便不得不正视那必然的结局，只好努力争取共度更多的生命余光。善于理财的戴夫病逝后，斯特拉并未增添新的经济负担，只有可怕的孤独……她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他们选择不要孩子，但他们的生活充实而富足。他们对繁忙的工作心满意足，彼此和谐地相处着。他们曾经有过许多朋友，而现在，"曾经有过"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了。失去你倾心相爱的人已经够痛苦的了。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和戴夫经历了朋友和亲戚的相继辞世。他们都到了人体机能开始衰竭的年龄。是该正视现实，面对死亡

了，人都有那个时候——年老体衰的时候！

戴夫过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就要到了，斯特拉深知今年的圣诞节她不得不一个人过。

她用颤抖的手指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圣诞音乐渐弱成柔和的背景音乐。斯特拉惊讶地发现有邮件到了。她皱着眉头强忍着关节炎的巨痛，弯身去拾地上的那些白色信封，然后坐在钢琴凳上拆开来看。里面装的大多是圣诞节贺卡。她用那忧郁的眼神，微笑地看着贺卡上那些熟悉的传统圣诞节景象和爱意绵绵的寄语。她把刚收到的圣诞卡与以前的全部放到钢琴顶上，它们是整栋房子里唯一的节日装饰品。离圣诞节不到一个星期了，可她根本没有心思去装饰不再有任何意义的圣诞树，甚至不愿将戴夫亲手做的马厩模型摆出来。

突然间，一种极度难耐的孤单感吞噬着斯特拉，她用手捂着脸，任凭泪水不停地流。她该怎样熬过圣诞节和此后的漫漫寒冬呢？

门铃突然响了，斯特拉克制住小声的惊叫。谁会来探望她呢？她把木门打开，怀着惊恐的心情透过玻璃风门往外看。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站在前廊，双手捧着一个大盒子，几乎把他的整个脸都挡住了。她看了看那人身后的车道，可是他的小汽车也丝毫没有表明来者的身份。年迈的斯特拉鼓起勇气，把门稍稍开了一点缝，那人侧了侧身，站到了一边，并隔着门缝说道：“您是桑霍普太太吧？”

她点了点头。他接着说，“这儿有您的一盒东西。”

好奇心驱散了戒备心。她把门打开，那人走了进来，他微笑着把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然后直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半露在外边的信封。那人递给她信封时，从盒子里传出一个声音。她吓了一跳。那人笑着连连道歉，他俯下身来，打开纸箱上的盖，让她看。

是一只狗！确切地说，那是一只金黄色的拉布拉多小猎犬。年轻人抱起那只小狗，解释说："这是给您的，夫人。"那个小家伙从拘禁中获释，高兴地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欣喜若狂地舔着年轻人的脸。"我们本应在圣诞夜把他送来的，"因为要设法让下巴躲开小狗的湿舌头，他说话有些困难，"可养狗场的人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希望您不要介意我把这份礼物提前送到。"

斯特拉惊讶极了，以至于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来思考问题，就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她结结巴巴地问："可是……我不……我的意思是……谁……？"

年轻人把小狗放在他和斯特拉之间的门垫上，并用一个手指碰了碰她手里的那个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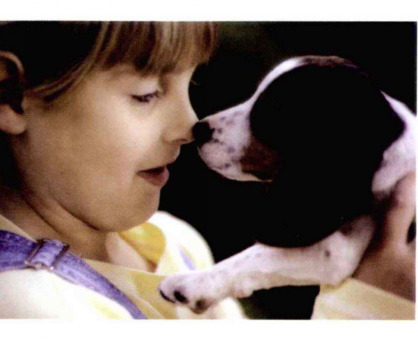
"这儿有封信，信上差不多解释了一切。买这只狗时，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呢。他是特意为圣诞节准备的礼物。"

那陌生人转身要走，斯特拉急忙问道："可是……是谁买的啊？"

他停在门口，答道："是您的丈夫，夫人。"说完就走了。

一切都写在信里。那熟悉的字体一映入眼帘，斯特拉就把小狗忘到了九霄云外，梦游似的挪到窗前的椅子旁边。她努力将热泪盈眶的双眼睁开，仔细读着丈夫写给她的这封信。他在去世的前三周就写好了这封信，并把他留给了养狗场主，要他连同狗一起作为他的最后一个圣诞礼物送给她。整封信洋溢着爱与希望，他要她坚强，给了她鼓励与忠告。他发誓要等着她，直到来到他的身边。他送来这只小狗，就是想让他陪着她，直到两人再次相聚。

读到这里，斯特拉才忽然想起那只小狗，她吃惊地发现他正静静地望着她，气喘吁吁的小嘴像是在滑稽地笑着。斯特拉把信搁在一



//////

狗儿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慈爱更温柔的世界

边，伸手去够那金黄色的毛毛团。他比她想象的要轻，大小和重量就跟沙发垫差不多，软软的，暖暖的。她把他搂在怀里，他舔着她的颚骨，然后舒舒服服地蜷入她脖颈的凹陷处。温情的交流又使她禁不住潸然泪下，小狗乖乖地一动不动，任由她哭泣。

最后，斯特拉把小狗放在膝盖上，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她匆匆地拭去面颊上的泪水，勉强露出笑脸。

“小家伙，我想以后的日子该咱俩一起过了。”小狗吐出粉红的舌头，喘着气似乎在表示同意。斯特拉开心地笑了，目光移向旁边的窗子，夜色已经降临。透过漫天飞雪，她看到邻居们的屋顶边缘上挂着明亮的圣诞彩灯。《普天同庆》的旋律也从厨房传入她的耳朵。

刹那间，斯特拉觉得自己完全沉浸在一片幸福祥和的美妙感情中，像是被爱意盈盈的怀抱包围着。她的心吃力地跳动着，不是因为悲伤和孤独，而是因为欣喜和惊异。以后她再也不会感到孤独寂寞了。

斯特拉又把注意力转到小狗身上，对他说：“小家伙，知道吗，地下室有个盒子，我想你会喜欢的。里面有一棵圣诞树，还有一些装饰物和彩灯，你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我想那个旧马厩模型我也是可以找到的。怎么样，咱俩下去找找吧？”

那只小狗似乎听明白了她的话，高兴地叫着表示同意。斯特拉起身把小狗放在地上，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向地下室走去，为共同的圣诞节而做准备。

特克斯的眼睛

佚　名



对人的爱已经成为狗的本能，几乎不容置疑。

——达尔文

埃里克·西尔觉得，这只卧在他脚旁瘦骨嶙峋的小狗也许有5周大。那只杂种母狗半夜被人扔在西尔夫妇家前门口。“不要说了，”埃里克对他的妻子杰弗里说，“回答是绝对的‘不可能’！我们不打算养它。我们不需要再养只狗。若真要养，就养只纯种的。”杰弗里好像没听见他的话，温柔地问道，“你觉得这是只什么品种的狗？”埃里克摇摇头，“这不好说。看她的颜色、斑点和半耷拉的耳朵，我觉得是只杂种德国牧羊狗。”“我们不能就这么把她扔在门外，”杰弗里哀求道，“我把她喂饱，给她洗澡，然后给她找个家。”

小狗站在他俩中间，好像知道他们在决定她的命运，瞅瞅这个，看看那个，试探性地摇了摇尾巴。埃里克注意到，虽然小狗瘦骨伶仃，全身的毛没有光泽，但那双眼睛却明亮而又充满活力。埃里克最后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你想照顾她，随你吧！不过你要明白：这种杂种狗，我们不需要。"杰弗里把小狗抱在怀里，然后和埃里克往房子里走去。"还有，"埃里克接着说，"过几天再让她到特克斯那里。不要再给特克斯添麻烦了，她已经够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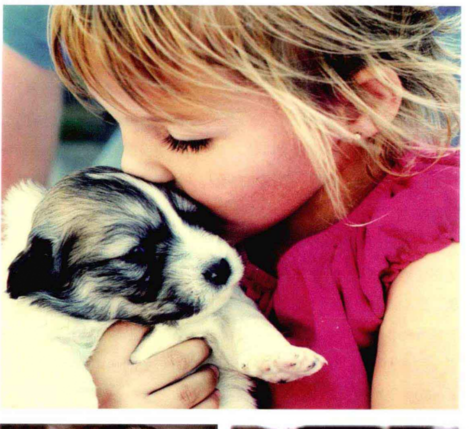
特克斯是只牧牛狗，西尔夫妇把他从小养大，现在已经6岁了。他是由澳大利亚牧场主培育的品种，特别和蔼可亲。他的窝里已经有了一只黄猫，但腾出地方给这只被西尔夫妇叫做海因茨的新来的小狗，他还是很高兴的。

海因茨到家没多久，西尔夫妇便发现特克斯的视力越来越差。兽医认为特克斯患了白内障，也许可以通过手术去除它。但是达拉斯眼科专家给特克斯检查后认为，白内障只是导致他视力衰弱的部分原因。专家在当地大学的兽医学实验室为他预约了门诊。实验室的医生们判定特克斯早已失明，并解释道，即便发现得早，药物或手术都不可能阻止或延缓他的视力衰弱。

回家的途中，西尔夫妇在谈话中想起在前几个月里，他们其实看到过特克斯如何在黑暗中生活，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特克斯有时会撞到开着的门，或者鼻子会撞到铁丝围栏上，为什么他总是沿着石子道走动：因为如果走错了路，他还可以摸着走，直至再回到石子道上来。

西尔夫妇为特克斯失明的事忙碌着，弹指间海因茨已长得胖嘟嘟的，活泼好动，那身深棕黑色的毛已变得健康而有光泽。

显然，这只德国杂种小牧羊狗很快就会长成大狗，再和特克斯及





黄猫住在一起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一个周末，西尔夫妇又在原有的狗屋旁建了间新的狗屋。

也就在那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看到海因茨跟特克斯玩耍时又是拉又是拽，以为是小狗爱瞎闹，其实是有目的的。未经任何训练或辅导，海因茨便充当了特克斯的导盲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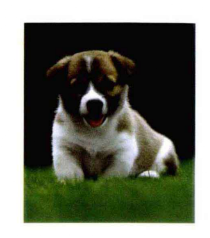
每天傍晚，当他们进狗屋睡觉时，海因茨就用自己的嘴巴轻轻咬住特克斯的鼻子，然后把他引进狗屋。早上，海因茨叫醒他，再把他带出狗屋。当两只狗靠近门口时，海因茨就用自己的肩膀引着特克斯穿过门口。当他们沿着狗圈围栏奔跑时，海因茨就在特克斯和围栏之间奔跑。

"天气暖和时，特克斯就把四只腿伸开，睡在柏油车道上，"杰弗里说道，"车快开过来时，海因茨就拱醒他，使他脱离危险。许多次，我们都看见海因茨把特克斯从马路边推开。起初我们不知道他们俩能并排在牧场上奔跑的原因。后来有一天，他们陪着我遛马，我听见海因茨在'说话'，原来她在不断发出轻轻的咕噜声，让特克斯在她旁边跑。"

西尔夫妇很是佩服海因茨。这只年轻的狗未经任何训练，就想方设法帮助、指引和保护她失明的同伴。显然，特克斯不仅分享了海因茨的眼睛，还有她的心。

宾　戈

欧内斯特·西顿·汤普森



狗是我们与天堂的联结。它们不懂何为邪恶、嫉妒和不满。在美丽的黄昏，和狗儿并肩坐在河边，有如重回伊甸园。即使什么事也不做也不觉得无聊——只有幸福、平和。

——米兰·昆德拉

1882年，宾戈在我们家的小木屋里度过了余下的那段冬天。他是一只胖胖的，笨笨的，但心地善良的小狗。他每天总是毫无节制地吃东西，于是他长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笨。即使悲惨的经历也不曾教会他一定要让鼻子远离捕鼠夹。他对猫极为友好，却被猫完全误解了，因此导致了一场武装中立，这场偶尔会因恐惧才会有所变化的中立一直僵持到最后，直至早就显示出聪明头脑的宾戈懂得了干脆离开小木屋睡到谷仓里才算了结。

春天来了，我开始认真地对他进行训练。我费了好大的周折，宾戈也费了好大的劲儿。他慢慢地学会了随时听从命令去跟踪我们家那头老黄牛，那牛总在没有栅栏约束的草地上随意吃草。

一旦学会了他要做的事儿，他就会全身心地去做这件分内之事，没有比要他去追回老黄牛更令他高兴的事了。他一下蹿得老远，兴奋地上蹿下跳，欢快地狂吠，并往空中跳得老高，这样有助于他更好地通过查看草地来寻找猎物。不一会儿，他便会把牛赶在他面前，拼命地往回跑。老黄牛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在被安全赶进牛棚最远的某个角落之前，他是不会让老黄牛有片刻休息的。

他如果不这么卖力，会令我们更满意。不过我们一直对他都很宽容，直到他对这每天两次的“搜捕”活动喜欢到不用督促就主动去找“老邓恩”的时候。后来，这只精力旺盛的牧牛狗不是一天一两次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一天十几次地把老黄牛赶回牛棚。

再后来，事情达到了这种程度：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宾戈想稍微活动一下，或者想有几分钟的闲暇时间，甚至是刚好想放松一下，他就撒腿向草地飞奔，几分钟后又跑回来，把那头倒霉的老黄牛拼命地赶在前面。

最初，这看起来并不糟糕，因为他这样做可以使牛不至于跑得太远；但不多时，我们便发现他这样使老黄牛不能吃草。她瘦了，挤出的奶也越来越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因为她始终要紧张兮兮地警惕着那只恶狗，每天早晨她只在牛棚附近转转，似乎不敢贸然远走，免得自己立刻遭到攻击。

宾戈简直太过分了。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让他有所收敛，但都无济于事。我们索性迫使他放弃自己的乐趣。自那以后，虽然他不敢再赶老黄牛回家了，但他对她依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会躺在牛棚门口

看挤奶。

夏天来了，蚊多如灾，在挤奶的时候，邓恩不得不把尾巴摆来摆去的，以驱赶蚊子，这比蚊子本身还招人烦。

弗莱德，就是负责挤奶的那位老兄，是个极有发明天赋的人，也是个极没有耐心的人，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制止牛摆尾巴的方法。他在牛尾巴上绑了一块砖头，就开开心心地开始工作了，他对这与众不同的办法很放心，我们其他人却对此表示怀疑，都站在旁边看着。

突然蚊群中传来了一阵沉闷的撞击声并停留在空中，老黄牛静静地嚼着草，弗莱德站起身来，愤怒地举着挤奶用的凳子扔向蚊群。却偏偏砸到这个蠢笨的老黄牛的耳朵上，这已经够糟糕了，何况还有围观的人群的哄笑声，更让他难以忍受。

宾戈听到了吵闹声，以为有人需要他的帮助，便冲过去从另一侧向邓恩发起攻势。待到事件平息下来时，牛奶都洒了，盆子和凳子也



都破了，奶牛和狗都狠狠地挨了一顿揍。

可怜的宾戈还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自己会挨打。他早就知道该鄙视这头牛，从这以后，因为对她极为讨厌，他决定不再踏入牛棚的门槛，从那时起，他便全心全意地守护在马厩旁看着马群。

牛是我的，马是我兄弟的，宾戈把忠心从牛棚转移到了马棚，好像连我也一并放弃了，他每天不再跟着我玩，但只要一有紧急情况出现，宾戈总会来帮我，我也会去帮他，我们似乎都有一种感觉——人狗之间的这种感情要持续长达一辈子之久。

宾戈对我是忠心不二的；白天他跟着马群东奔西跑，夜里睡在马厩门口。马队到哪儿，他就到哪儿，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他离开马群。他全然一副主人的样子，这种关系很有趣儿，也使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显得意味深长。

我不是一个迷信之人，迄今为止我也不相信什么征兆之类的事儿，但却有一件怪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宾戈是这件事的主角。那时我们当中有两人住在德温顿农场。一天早上，我兄弟要到沼泽湾去买一车草料，来回得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所以一大早我兄弟就出发了。说来奇怪，那天是宾戈一生中唯一一次例外，他没跟马车去，只是目送着马队，一动不动。突然，他仰面朝天，一声忧郁的长嚎划破了天际，他望着马车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视野中，他还尾随马队跑了大约100码远，不时地发出最悲惨凄凉的嚎叫。那天，他一直都待在谷仓周围，这是他唯一一次主动自愿与马队分离，他每隔一会儿就像哭丧似的嚎叫一声。我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狗的行为让我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并且时间过得越久，这种预感就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大约 6 点钟时，宾戈的嚎叫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我不假思索，随手抓起一样东西朝他扔去，并命令他走开。但是，哦，天哪，

心中的那种恐惧感却怎么也摆脱不了！我怎么能让我兄弟一个人去了呢？他还能活着回来吗？我本可以从狗的行为中察觉到有可怕的不幸的事情发生。

终于熬到了我兄弟约翰该回来的时候了，他驾着马车回来的时候，我接管过马群，大大舒了一口气。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一切都顺利吧？"

"还好。"他回答。

现在没人敢断定前兆一点意义都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精通神秘学的人，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宾戈总会在你危难之时帮助你吗？"

"是的。"

"那就不要笑了。那天是你有危险，他留下来救了你，尽管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把你从什么样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

黄狗巫利的故事

欧内斯特·西顿·汤普森



小巫利出生于遥远的切维厄特。一窝小狗除了他和另外一只留了下来，其余的都送人了。他们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那位兄弟长得酷似附近一只最优秀的狗，而巫利则是一只黄毛靓狗。

巫利从小就过着牧羊犬的生活，跟着一只有丰富经验的牧羊犬学本领，任何一位老牧羊人或许都远不及他俩聪明。两岁的巫利已经完全长大，并接受了看管羊群的系统训练。从羊角到羊蹄，他都了如指掌。他的主人老罗宾对巫利的聪明才智极为信赖，所以他自己就整夜在酒馆里泡着，而让巫利对山坡上那群毛茸茸的傻瓜全权负责。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称得上是只聪明的小狗，有着远大的前程。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学不会鄙视那个老糊涂罗宾。这老羊倌虽然一无是处，却仍坚持不懈地追求他的理想境界——沉醉于酒的世界中，枯燥乏味地生活着，却很少虐待巫

利，而巫利则回报他以极端的崇拜，那虔诚劲儿就连世界上最伟大、最精明的人也很难办到。

巫利无法想象还有谁会比罗宾更伟大。其实，罗宾全部的体力和脑力都以每周5先令的价格抵押给一个贩卖牛羊的商人了，这个商人才是巫利所看管的羊群的真正主人，而他又远不及附近的乡绅那样财大气粗。一天，这位商人命令罗宾分段分站地将羊群赶往约克郡的荒野，然后再赶到市场去。这所有的376个脑袋瓜儿中，巫利最有趣，也是对整个行动最感兴趣的。

路经诺森伯兰时，一切都还顺利。羊群在泰恩河畔被赶进了渡船，不久后在南希尔兹港安全上岸了。工厂高耸的烟囱裹着浓浓的烟雾开始了一天的运转。铅灰色的浓烟伴随着隆隆的巨响，将天空涂黑，低低地悬浮于街道上方，似酝酿着暴风雨的乌云。羊儿们以为遭遇了冒着烟火的讨债鬼——切维厄特一种罕见的暴风雨，他们惊慌失措，完全不顾牧羊犬和老羊倌，纷纷地向城里374个不同方向逃窜开来。

罗宾渺小的灵魂不禁焦虑万分，他目瞪口呆了许久才缓过神来命令道："巫利，快去把他们都赶回来！"动了这么一回脑筋后，他便坐了下来，把烟斗点着，然后取出织了一半的毛袜子开始织起来。

对于巫利来说，罗宾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他撒腿分别朝374个不同的方向跑去，拦住那374只错乱的羊，把他们赶到一起，带到罗宾面前。罗宾在渡口呆呆地关注着整个过程，这时他刚刚织完袜尖儿。

最后是巫利——而不是罗宾——示意羊们全都赶回来了。老羊倌开始数了起来——370，371，372，373。

"巫利，"他责骂道，"不够，还少一只，"巫利羞愧难当，立刻蹦了起来，跑开去整座城市搜寻那只走失的羊。他刚跑不久，一个

小男孩又数了数羊，对罗宾说，羊都在这儿，374只，一只不少。现在罗宾开始犯难了。把羊儿们尽快赶到约克郡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他知道，巫利骄傲的个性，如果找不到那只羊，他是不会好意思回来的，哪怕是偷一只充数，他也干得出来。类似的事情以前也有过，而且还导致过尴尬的纠纷。他该如何是好呢？每周5先令的工钱啊，可不能掉以轻心。巫利是只很棒的狗，失去他怪可惜的。但是我们也该遵从主人的吩咐啊。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巫利另偷一只羊来充数的话，恐怕——也是在人生地疏的异地，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于是他下定决心放弃巫利，独自赶着羊群上路。至于他会如何折腾，无人知晓，也无人在意。

与此同时，巫利正沿着大街小巷奋力地跑着，徒劳地寻找着那只失散的羊儿，奔波了整整一天。晚上，他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并且满脸愧色，偷偷回到了渡口，结果却不见主人和羊群的踪影。他悲伤的样子还真让人怜惜。他呜咽着四处奔跑，他跳上渡船来到对岸，到处寻找罗宾。他回到了南希尔兹港，用了整个晚上到处找他那个卑鄙的偶像。第二天又继续找。他乘渡船从河上渡过来渡过去，并仔细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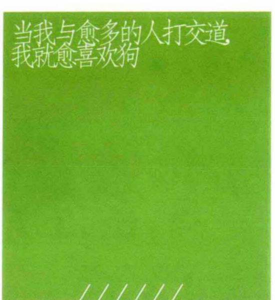
路过的每个人，还极为聪明地去附近的小酒馆查看一番。次日，他便开始有条不紊地细嗅每位渡河的人。

渡船每天往返50次，每船平均乘坐100人，巫利每次都在跳板上，嗅跨过去的每一双腿。那天，巫利用自己的方式检查了5000双——10000条腿。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整个星期巫利都这样尽职尽责，甚至废寝忘食。不久，饥饿和忧虑开始侵蚀他的健康，他日渐瘦削，脾气也暴躁了，没人敢碰他，任何企图干涉他每日“嗅腿”的工作都是妄想，都会令他愤怒。

时间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了，巫利等啊盼啊，主人却始终没有出现。渡船工人渐渐地对巫利的执著与忠诚表示尊重了。最初巫利对他们提供的食物和窝棚不屑一顾，人们不知他是怎么活下来的，甚至差点被饿死。后来他接受了馈赠，并且懂得了对施恩者予以容忍。虽然他对这个世界极为痛恨，但对自己那不名一文的主人却忠贞不渝。

14个月后，我与他相识了。他仍然执拗地坚守着岗位。昔日可爱的外表已经恢复，脖子上雪白的绒毛衬托着他聪明秀气的脸，那对直直竖立的耳朵格外引人注意。他一旦发觉我的腿并非他所寻找的主人





的腿时，就不再抬头看我了。接下来的10个月，无论我表示如何的友好，他仍只是专注地守望着。而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丝毫得不到他的信任。

这个忠心耿耿的家伙在渡口守望了整整两年。他之所以没有返回山里的老家，并非因为路途遥远，也不是担心会迷路，而仅仅因为他始终坚信不移——正是那个罗宾，神一样的罗宾希望他留在渡口。于是他就留了下来。

他来来回回地渡河，只要觉得有达到目的的可能，他就一定会去。一只狗渡一次河的费用是一便士，照这样算来，到巫利停止寻找时为止，他已经欠摆渡公司好几百英镑了。他要嗅跨过跳板的每只裤脚，据我估算，总共是600万条腿。即使都是白费周折，他也依然忠贞不渝，从未动摇过。长期的紧张和操劳使他的脾气明显地变得乖戾了许多。

罗宾后来的情况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一天，一位强健的赶畜人迈步走下船台，此时，巫利与往常一样检查着这个陌生人，他忽然一激灵，脖子上的毛根根直立，浑身战栗着，发出低沉的吼叫，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赶畜人的身上。

船上的一名工人误会了，冲这个陌生人喊道：“喂，伙计，你可别惹那狗。”

“谁惹他了，你这傻瓜，恐怕是他在惹我呢。”此时，一切解释都是没用的。巫利的态度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讨好地向赶畜人摇起了尾巴，这是他几年来头一回这样使劲地摇尾巴。

说来简单，那个赶畜人多利，是罗宾的一个老熟人，他的部分装束，手套和那条羊毛围巾都是从罗宾那儿得来的。巫利嗅到了他主人的气味，同时对能重返偶像主人身边已不抱任何希望，于是欣然放弃了守望渡口的职责，并明确表示愿意跟随戴着这副手套的主人。多利很高兴地接受了，带他回到了德比郡那个群山环绕的家中。巫利重又成了一只看管羊群的牧羊犬。

神犬吉姆

佚　名



萨姆·范·阿斯代尔是密苏里州马歇尔镇拉夫旅馆的老板。1925年，他从路易斯安那州买回了一只英国塞特小猎狗。他被认为是这窝小狗儿中最没前途的一只，并且几乎是以白送的价格卖给他的。这只小狗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像大多数狗一样，有着一双大爪子和一张丑陋的嘴脸。萨姆决定叫他“吉姆”。

吉姆渐渐地成了萨姆的亲密伙伴，他机灵、温顺，萨姆对这个“便宜货”很满意。

吉姆3岁的一天，他们路过一片林地。天气闷热，萨姆对吉姆说：“过来，小家伙！我们到一棵山核桃树下休息一会儿。”

林子中长有好多种树，可吉姆却径直朝一棵山核桃树跑去。萨姆不禁有些惊讶，他想，这一定是巧合。他一时来了兴致，对吉姆说：“告诉我哪棵是黑橡树？”吉姆跑到最近的那棵黑橡树并把前爪搭在树上，萨姆大为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告诉我哪棵是胡桃树？”他说。吉姆又准确无误地跑到最近的胡桃树旁，把爪子放在树上。萨姆继续用凡是他能想到的东西来考吉姆——树墩、榛树丛、雪松，甚至锡罐，吉姆都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来。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这一切。一只狗怎么可能做到这些呢?

回到家，萨姆把一切告诉了他的妻子。

妻子漠然地说：“萨姆·范·阿斯代尔，你可以和我讲这些来哄我开心，但可千万别讲给其他人听。”萨姆劝服了妻子，和他们再次来到树林中。吉姆准确无误地重新辨认了一番。妻子摇头咋舌道——萨姆的蠢话居然是真的！

接下来的几天，萨姆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对他镇上的朋友说他那伶俐乖巧的狗能做的事情。他们对萨姆报以宽容的一笑，继而不以为然地匆匆走开。

其中有一个人耐心地听萨姆讲述完，当然他还是很怀疑。萨姆看到那人的车停在几码远的路边，就命令吉姆指出哪辆车子是他的。吉姆便径直走到那辆车前，把前爪放在车上。

接着，另一个人把自己的车牌号告诉了萨姆。萨姆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并放到了人行道上。他让吉姆辨别出那辆车，吉姆便毫不迟疑地走向那个车牌号对应的车子。

经过多次验证，吉姆的名声似野火般遍及整个小镇。不久，他在拉夫旅馆向惊讶不已的人们展示了他那似乎永无止境的特异功能，每次都有数百名观众前来观看。当客人都在大厅时，他能判断出他们各自所住的房间号，其依据就是人们的衣着，头发的颜色（尽管事实上狗是色盲）及职业，如果是军人的话，则依据其军衔。

有人怀疑说，萨姆可能偷着给吉姆发出某些信号。虽然萨姆的

朋友和熟人没人怀疑他的诚实，他们都知道萨姆是个从不骗人的老实人，但有位妇人还是想验证一下，是否萨姆真的给吉姆发出信号。她有了一个好主意，她用速记符号写了些萨姆不懂的指令。萨姆给吉姆看了写有指令的纸，并让他按纸上说的去做。吉姆便立刻向一个男人走去。那妇人喊道："他还真对了！"然后她解释说，那指令是"把穿翻卷短袜的男人指给我们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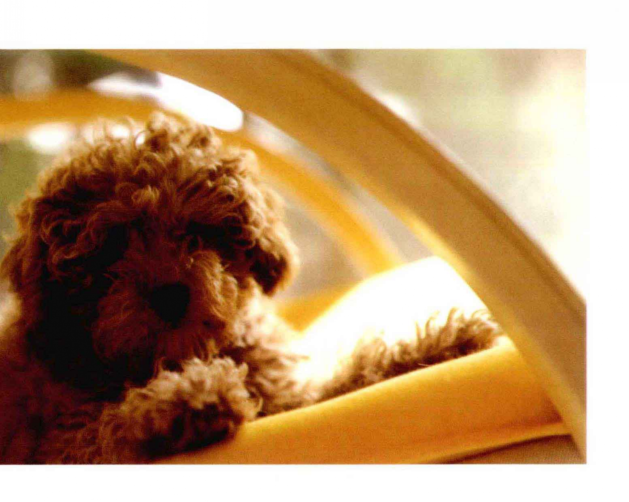
吉姆的名声远扬，马歇尔小镇以外的人都知道他。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的记者络绎不绝地来竞相报道他的故事。与其他人一样，他们都满怀惊讶地离去。吉姆自此有了"神犬"的美称。

吉姆的事迹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医学界的极大好奇。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兽医在对吉姆进行了身体检查后说，他和其他狗没什么两样，身体毫无异样的构造。他们对吉姆的特异功能无法解释。

一天，几个朋友劝萨姆再对吉姆进行一下测试。看他是否能预测未来呢？萨姆对肯塔基赛马很感兴趣。那年，他把所有参赛马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并放到地上，让吉姆指出将要胜出的马。吉姆把爪子放在了其中一张纸上，随后这张纸条被放进了保险箱保存起来，一直到比赛结束。最后，果真是吉姆挑的那匹马夺得了冠军。第二年，吉姆又预测对了，连续七年，年年如此。

萨姆并不是个嗜赌的人，他从没想过利用吉姆的预测能力来使自己获利。他收到许多来电来函，要求吉姆预测出将会胜出的马。有些人提出会和萨姆分享奖金，但萨姆从未心动过。派拉蒙电影公司出诱人的高价邀请吉姆参加为期一年的影片拍摄，也没使萨姆动心。萨姆是个沉稳审慎的中西部人，他说他就算需要那笔钱，也不愿使吉姆趋于商业化。

萨姆和吉姆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密切。萨姆对吉姆有



着深厚的爱，就像一个人对待他最最亲密的朋友一样。这只狗极有天赋，能完成萨姆交给他的所有任务，这也是他忠于主人的一个方面。1937年，12岁的吉姆与世长辞了，萨姆伤心欲绝。整个马歇尔镇都在为失去吉姆而悲痛。吉姆被葬于山岭园公墓，白色的小墓碑上写着：神犬吉姆。

老人与狗

佚　名



我一生中最难的事莫过于与梅格的诀别。当我需要她时，她总是来到我的身边，她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过去15年里，她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与我同欢乐，共悲伤。

她目睹了我一生中的许多事：结婚、离异、生子、失去母亲以及伺候久病的父亲。

在花园角落里的一棵开满鲜花的樱桃树下，我们安葬了她，那里曾是她最喜欢去的地方。马修用木头做了一个小十字架，劳拉则用红彩笔认真地把她的名字写在上面。

在这种情况下，朋友们总会提出各种建议，其中最多的就是让我再养一条狗。可是梅格这样的朋友是任何狗都无法取代的。

父亲在一次中风后，变得几乎生活不能自理。不过，在我的照料

下，他总算康复了。而现在，我却感到他的状况已大不如从前。

梅格已经走了一个月了，一天，我端着托盘到花园找父亲。他喜欢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爸，来点茶和饼干吧！”我兴致勃勃地说。

他怔了一下，立刻背转身去。但他面颊的泪水，还是被我看到了。

“真是个好天气！”我忙找话说，以给他时间整理思绪。

“是的，吉尔。”他终于开口了，“是个好天气。”

“吃点吧，爸！”

他叹了口气，然后抬起头，望着天空。

“孩子们快放学了，”我笑着说，“到时你再想吃饼干，就得和他们争了。”

父亲微微地笑了一下，而我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

“爸，我爱你。”我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你要挺住。”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耸了耸肩。

“不，你知道的。你一直在逐步地与病魔抗争，并正在战胜它。但最近你好像要放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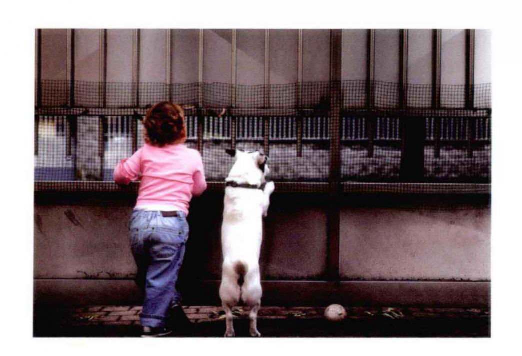
他叹了口气，拿起一块饼干，咬了一小口，然后冲我笑了。

父亲的状态也使医生很疑惑。

“十分抱歉，除了那次中风留下的后遗症外，你父亲几乎没别的什么病。至于精神方面嘛，我不知道他受过什么打击。”

医生说得对。父亲的血液检查结果毫无问题，其他的检查结果也都表明一切正常。他本来应该恢复得越来越好，可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为他变着花样做饭，想使他渐退的食欲得以提高。甚至，我劝他坐车出去兜风。然而一回到家，他的情绪又低落起来。我隐隐约约



觉得我又要失去父亲了。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父亲年轻时的样子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曾是那样的精力充沛，生气勃勃——他会把我扛在肩膀上；与我在花园里追逐嬉闹，然后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总是在他外出散步时，冲出房门跟在他的身后跑。他曾对生活是那样的热情，而现在却只能把毯子铺在膝上端坐于花园中，痛苦地凝视前方，看到他的这一变化，我的心都要碎了。

中风后的父亲刚来我这儿时，只能躺在床上。一想到梅格帮助父亲重新站起的情景，我就忍不住要笑。

亲爱的梅格！她从花园里叼起一截木棍，径直跑到楼上去。

我跟着她想看个究竟：她把木棍放到父亲床上，后退了几步，然后用力摇着尾巴。

父亲从枕头上抬起头。

“这是什么？”

她轻柔地叫了起来，然后用鼻子蹭了蹭木棍。

“给我的？”父亲咯咯地笑了，便伸手去够棍子，可梅格却飞快地冲上前，把棍子抢了回去。

这成了一场游戏。每次父亲快要抢到棍子时，梅格总是抢先把棍子夺走。最后，她把木棍丢到地板上。这次梅格让父亲去拾木棍，自己则一动不动。

“吉尔！”父亲大声叫着，“吉尔！”

当我走近他时，他正在开怀大笑：“你能扶我下楼吗？”他问道，“我想坐在花园里，这样我可以为梅格扔木棍。”

“当然可以啊，爸爸。”我激动极了。从那刻起，父亲康复得很快。

梅格是我的朋友，孩子们的玩伴，但对于父亲来说，她更为重要。她整日与父亲形影不离，父亲独自一人时，她就伴随其左右。难怪他现在变得情绪低落。他长时间地坐着沉思，却无法摆脱心中的苦痛。

第二天，我把父亲在花园里安顿好，并让他看管玩耍的孩子。

“我不会去太久，”我保证道，“爸，你还好吧？如果你需要什么，马修可以拿给你。”

“谢谢你，孩子，”父亲笑道，“不用担心，我会把一切都照顾好的。”

我知道我无法取代梅格，可是或许我能填补父亲生活中的这一缺憾。

从未光临过动物之家的我，进去吓了一跳：不仅有狗和猫，还有一对小马，三只矮羊和一群兔子：他们正等着进入新家。

这里有两位女看护。我忍不住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其中一位叫巴布斯的看护把我带到围栏的尽头。在那儿，我看到了萨蒂，她蹲在角落里，但并不是安静地待着，而是不停地嚎叫着，那声音听了令人心碎。见到我们后，她静了下来，走到我面前，好像在透过铁丝网打量我。

我把手指从栏杆伸进去，她却怯生生地躲开了；我温柔地跟她说话，哄她过来。似乎过了许久，她才上前舔我的手指。

"她很温顺。"我说道，但心里却想着怎样才能让她喜欢上我那些淘气的孩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想到这儿，我的心不禁凉了半截。

"她的主人搬家了，"巴布斯说道，"她被寄养在养狗场，主人说一周后来接她，可是至今仍杳无音信。现在要让萨蒂信任别人是很困难的事儿；可一旦她喜欢上你，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心太狠了！"我感叹道，"怎么可以这样？"

"噢，也许事实更糟，"巴布斯接着说，"她的肉体从未受过伤害，然而信心却受了重创。她的信心需要不断地恢复。她再也不能忍受孤独了。"

"她不会再孤独了。"我答道。这时，萨蒂摇了摇尾巴，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请相信我，在我家永远都有爱。"

回到家时，没有见到马修和劳拉。父亲仍茫然地注视着前方。他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似乎他的生活就是注视着时间的慢慢逝去。

"爸……"

他转过身抬头看了看我，看到我不是一个人回来时，他愣住了。我望着父亲，他的眼睛紧盯着这条狗，不知怎的我忽然感到他会拒绝接纳她。但是父亲不是那种人……他把手伸出来招呼萨蒂。







“小姑娘，过来，”他轻声道，“我不会伤害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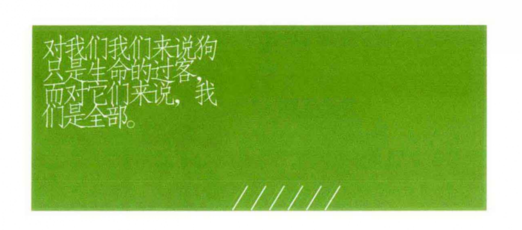
终于，萨蒂试着向父亲走去——在他的毯子上嗅来嗅去。

“她叫什么？”父亲问我。

“萨蒂。”

“你好，萨蒂。”

萨蒂紧挨着父亲的腿坐了下来。父亲就像对待梅格一样，轻轻地抚摸着萨蒂的头，他从不厌倦这个动作。



“她需要很多的爱。”我对父亲讲了萨蒂的故事。

霎时父亲看起来很生气，无论是对动物，还是对孩子，甚至是对成人，他从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

“喂，”他轻声道，“我们得补偿一下她，你为什么想起又弄条狗来呢？”

“啊，我……”

“没关系，这样很好！”父亲拍了一下我的手说，“我知道你想梅格，孩子们也一样。不过现在她能陪你们了。你们可以到远点的地方散步了。我也可能跟着你们转转。我可不想坐在这儿度过我的后半辈子。”

这是几个月以来父亲头一次提到将来，我的心随之一热。

“我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走很远的路。”父亲接着说道，“但要是我逐渐恢复元气的话……”

马修和劳拉这时出现了。萨蒂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她奔向孩子们，犹如见到了久别的朋友。我看了看父亲，他正开怀大笑。

我想，那些遗弃萨蒂的人，是否会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呢？这是他们失去的，也是我们收获的。萨蒂在这儿找到了新家。她不会再失望的。我想，这一点萨蒂也清楚得很。

其实，梅格离去所留下的缺憾正被萨蒂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所填补。

父亲没有把萨蒂带出花园。他跟着她在园中四处转，不停地对她讲着什么，而萨蒂则出神地望着父亲。

昨天是梅格离去一周年的日子，过去的一年已逝去，新的生活已开始。

在那棵樱桃树下，孩子们栽种了几棵雪花莲，算是对梅格永远的怀念。我们都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我期待已久的奇迹终于出现了：父亲慢慢地走进厨房，把萨蒂的牵狗带从钩子上取了下来。

萨蒂兴奋地叫着，绕着圈儿不停地跑，差点跌倒，似乎她也明白这是个特殊的日子。

“好了，有谁想和我们一块儿去散步吗？”

在这之前，父亲只是绕着花园遛狗，如果要遛的时间长些，他就把她交给我或孩子们。所以这时，我不禁屏住了呼吸。

“我去！”马修抓起了外衣就走。

“我也去！”劳拉的胳膊已伸进了袖子。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们慢慢走向大道。父亲在中间，他的手紧紧拽着萨蒂的牵狗带。两个孩子在左右。走到一半，父亲突然停住了。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屏住气，这时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放声大笑。笑声洪亮，甚至连我都听到了。刹那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冲向门厅，把外衣从挂衣架上拽下，跑了出去。

“爸！”我喊道。

他们的脚步停了下来，都转向我。

“爸！”我像个6岁的孩子，再次喊道，“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散步吗？”“多多益善！”他答道。父亲伸出双臂，那架势把我又带到了孩童时代。

我奔向他，心怦怦地跳着。我知道这次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将我托起，原地打转了。

但是当他把我接在怀中，抱紧我时，我分明感到心中又涌起同样的感受。“爸，欢迎你回来！”我轻声说道。这时，父亲把我搂得更紧了。

霍莉今天上班吗?

佚　名



对我和霍莉来说，一切源于一只被遗弃的猫。严寒中，她被遗弃在校舍楼前台阶上，冻得身子缩成一团儿。这所小学是为心理不正常的儿童开设的，我每周在那儿提供三天的心理治疗。

那天早上，那只猫留在了我的办公室里，而校长则在考虑如何安置她。

那天，当孩子们神情严肃，带着倦意走进我的办公室开始接受治疗时，故事便开始了。一看到小猫，他们个个眼前一亮。他们抚摸着这只被遗弃的猫，往日的缄默和紧张似乎也随之消失，治疗过程进行得轻松而顺利。这令我很吃惊，那天下班时，我便开始酝酿一项计划。我的霍莉7岁，是只性情温和而又合群、有礼貌的混血狗。她也可以使我的孩子们轻松地接受治疗吗？我满怀热情地打报告，在报告中

我引用文献，列举以动物为伴的好处，请求允许我把霍莉带到学校。

虽然我的计划获准了，但校长交代得很清楚，先让我和霍莉试试。对于有关“狗试验”出现的任何问题，我要承担全部责任。

即便这样，我还是很看好这件事。带霍莉到学校的第一天早上，打开办公室门时，我看到了门上的告示，我笑了。孩子们很认真地写道：“霍莉高兴来这儿”。他们很高兴让狗充当辅导员。一天的工作开始之前，霍莉把办公室闻了个遍。

一个小男孩走进来，他和霍莉都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她咬人吗？”他问道。

“不，”我安慰他说，“为什么不喂她吃点东西？”我把一袋各种颜色的狗饼干递给他。“拣个你喜欢的颜色，”我说道。男孩拿了块红色的饼干，试探性地朝霍莉伸出手。霍莉利索而又轻巧地叼住饼干，很快咽了下去，然后舔了舔男孩的手。男孩笑了。霍莉的初次登场表现得十分出色。

铃响后，一群小参观者纷纷来到门前，争着瞧霍莉。孩子们轮流喂她饼干，她摇着尾巴，舔着他们的手，以示感谢。她如此受孩子们欢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从一开始，霍莉就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渐渐地，当听到孩子们的敲门声时，霍莉也不再狂叫不止。为了霍莉，我在屋角里铺了块地毯碎头。孩子们积极地来我这儿进行心理治疗，他们坐在霍莉身旁，抚摸她，给她梳理毛发，逗她，向她倾诉心声。在与霍莉相处的日子，孩子们身心轻松，而他们的心理界限也完全消失。心理障碍疗程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效果。

霍莉的影响逐渐地从屋内扩展到办公室外。孩子们的缺勤率开始下降，并且他们也不再那么调皮。甚至教师们也时不时地到我的办公



室，想接受宠物治疗，轻拍她一下，在她面前变得精神焕发。

直到我因脓毒性咽喉炎两天没去学校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人们是多么爱霍莉。第一天我打电话请病假，本以为他们会安慰我，谁知对方立刻问我——是不是霍莉也不来了，要待在家里。第二天，学校来电话问我，能否至少让霍莉搭出租车到学校。显然，老师们已烦于回答同样的问题："霍莉今天上班吗？"

一天早上上课前，定时来看霍莉的9岁的三年级学生勒马尔在家庭争吵中被枪击后死去。同学们在校车上听到了这个噩耗，都很恐惧，以至于到了学校后，个个眼里噙着泪水。

霍莉跟着我匆忙赶到勒马尔的教室。勒马尔的老师泪流满面地站在那儿。"我的学位没有教我怎么处理这类事件。"她抽噎着说道。我竭尽全力，想找些恰当的话来安慰他们。

"哭对成年人和孩子来说是应该的，"我说道，"尤其是这种事情发生了的时候。"看到悲痛仍旧浮在他们脸上，我接着告诉他们恐惧也是正常、自然的。我们就勒马尔谈论了一会儿。就在这时，我才注意到霍莉在干什么。

她绕着教室走，从一个孩子到另一个孩子，也到老师那儿，她把

前爪贴在他们膝上，探身舔去他们脸上的泪珠。孩子们不由地抱住她的背，使劲地用手指揉搓她的毛，要是一天都这样的话，霍莉准会成秃毛狗了。她并不要求受到极大的关注，只是默默把爱和安慰送给人们。在那漫长而又痛苦的一天里，霍莉不知疲倦地默默安慰着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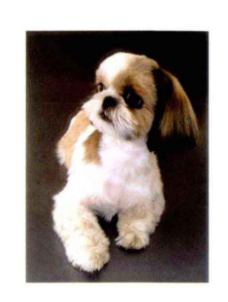
那天下午，我钻进汽车前座坐下来，感情的创伤令我身心憔悴。我只想回家。我回过头，惊奇地发现霍莉已在后座睡着了。她即使不比我更累，也和我一样筋疲力尽。我的良心再一次受到谴责。让自己的爱犬承担陷入痛苦的孩子们感情上的责任，这公平吗？她是不是该待在家里，享受宠物那悠闲的生活呢？

这些疑惑，可能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我早上匆忙准备去学校时，要停下来，不是叫霍莉上车，而是看着她，问道："今天你想去学校吗？"当她急切地跳起，摇着尾巴，激动不已时，我想她已经回答了我们急于想要的答案。是的，霍莉今天上班。



母狗莫莉的故事

佚　名



元月份的一个早上，天气寒冷，我正开着那辆破旧不堪的卡车走在前往得克萨斯州威利斯镇的路上，心里只惦记着我经常吃的早餐。所以，当我看到一只棕色的长毛垂耳狗躺在路边时，我不想自找麻烦。这只雌狗那松弛下垂的肚皮和乳头告诉我，她正在哺乳期，因为饥饿，她的肋骨全都突了出来。我放慢车速，为她的处境感到奇怪，她那充满恐惧和绝望的眼睛像把匕首刺穿了我的心。

那天晚上，北风在屋角越刮越紧。我彻夜未眠，那双悲伤的眼睛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似乎有个声音对我说，我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帮助处于困境的人解脱苦难的机会。

我得找到那只狗！我在微波炉里又热了一个汉堡包，走出家门，奔向天亮前那条寒冷昏暗的大街上，户外的风裹挟着雪猛烈地抽打着

我的脸。

我手里揣着热汉堡包，独自一人在路边灌木丛里呼唤着狗，但我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风中。就在转身准备离去时，我听到灌木丛里传出沙沙沙的声音，一张悲伤而又受了惊吓的脸正透过灌木丛望着我。我们对视了几分钟后，我把汉堡包递到她的嘴边，她好像犹豫不定，发出可怜的哀鸣声：她正在决定是否相信我。

我语调温柔地跟她讲话，但她趴在地上，不肯往前挪动一步，我放下汉堡包，慢慢往后退，她谨慎地往前挪，然后猛地用爪子抓住汉堡包，跑开了。

随后的两天里，我每天早晚都带着汉堡包在那里等这只狗，慢慢地，她靠近了我，眼里闪出信任的光芒。但第三天早上，她拒绝吃汉堡，先是呜呜地叫着，后来竟狂叫着，往她身后灌木丛里看，“告诉我，你想说什么？”我说。接着她消失在灌木丛里，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三只脚步蹒跚、黑白相间的小狗。

母狗经过我的身边，带着她的狗孩子排成队朝我的卡车走去。母狗停下步来，抬头看着我的车呜呜地叫着。无需要火箭科学家告诉我说这只狗想要干什么，我打开车门，她跳了进去。小狗们也使劲往上爬，但是他们太小了，所以我把他们抱进车去。我开车回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狗，但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

日子慢慢地过去了，狗儿们也日渐强壮，而我与他们之间也彼此互相信任，结为好友。我知道，必须给这个年轻的狗妈妈取个名字，但她看上去并不喜欢“戴西”、“贝齐”或者“内莉”之类的名字，而当我叫她“莫莉”时，她摇了一下尾巴。我想那就是她想要的名字。

在这段时间，我还是照常到麦当劳里吃早餐。一天早上，当我正

开心地享受香肠汉堡时，无意间布告板映入我的眼帘，一股凉气侵入我的躯体，布告板上那张照片看起来很像莫莉。

布告板上写着："一只怀孕的棕色垂耳狗于12月23日走失，发现者请与吉姆·安德逊联系，酬金500美元。"我的心跳逐渐加快。

那天晚上，我几次拿起电话，但还未拨号我就放下了电话。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假如有人捡了我的狗，不给我打电话，我怎么办呢？最后我鼓起勇气，拨通了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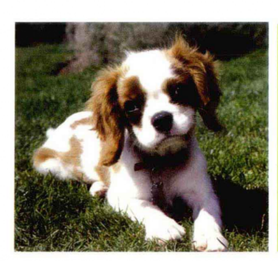
"哪位？"一个男人接了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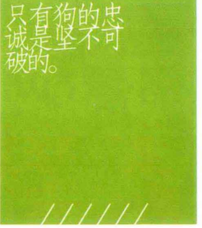
"我想我找到了你的狗。"

我们约定在威利斯镇的麦当劳见面，我知道这一定会使我痛苦万分。

就在会面的前一天，我让莫莉和她的孩子们在车里坐好，然后开车带他们到镇上买棒棒糖，后来去了麦当劳。我早到了5分钟，但我很快意识到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站在一辆轿车旁边。

当他们看到了莫莉时，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然后跑了过来。在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如此深厚，莫莉更是忘乎





所以，低鸣，狂叫，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我的喉咙哽咽，我告诉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能在麦当劳当着一大群吃午饭的人流泪。

“一个月之前，我们在这儿吃早餐时，她不见了，”男人解释道，“我想一定是有人带走了她，我们就到处找，但是没找到，孩子们都很伤心。她叫格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摞厚厚的钞票，递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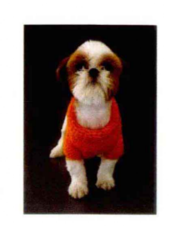
“我不要钱，”我说，“我只希望这些狗开心。”我摸了摸莫莉，不，格迪的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家人开车走的时候，他们能感觉到我当时是多么难过!

我心情沉重极了，于是进店里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吃惊地看到他们又把车子开了回来，于是我急忙走出去。那位妇人下了车，手里抱着一只小狗，我叫他斯波特——“我们觉得你可能想要一只小狗。”她说。“是的。”我激动地说。我看到格迪从车窗里朝外看，她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们已互相信任对方。轿车飞快地驶向快车道，渐渐地从我的视野里消失。

现在只有我和斯波特了，我把他放进卡车，给他买了个汉堡。回家的路上，又给他买了一大包棒棒糖。我一直惦记着莫莉，而斯波特和我将会生活得很幸福。

献给聪明顽皮的诺拉

金·西莉亚



狗可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让人快乐，让人幸福，如果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一只狗，你也会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

——爱狗一族

我的小狗诺拉，在一年零五个月之前被诊断患了纤维瘤。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们给她进行了6次外科手术，还有许多药物治疗，甚至为她泣不成声。令人悲痛的是，病魔最终降临，诺拉那龟甲色的身体完全被癌细胞所充斥。她的左前腿上又长出了新的肿瘤，看起来每天都会有所增长，这使她成了一个跛子。看着癌细胞在她的身上扩散，痛苦真是不言而喻，然而最心痛的还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把她从我这里带走。

8年来，诺拉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她跟着我穿过屋子里的

每一个房间；在浴盆前耐心地等待我沐浴；每晚与我同眠；四肢伸开卧在我的怀里看电视；在以往的这个时候，在我打字时，她会坐在我的膝上，脑袋静静地靠在键盘的边上。我与诺拉共同经历了我的人生中的沟沟坎坎——关系破裂、工作调动、搬迁，她那让我安心的咕噜声以及盯着我看时的双眼，都是我的精神支柱，拯救我于水火之中。

今天早上，我痛哭不已。这种哭泣我从未经历过，这使我全身疼痛，好像永远不会停止。在痛苦至极时，我跪在诺拉面前，她正卧在床上——她最喜欢的那个地方。我的头倚着床，我抱起她那毛绒绒的身体，我哽咽了。透过泪水，我可以看到她盯着我正在思考着什么，眨着她那猫头鹰似的眼睛，好像有些东西她不太明白似的。她从未见过我这样。她一直望着我，吻着我的手，很显然，她明白了，于是有了这样一些动作。

你们这些善良、温柔的动物爱好者，或许会猜想，她会蜷缩在我的身旁，一边蹭着我的身体，一边咕噜咕噜地叫着来安慰我。或许你们会预料，她会舔去我的泪水。这应该是一个很令人满意、非常温情的结果，然而故事并非如此。

这只狗咬了我！

起初，我很震惊，我停止了哭泣，望着她说：“为什么你现在会这样？”

然而这只是开始。她用她那尖尖的牙齿咬住我的手，并开始啃了起来。还用她那毛绒绒的小脚踢我的胳膊，她的眼睛中迸发出一种凶狠的神情。

我泪流满面，带着怨恨对她说：“你忘了我给你的肚皮挠痒痒了吗？忘了在餐桌上我喂你食物了吗？忘了我在暴风雨中保护你了吗？忘了我跳到卡车前避免你的毛茸茸的小屁股惨遭压扁了吗？忘了当你

把隔壁店铺里的那只波斯猫咬得狼狈至极时，我并未吼你吗？你忘了，是吗？我彻底崩溃了，你竟然这样对待我？”

可是我的恼怒好像更刺激了她。不一会儿，我发现自己笑了，并开始回应她，我弯着手指，模仿成一个爪子模样，像飞机俯冲轰炸似地冲下来攻击她。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她这样做的用意——她想让我跟她一起玩耍。她好像在对我说：“是呀，我知道我们最近的感觉都很差，可是，让它见鬼去吧，我们来玩吧！”

她很机灵，所以我采纳了她的建议。我们就这样玩闹着，即使这样翻滚很有可能会使她的腿受伤，即使这几天她很容易感到疲劳；我们就这样玩闹着，即使我淌着鼻涕，即使我知道我所处的这个世界正在坍塌；我们就这样玩闹着，即使事实上，我与这个珍爱的小生灵即将结束我们相依相伴的人生旅程。



我们是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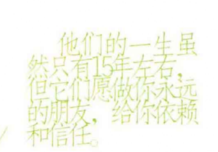
佚　名



当我再次与一个相处了3年的男友分手时，我认为是该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在爱情问题上我很不幸。虽然对男人我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我并不想过没有爱的生活，所以我决定养只狗。

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我选了一只特好的小狗。炎热的6月的一天，我把这只被我叫做科格纳克的金毛小猎犬带回了家。科格纳克像所有小狗一样可爱。顷刻间，我的生活又充溢了爱意和温馨。我怎么早没想到这样做呢?

几天以后，一位男士打电话给我，他是从电脑择友俱乐部知道我名字的。我认识最后那位男友前就已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一直没有退出。但通过这个俱乐部认识的人都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叫布拉德的人从电话里听还不错。所以，当他约我第二天傍晚在附近公园的湖边见面时，我想，反正也得遛科格纳克……为什么不干脆和他见一面呢?





布拉德告诉过我，他已经退伍，原是一名空军技术军士。他不是我通常约会的那种人，但我很喜欢他电话里的声音，于是就决定和他见一面。到了约会地点后，我四下张望，寻找一位短发、有军人风度的肤色白皙的男士。可是公园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唯一的白肤男

人是个长发披肩的帅哥。我想，为什么这样的人不约会我呢？

那位帅哥走到我跟前问："你是简吗？"我立即决定再给这个男人一次机会。

我们的相互介绍因有科格纳克热情的问候而更显轻松。他扑向布拉德的腿，又绕着圈儿跑，拼命地晃动着身子，似乎要舔遍布拉德身体的每个部位。我们开始沿着湖边散步，路过的人都要对小狗欷歔一番。沿湖走过一半路时，布拉德已接过科格纳克的皮带牵了起来，我们俩像老朋友一样聊得很开心。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3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布拉德去一家餐馆吃晚饭，我们都很喜欢那儿的晚餐。这种餐馆，桌布上有纸，服务员送上菜单时，还带上彩色炭笔，你可以一边等菜，一边画画或写诗。上菜前我们俩总要玩一种叫"刽子手"的猜字游戏。那晚，也没例外。我猜着猜着，字母和词逐渐组成了一个句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吸了口气，转向布拉德，"你在开玩笑吗？"布拉德看上去十分紧张，但是眼睛却熠熠放光。他微笑着说，"不，不是玩笑。你的回答是什么？"我拿起一根炭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大大的"YES"（愿意）。我们坐在那儿，会心地笑着，久久望着对方。然后就开始筹划婚礼。

一开始，就有两件确定无疑的事我们不谋而合：一是我们的婚礼要在户外举行，二就是一定要让科格纳克参加我们的婚礼。

婚礼那天天气格外晴朗。科格纳克戴着白脖套，打着紫缎蝴蝶结。我的伴娘认为我们都疯了，让狗参加婚礼。她们穿着带滚轴的鞋跑来跑去，尽量避免金黄色狗毛粘到她们的深色裙服上——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科格纳克的任务就是把一个放有我们结婚戒指的心形篮子叼给布

拉德。篮子里有个心形的靠垫，戒指由金属线固定其上。这是防患于未然，万一科格纳克没按我们的计划把篮子给布拉德，而是叼着装有戒指的篮子一起跳进泉中游个泳呢。当我准备跟随伴娘走向来宾间的夹道时，我心慌了起来：我意识到我的两只手根本不够用！我一只手抱着一束花，另一只手牵着拴科格纳克的皮带，可我还要拿着篮子：如果我把篮子给科格纳克，它会以为这是信号，就会像训练时那样，跑向布拉德，并拽着我跑——这就把我设想好的登场效果给破坏了。

然而，我顺利地走过了夹道，把拴着科格纳克的皮带解开，让他把篮子叼在嘴上，飞快地跑向布拉德，他漂亮的金黄色耳朵甩在后面，好像在紧追一只奔跑的兔子。阵阵笑声从来宾们那儿传来。他们对我们这个“戒指使者”的奉献精神大为赞叹。科格纳克来到布拉德跟前，把篮子放在他脚边，大口喘着气，抬头瞧着他，期待他的赞许。布拉德俯下身去拿戒指时，静下来的科格纳克突然郑重其事地举起爪子来够我丈夫的手——这是狗在表达“布拉德，加油”的方式。

不论喜不喜欢狗，来宾们都被这一场景所打动了。直至今日，当谈起我们的婚礼时，他们可能记不清是哪年或我穿的是什么服装，但是他们总会谈及那狗握手的情景。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们一家共同的新生活的完美开始，就像我一直梦寐以求的那样——布拉德和我……还有一个科格纳克。

杰克和猫

佚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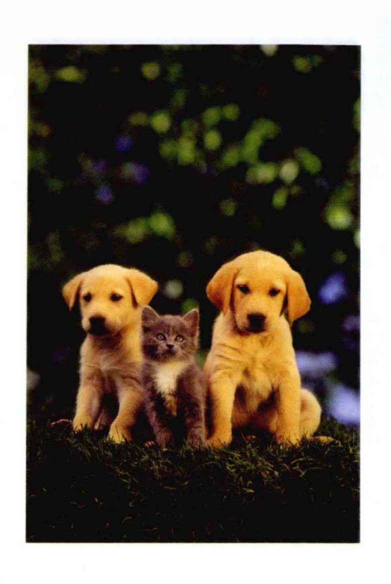


养狗是唯一一种金钱能买到的爱。

——史塔克

一开始，杰克就很清楚地表现出他对猫的看法：她们最适合作为一道菜放在盘中。

杰克是我们的一条居家狗，他是一条身形高大、盛气凌人的公狗，他的身上有着博德牧羊犬、拉布拉多猎犬以及一点德国牧羊犬的血统。在他两岁的时候，我们从当地的一家动物避难所收养了他。我心爱的玛撒因一场意外的疾病死去了，后来杰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一天，我们去避难所原本想再找一条像玛撒一样的皮毛乱蓬蓬的母狗，但是在湖边我们发现了一条短毛的公狗，他高傲地、静静地坐在那些狂吠不止的狗中间。我们告诉避难所的管理员，我们要带杰克回家，因为我们能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这样太好



了，”管理员说道，“当他把那种神奇的魔力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请不要再将他送回来了！”

杰克很快就成了我们珍爱的家庭成员。他很喜欢看我们用无数的喂食器和鸟盆来吸引院子里的小鸟。他和邻居家的小狗还有附近其他的狗在公园里一起做游戏，但是他有非常明确的表示：猫是不允许到他的领地上来的。如果有任何猫走得太近了，他就会穷追不舍地将她们撵走。



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的柴堆房里有几只很小的野猫。尽管我是一个养狗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一只猫共同生活，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对这3只小猫充满了怜悯。她们大概有4个星期大，灰色斑纹皮毛十分漂亮，大大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她们的妈妈不见了。我将她们放进一只箱子，并拿到屋里。杰克听见猫叫的声音，就立刻开始分泌唾液，流着口水，并喘着粗气。兽医告诉我们："有些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接受猫的。"

那次小猫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了——有一天我向外望去，目光落在一张桌子上，看见杰克的耳朵竖着，头歪向一边，盯着地面。在他的脚下有一只小猫咪，静静地坐着。我试图用温和的话语安抚杰克，使他平静下来，我又往前走得近些，希望能阻止那种我确信即将发生的悲惨攻击。那只小猫的眼睛受到了严重感染，可能已经看不见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是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危险。但是杰克只是盯着那只小猫，然后又看看我，再转过去看看小猫。我听见了猫叫声，发现桌子底下还有一只小猫。于是我把这两只猫都放进盒子里，将这个盒子作为她们临时的家。我把盒子放在车库，然后开始给我所知道的那些动物收养所打电话，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说着同样的故事——我的狗从来不允许那些猫进入我们家，我需要立刻将这两只小猫重新安置好。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发现3只小猫躺在门口的柴堆旁，蜷缩在一起取暖。于是我把她们也带了进来，并放在盒子里。

我的心情异常沉重。现在，我们已经有5只小猫了，她们的眼睛都感染得很厉害。她们都将被送到一个挤满了被遗弃的动物的家庭里。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打电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再收养更多的动物了。我知道现在我已经无从选择了。我的

眼中噙着泪，拨通了兽医院的电话，希望他们把小猫永远带出我的生活。与此同时，我又看了看杰克，他静静地观察着身边的一切，没有流口水，也没有喘息声，他看起来没有一点不安与急躁。我感觉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

于是，我平静地坐着，而且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给兽医打了电话，预约检查小猫的眼睛。从兽医院回家的路上，我去了一家宠物店，买了第一箱猫食。回到家中，我将放小猫的盒子拿到屋里。杰克在旁边等着。时间到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将那几只小猫放在厨房的地板上，屏住呼吸，时刻准备在必要时刻去拯救那几只小猫。

杰克走了过来，用鼻子挨个闻了闻那几只小猫，接着就坐在了她们的中间，看着我。那几只小猫蜂拥而上，很高兴能够找到这么大的可以依偎的既温暖又毛茸茸的身体来取暖。那是杰克打开他的心扉接受这5只小猫咪的时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起了当时自己也需要一个家。我蹲下来感谢他的爱心和怜悯之心，告诉他，我是多么感激他走进了我的生活。但是这些感激的话语等到以后再告诉他吧——杰克和他的小猫咪们已经睡着了。

邻居的狗

佚　名



在我大约13岁时，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家——印第安纳，养了只叫鲍恩斯的狗。那是只身份不明的流浪狗。一天放学后，他就跟我回了家。鲍恩斯似乎是那种硬毛杂种猎犬，只是皮毛是橘黄色。我们成了亲密的伙伴，我进林子找蕊菇，他就在我身旁嬉戏；我做飞机模型，他就倒在我脚边打呼噜。我太喜欢他了。

一年暮夏，我去双田溪参加童子军营。等我回家时，鲍恩斯却没有上前迎接我。我问母亲他去哪儿了，她温柔地把我带进屋内，“吉姆，很遗憾，鲍恩斯不在了。”“跑了吗？”“不，孩子，他死了。”我简直无法相信。“出了什么事？”我哽咽着问。“他被咬死了。”“怎么咬死的？”妈妈望了望父亲。父亲清了清嗓子说道，“吉姆，博吉扯断了链子，跑过来咬死了他。”我顿时呆住了。博吉



主人的心灵，是埋葬爱犬最好的墓地

是邻居家的一只英国叭喇狗，平常总是套着链子，被拴在他们家后院的约100英尺长的铁丝栏杆上。

我真是悲愤交加。当晚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我跑去看那只叭喇狗，希望能发现他那布满斑点的身上至少有一个又深又长的伤口。可是除了那只强壮的恶犬被拴在一条比原先更粗的链子上，我什么也没发现。每当看到可怜的鲍恩斯那座空荡荡的狗屋，那再也用不上的毯子、食盆时，我就不禁怒火冲天，恨透了那只恶犬，因为他夺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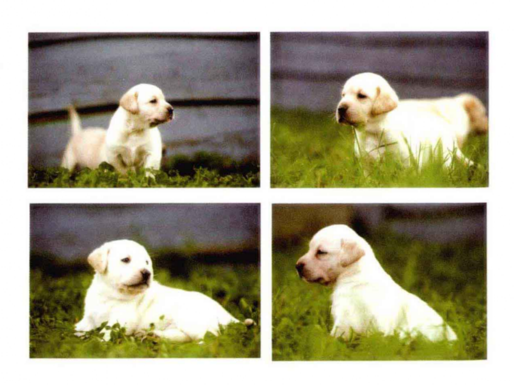
终于有一天早上，我翻了壁橱，找到了那把口径0.45英寸的雷明顿猎枪，那是爸爸在去年圣诞节送我的。走进我们家后院，我爬上苹果树，站在高高的树干上，我看到博吉正在铁

丝围栏边上闲逛。我透过瞄准器把枪口对准他，可是每次瞄准，准备击中他时，树叶就挡住了我的视线。

突然，一声轻微短促的惊叫从树下传来，“吉姆，你在树上干什么呢？”没等我答话，妈妈“砰”的一声关上了纱门，我知道她肯定在给五金店的爸爸打电话。几分钟后，家里的福特汽车开进车道。爸爸从车里出来，直奔苹果树。“吉姆，下来，”他轻声说道。我不得不合上保险栓，跳到被炎夏毒日晒得发焦的草地上。

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吉姆，放学到铺子来一趟。”他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那天下午我懒懒地进了市区，到了爸爸的五金店，心想，他肯定要我擦玻璃或是干其他活儿。爸爸从柜台后面出来，带我进了储藏



室。我们慢慢地绕过一桶桶钉子，一捆捆浇花水管和丝网，来到一个角落。我的死敌博吉就在那儿，缩成一团儿，被拴在一根柱子上。

“叭喇狗在这儿，”爸爸说道，“如果你还想干掉他，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他把一把口径0.45英寸的短筒猎枪递给我。我疑惑地望了他一眼。他点了点头。

我拿起枪，把它举上肩，用黑色枪筒向下瞄准。博吉用那双棕色眼睛看着我，开心地喘着粗气，张开那张长着獠牙的嘴，吐出粉红的舌头。就在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我思绪万千。爸爸静静地在旁边站着，而我的心却如波浪般翻滚。昔日爸爸的教诲浮上心头——我们要善待无助的生命，要光明磊落地做人，要明辨是非。我想起妈妈最心爱的上菜用的瓷碗被我打碎后，她还是那样爱我。

猎枪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而眼前的目标也变得模糊不清。我把手中的枪放下，抬起头，无奈地看着爸爸。他笑了笑，然后抓住我的肩膀，缓缓地说道，“我理解你，儿子。”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从未想过我会扣动扳机。他以一种明智、深刻的方式让我自己做出决定。直到现在，我都未搞清那天下午爸爸是怎么让博吉出现在五金店的，但我知道他相信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放下枪，我感到轻松无比。我和爸爸跪在地上，给博吉松绑。博吉欢快地在我们父子身边扭动着身体，短短的尾巴疯狂地舞动着。

那天晚上，我睡了几天来的头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跳下后院的台阶时，我看见了隔壁的博吉，停了下来。爸爸抚摸着我的头发，说道，“儿子，看来你已宽恕了他。”

我飞奔到学校。我发现宽恕真的令人精神焕发。

两个失落的灵魂

谢利·圭多蒂



“你们听到声音了吗？”老狗呼喊道。

其他的狗都跑到狗屋门口，以便确认是否有什么人来“领养他们”。

“对不起，”老狗对他们说，就在说话的时候，老狗的耳朵耷拉了下来。“我甚至可以发誓我确实听到有人说：‘瞧它多聪明伶俐啊！现在是圣诞节了，咱们把它带回家好不好？’”

“你一定又是在做白日梦了，老东西。”旁边狗屋里的狗说，“不管怎么说，让人家当作圣诞礼物带走，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们都体验过这样的事情，看看我们现在，不还是这个样子吗。”

“哪怕只有一次，我想体验一下一只温暖的手来触摸我的头，”老狗说，“我想吻去一张写满伤心的脸上的泪水。我想依偎在炉火旁，而不是待在这冷冰冰的水泥地板上，待在这里使我的骨

头酸痛。”

其他的狗对他说：“老东西，你只能在梦里找到那个你想象的地方。”听到他们这么说，老狗把身子蜷缩起来，叹了口气。

汉克的妻子刚刚去世一年，那种思念的痛苦丝毫没有减退，好像时间都静止了。

现在，他年纪大了，孤零零一个人，期盼得到安慰，而他明白不会有人能够再次给他安慰。妻子不在身边陪伴，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汉克的食品橱里差不多空无一物了，虽然他不想外出，可他明白最起码也要去买一些最基本的物品……他在便道上慢悠悠地开着车，要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对他而言可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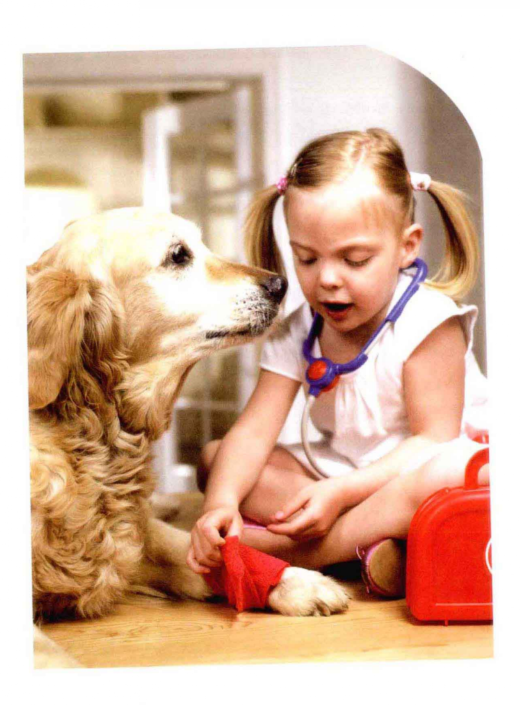
忽然，车子发出嘎嚓声，后来是劈啪声，最终发动机停了下来。他连汽车行驶所必需的燃料都忘记了！因此，他把车停在路边，看到附近有一幢建筑物，他走着就能过去。他满怀希望地走过去，希望他们能让他打个电话。

他来到一个办公区域，他按了服务铃，但是没有人出来。他向外走时，看到另一扇门，可是没有看到门上挂着的牌子——“员工专用”。

正当汉克刚要走出来的时候，不同种类、活蹦乱跳的狗发出了狂吠声。他这才明白自己不经意间来到了狗的收容所。

他慢慢地沿着水泥路面和走廊向前走，想找到一位工作人员。

老狗就安静地坐在汉克右边的第三个狗屋里。老狗为什么会兴奋呢?任何人都不会要他。可他感觉到一种需求，情不自禁地给出一个友好的目光，轻轻地摆了摆尾巴。汉克接近老狗的窝，停了下来，为了站稳，他抓住狗屋的钢丝网。这时，他感到一只湿润的鼻子，蹭着



他患有关节炎的手指，他立刻感觉到了一种慰藉，这是他一年来第一次体会到的。

正在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突然传到汉克的耳朵里，他被吓了一跳。

“先生，对不起，您不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她说。

幸运的是，汉克不清楚他已经到达了“终点区”——被抛弃的狗集中在这里，等候结束生命。

老狗又一次轻靠和亲舔着汉克，汉克低头看到他平生见到的最让人心碎的乞求的目光。

汉克不顾工作人员让他离开的要求，他问工作人员他能否更近些看看这只狗。工作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严厉的表情不见了。她强迫自己装出那种面孔，只是为了这份她讨厌的工作。

她把老狗拿了出来，刹那间——曾无比失落的两个灵魂，发现了点燃希望之火的动力。

汉克的食品橱里现在满是食物，壁炉里温暖的炉火噼里啪啦地响着，一想到同伴们说的“只能是在你的梦中”的那句话，老狗就开心地微笑着。老狗合上眼睛，享受着汉克一边小声吟唱“在天堂般的宁静中睡吧”，一边轻抚他的头。

毕竟是圣诞节呀！

爱的代价

佚　名



只要不让孩子们给他们起名，这个主意一定奏效。

“没有人养两只狗的。”我固执地冲他们喊道，接着又引用鲍氏家族的动物不命名法则（上面说禁止给没列入濒危物种名单上的动物命名），因为在我们家，取了名的动物就表明成了被喂养的宠物。

“可我们总得给他个称呼啊。”四个孩子对此深为不满。

“好吧，那就叫他X狗吧，”我建议道。孩子们皱起了眉头，可我希望这件事如肥皂泡般马上消失，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很快，我的不取名策略宣告失败。小狗还没断奶，孩子们已经偷偷地叫他“小淘气”了；而且我还没明白过来，小狗已像我们家的壁炉一样永远地粘在我们家，不再走了。

我很恼火，要不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只杂种狗安迪在大街旁闲逛，就不会有这些事了。他14岁，是只野狗，不仅脏而且患有关节炎，但

他却一瘸一拐地进了我们家院子，和我们的纯正刚毛硬犬，10岁的老处女海迪亲密了一会儿。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那时安迪已把自己的种子注入海迪体内。那是春天，我们到佛罗里达度假。一天半夜，我们发现海迪发出阵阵呻吟声。起初我以为那是海浪的起伏声。但调查后发现，那是海迪在呻吟。妻子雪莉说海迪在生小宝宝。天亮时海迪还是阵痛不减，而且仍未把宝宝生下来。我们找到一位兽医，他告诉我们，海迪肚子里的小狗太大，挡住了产道，有生命危险。我们整天发愁，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打电话给兽医，了解最新情况。直到傍晚，我们的狗才脱离危险。

“他肚子里有三只小狗，”兽医说，“但只有一只活了下来。”孩子们瞥了那只小公狗一眼，他像是一团五颜六色又脏又乱的线团。孩子们叫了起来，“安迪！和安迪一模一样！”

“你见到过这么难看的狗吗？”我问雪莉。“他挺可爱的，”她答道，话语里充满赞赏。“我只希望别人这么想。他不会跟我们太长时间的。”但是这话还不如不说。到了第10周，这只狗就很讨孩子们喜欢了，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他的魅力超过了附着在船底的甲壳动





物。我尽量不答理他。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小狗长着一双看门狗的耳朵，能听到来自车道或院子里的每个声响。当孩子们骑车出去或我换上跑鞋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们。要是被落在后面，他就追赶松鼠。有时候一不小心，我也叫他小淘气。

然而，我们家喂养和宠爱小狗半年后，也就是秋天，小狗遭遇了挫折。他把一只松鼠追赶到了街上，从那刺耳的刹车声中我们知道他出事了。他的左后腿被轧断了，上了夹板。之后听说他完全恢复了，我们都感到很宽慰。但是一周后，他又出事了。

“坏疽，”一天晚上雪莉告诉我，“兽医说要么截肢，要么实行安乐死。”我呆住了，屁股重重地落到了椅子上。“没别的办法，”我说，“‘小淘气’这样好动，让他靠三条腿度过后半辈子，对于他来说，太不公平了。”突然，孩子们跑进屋来，他们在偷听。“不能把一条腿残疾的人制于死地，”史蒂夫和拉雷恩争辩道。为了争取时间，我对孩子们说，“我们明天再做决定。”等他们上床之后，我和雪莉又谈起这件事。她同情地说道，“放弃‘小淘气’，孩子们是很难接受的。”

“尤其是克里斯托弗，”我说，“失去奎尼的时候，我就像克里斯托弗那么大。”接着我给雪莉讲了我的爱犬的事。那是条白丝毛狗，尖嘴竖耳，体态优美，跑起来身上的绒毛舞动着就像是滚滚浪涛。可是奎尼的两条后腿不能动。最后我爸爸说只有安乐死才能使他摆脱痛苦。“可是他会好的，”我哀求道。我一遍又一遍地祈求上帝，让他能重新行走，但他的情况却越来越糟。

一天晚饭后，我去地下室——奎尼平时就躺在地下室的炉子旁边。在楼梯下我碰到了爸爸。他面无血色，手里拿着一块气味浓烈的布头。“对不起，奎尼死了。”他轻声告诉我。我顿时泪如泉

涌，扑到爸爸的怀里。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但过了片刻，我发现他也哭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知道我和爸爸有同样的感觉时，我是多么地高兴。我哭着对他说，“我再也不养狗了，他们死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

“孩子，你说得对，那的确令人伤心，”爸爸回答道，“可这正是爱的代价。”

第二天，与兽医和全家商量后，我极不情愿地同意给“小淘气”做截肢手术。“如果孩子们的信念能使他康复，”我对雪莉说，“‘小淘气’肯定会完全恢复。”的确如此，奇迹果然发生了，小淘气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在小淘气截肢手术后不久就得到了证明。然而令人惊叹的却是他克服四肢不全的方法。他发明了一种单条后腿跑跳的新方法：腿像活塞似的左右摆动，既有力又平稳。“小淘气”还是那样充满激情。“‘小淘气’最大的优点是，”一个邻居说，“他还未意识到自己是只残疾狗，或者说他从不介意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像他这样对待生理上的缺陷。”

在5年多的时间里，“小淘气”教我们懂得了勇气的力量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全力投入生命的意义。每天跑步时，我常常和“小淘气”聊天，就好像他能听懂我所说的每句话。“你刚生下来那会儿，我差点儿把你赶走，”我对他说，“可孩子们不让，他们知道你有多棒。”“小淘气”盯着我的脸，摇着尾巴，显然他很喜欢听到别人说他有多么的不一般。

如果“小淘气”不是那么好斗，或许能有更多的时间继续炫耀他的功夫。8月的一个晚上，天儿正暖和，“小淘气”没有按时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露面。他喘着粗气，满脖子的血。显然，他又跟别的狗打架了。我甚至怀疑他气管或肺部伤得厉害。“‘小淘气’，你什

么时候才长大啊？”我拍着他的头问他。他抬头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了信任。他舔着我的手，但身子虚弱得已经不能晃动尾巴。克里斯托弗和丹尼尔用海绵帮我把他全身擦干净，而后把他送到了兽医那里。然而这次我的判断太准确了。中午时分，“小淘气”走了。

那天傍晚，我和克里斯托弗开车去了诊所，抱起“小淘气”就往家赶。就在小淘气去世的前几个月，她的妈妈海迪也走了，她走时15岁。我们把小淘气葬在花园边的树林里，挨着海迪。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试着跟克里斯托弗聊天，可他却沉默不语，很明显他正陷在失去小淘气的痛苦之中，一时难以自拔。“克里斯托弗，我见到过许多狗，”我说，“可是‘小淘气’是只与众不同的狗。”

“是的，”他回答道，眼睛却凝视着那茫茫黑夜。

“当然他也是只绝顶聪明的狗。”克里斯托弗没有答话。车旁闪过几道亮光，我看到他正在抹泪。他望着我，然后说道，“爸爸，我决定，”他哽咽着，带着哭腔，“再也不养狗了，他们离开时，真是太痛苦了。”

“哦，我明白，”我回答道，“不过这是爱的代价。”我补充说，语气宛如当年我的父亲。这时，他终于哭了出来，而我也泪眼模糊，分辨不清回家的路。在一家加油站旁，我停下车子。在那里，我抱着克里斯托弗，我的眼泪告诉他——正如父亲当年告诉我的——他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

一只小狗狗的冒险经历

马歇尔·桑德斯



在莫里斯家的第一个冬天，我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那是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天气既有雾又寒冷。那天，我懒懒地躺在火炉旁，累极了。

这时门开了，一个叫贝西·德鲁里的年轻女孩走了进来。

她从马路对面她父亲的屋子里跑出来，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着围巾。"哦，莫里斯夫人，"她说，"你可以今晚让劳拉过来陪陪我吗？妈妈刚才接到从班格传来的电报，说她的姨妈，也就是科尔夫人重病，她要去看她，爸爸今晚陪她一起乘火车去，妈妈怕我没有劳拉陪伴会孤单。"

"好吧，"莫里斯夫人说道，"我想劳拉很乐意陪你的。"

"那当然了，"劳拉小姐笑着对她的朋友说道，"半小时后我到你那里。"

"太谢谢你了。"说完，贝西匆忙走了。

她走后，莫里斯先生从报纸里探出头来，说道，"除了这两个女

孩子，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吗？”

“哦，当然，”莫里斯夫人说道，“德鲁里夫人有个老姆妈，已经跟随她有20年了，还有两个女仆，车夫唐纳德就睡在马厩里，他们会保护好她的。”

“很好。”莫里斯先生说完，又把头伸进报纸里了。

当劳拉小姐挎着小包下楼时，我起身跟上了她。“乔，你得回去。”她说道，然后关上门走了。

我不得不回去，但是我觉得糟糕透了，大声叫着，呜咽着。我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又跑到窗户边，大声咆哮着。

“天哪！”莫里斯先生对妻子说，“让这只狗去吧。”

“好吧。”莫里斯夫人疑惑地说，“杰克，带他过去。”

我和杰克很快来到了德鲁里家，他按了门铃，把我交给了开门的女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前面的屋子里，在那儿我找到了亲爱的劳拉小姐。

大厅的钟指向了11点。“我们是不是该睡觉了？”劳拉小姐问道。

“是该睡了。”贝西小姐说道。

“乔睡哪儿呢？”

“不知道，”劳拉小姐说道，“在家时，他睡马厩里，或者跟吉姆睡自己的窝里。”

“要不让苏珊在厨房火炉边准备个舒服的床，他睡那儿。”贝西小姐说。

苏珊把床准备好了，但我不愿睡那里，我大叫着，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劳拉小姐的床边铺了块柔软的毯子，让我睡在上面。

劳拉小姐几乎对我要发火了，但是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来这里是

要保护她的，我必须和她在一块儿。

两个女孩聊了很久后睡了。劳拉小姐在睡前原谅了我，她把手放下来，让我舔了舔。

我累了，躺在柔软而又舒适的床上，很快入睡了。不过，丝丝的嘈杂声把我吵醒了，一次是劳拉小姐在床上翻身，一次是贝西小姐的梦中笑声。结着霜的树叶被风吹打着，发出奇怪的沙沙声。很快，我的睡意全无。

大厅里有只大钟，它一摇摆，我就醒来。有一次，不知它摇摆了多少次，我从深睡中被惊醒。我梦到我又回到了以前的家，詹金斯拿鞭子追赶我，我吓得腿发抖，好像正想方设法逃脱他。

我跳了起来，把自己摇醒，绕着房间转了一圈。两个女孩那轻盈的呼吸声几乎听不到了。我走到门外，看了看大厅，那里有盏在燃烧的微弱的灯。姆妈的房门开着，我轻轻地走进去看了看。她睡得很死，嘴里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什么。

我又回到我的毯子上睡觉，但睡不着了。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我。我被迫站了起来，重新走到楼梯上站着。我觉得该到大厅里转转，然后再睡。

与莫里斯家的地毯不同，德鲁里家的如天鹅般柔软，我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像猫一样溜到楼下，在大厅转悠了一会儿，又把所有的门闻了个遍，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动静。这儿非常黑，没有灯，但要是有陌生人在周围，我肯定能察觉。

当我晃悠到大厅尽头那扇最远的门边时，我发现餐厅的门缝里透出一股微弱的灯光，忽然灯光又立即消失了。我吃惊极了，餐厅是大家吃饭的地方，这家所有的人都吃过晚餐了，应该没有人的啊！

我走上前去，在门底下闻了闻，有一种强烈的气味，像是从乞丐

身上散发出来的，闻起来好像是詹金斯的，没错，是詹金斯！

这个卑鄙的人要对我亲爱的劳拉小姐做什么？我快发疯了。我用爪子抓着门，我咆哮着，叫喊着。我跳起来，用身体撞着门，尽管我已是一只很重的狗了，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像羽毛一样轻盈。

当时我觉得如果我不把门撞开，我就会发疯。每隔几秒钟，我都停下来把头靠在门槛上，听听里面的动静。屋子里一片混乱，椅子被撞倒了，好像有人正试图从窗户跳出去。

这使我比以前叫得更疯狂。当时我来不及想我只是一只中等身材的狗，如果他抓住我，很可能会杀了我。我愤怒极了，当时只想抓住他。



在我制造出如此大的噪声时，一声尖叫从楼上传来，接着又有人的走动声。我在大厅里来回跑动，一会儿跑上楼梯，一会儿又下来。我不想让劳拉小姐跑下来，但我怎能让她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呢？她站在那儿，穿着白色的睡衣，靠在栏杆上，用手抚摸着自己的长发，脸上露出既惊讶又恐惧的表情。

“这只狗已经疯了，”贝西小姐尖叫道，“姆妈，往他身上泼点儿水。”

但姆妈当时要清醒得多。她跑下楼，头上的睡帽已经飞了，身后拖着一条她从床上抓到的毯子。“屋里有贼，”她扯着嗓子叫着，“是这只狗发现的。”

她没有走到餐厅的门旁，而是打开前面的门，叫道：“警察！警察！救命，救命，有贼，有人行凶！”

她的尖叫声如此之大，以致于使人无法相信这是一个老妇人发出的！我急急忙忙地跟在她后面，穿过大厅的门，来到大门口，这时我听到有人在跑。我大叫了几声，唤来吉姆，跳到门口，赶在那个人前面。

那天晚上我真的是疯了。我确信那是詹金斯的气味。我觉得自己好像要把他撕成碎片，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复仇感，我紧紧地追赶着他，就像他当年追赶着我和妈妈那样，我当时真是兴奋极了。

老吉姆很快赶上了我，我用鼻子拱了他一下，让他明白我很高兴他来了。我们飞奔着，在拐角处我们抓到了这个倒霉蛋，他竟然想逃脱我的爪子！

我愤怒地咆哮着，跳上前去咬住他的腿。他转过身来，尽管那个夜晚不是很亮，但我依然能看到旧日主人那张丑陋的脸。

看到吉姆和我竟然咬他，他好像恼怒极了。他抓起一把石子，掷向我们，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正在那时，我们前面传来一声奇怪的口

哨声，接着身后又传来一声类似的声音。詹金斯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奇怪、含糊不清的声音，然后他跑到了旁边的街上，远离了那两声口哨声的方向。

我怕他逃走，尽管我抓不住他，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跳起来，跟上他，有一次竟然把他绊倒了。啊，当时他是多么恼怒啊！他把我踢到墙上，然后抓起一根棍子，使劲地打了我几下，接着又把石头扔向我。

尽管鲜血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几乎看不到他，但我还是没有放弃。而只要詹金斯碰到我，老吉姆就狂怒不止，扑到他的身后，死死咬住他的小腿，和他拼起来。

詹金斯很快逃到高墙边上，停在那儿，他急急忙忙地看了看身后，开始往墙上爬。墙太高了，我爬不上去。他要逃走了。怎么办？我放开嗓子，大声叫着，希望有人来帮我。他企图爬到墙上，但我跳了起来，抱住了他的腿。

我死死咬住他，竟然被他拖到了墙的另一边，而老吉姆被留在墙的另一边。詹金斯的脸撞到了地上，然后他爬起来，一脸的仇恨，朝我冲来。要是没有人来帮忙，我想他一定会把我的头靠在墙上撞得粉碎，就像在马厩里他把我那些可怜的兄弟的脑浆撞得四处飞溅一样。但是就在那时，传来一阵跑步声，两个男人跑到了这条街上，跃过了高墙，吉姆那会儿正上蹿下跳，在绝望中咆哮。

从他们的制服和手中握的警棍，我立刻看出他们是警察。他们很快抓住了詹金斯。他放弃了逃跑，但还像只丑陋的狗那样冲我骂道："要是没有那条狗，我就不会被抓到。噢——"他摇晃着，后退了几步，嘴里骂道："这是我自己的狗。"

"你真无耻，"其中一个警察严厉地说道，"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惹得自家狗和牧师家温顺的狗满大街追你？"

詹金斯什么都没说，只是嘴里开始诅咒着。正在那时，花园的房子里的窗户打开了，一个人叫道："嗨，你们在干吗呢？"

"我们正在抓小偷，先生，"一个警察说道，"至少我觉得他是小偷，能扔下来根绳子吗？我们没带手铐。我们一个去监狱，一个还要去华盛顿街，有个妇女说那里有人行凶。请快点儿，先生。"

那位绅士扔下来根绳子，不到两分钟，詹金斯的手腕就被绑得牢牢的。"好狗啊。"另一个警察对我和吉姆说道。而后，他跑到了街上，我们尾随他过去了。

正当我们急急忙忙沿着华盛顿街走时，快靠近我们自己房子时，我们看到从黑暗里闪出一丝亮光，接着听到人们来回跑步的声音。邻居们已被姆妈的尖叫声惊醒了。莫里斯家的男孩子们全都跑到了街上，他们只穿了一点点儿衣服，在寒风中冻得发抖。德鲁里家的车夫，没带帽子，头发都朝上竖着，拿着个灯笼四处跑着。

附近人家的房子全亮灯了，很多人把窗帘拉起，打开自家门，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事。

当警察，还有我和吉姆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一大群人立刻围到警察周围，打探出了什么事儿。吉姆和我倒在地上，使劲地喘气，而涎水如泉水般地从喉咙里流了出来。我们俩都累晕了。吉姆的背上有好几处都流血了，那是被詹金斯的石头砸的，而我也被砸得遍体鳞伤。

人们立即发现了我们，他们发出了阵阵骚动声。"勇敢的狗！高贵的狗！"大家如此称颂着，抚摸着我们。我们既骄傲又开心，站起来摇着尾巴，至少吉姆可以，我呢，则尽我所能地摇着。后来人们发现我们受了重伤。莫里斯夫人大叫着，一把抱起我，冲进了屋子，杰克和老吉姆跟了进来。

我们到了大厅。那边的火很旺，劳拉小姐和贝西小姐都坐在那

儿。看见我们，她们跳了起来，迅速地清洗了我们的伤口，让我们躺在火炉边。

“你保护了我们的银制餐具，勇敢的乔，”贝西小姐说道，“等我爸爸妈妈回来，他们一定会夸奖你们的。好了，杰克，有什么最新消息？”这时，莫里斯家的男孩子们都挤进了屋。

“警察正在询问你家姆妈，检查餐厅，他们已经到警察厅做笔录了，你知道他发现了什么？”杰克兴奋地说道。

“不知道，发现了什么？”贝西小姐问道。

“那个恶棍要烧掉你们的房子。”

贝西小姐尖叫了起来，“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哦，”杰克说，“警察调查后认为，他打算把银制餐具装到袋子里带走，在这之前，他要把房子周围泼上汽油，点上一把火，这样人们就不会发现他的罪恶行径了。”

“那样我们所有人都会被烧死的，”贝西小姐说道，“他不可能只烧餐厅，而让别的房间免于火灾。”

“当然了，”杰克说道，“这正说明了他是个十足的恶棍。”

“他们证实这些了吗，杰克？”劳拉小姐问道。

“哦，他们只是猜测，因为他们在他装银器的袋子周围发现了几滴汽油。”

“多恐怖啊！可爱的乔，你救了我们，”漂亮的贝西小姐吻了吻我难看而又红肿的头。我只是舔了舔她的小手，但每次过后我总想多舔她几下。

第二天，德鲁里夫妇回家了，詹金斯的案子也水落石出。詹金斯被迫交代了一切，他被判处10年监禁。我希望他在那里好好改造，出来后做个好人。



再待十分钟

佚　名



每周一下午两点，我和博都要去密尔沃基东北部的银泉康复中心，为住在那儿的老人们进行一小时的宠物治疗。我们穿过走廊走向接待室，与每位相遇的人打招呼。在接待室里休养的人都会过来爱抚博——一只活泼可爱的德国短毛猎犬。他今年10岁，体重99磅，很招人喜欢。你们很难想象，8年前，这只狗来到我家门阶上，被打得伤痕累累，一见到人就吓得仰躺在地，四脚朝天，抬起腿来就撒尿，直到人们抚摸他，柔声细语地安慰他，他才会有安全感。

在我们第一次拜访康复中心，路经淡黄色的1号走廊时，从112号房间里传出一位老人激动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玛，玛，来了一条德国狗！这儿，有只德国狗！"

随即，一位皱纹满面、约6英尺高的白发瘦高老人出现在门口，他张开有力的双臂，伸出大手，邀我们进去。"我是查理，这是我妻子埃玛。请进，请进。"

博听到查理友好、热情的声音，立刻激动得身子习惯性地晃个不停，摆出贴近你大腿的姿势，等着你爱抚他，查理立即满足了他的愿望。我们进了屋，看见有着紫罗兰发色的埃玛坐在床上，她80多岁了，虽然瘦弱但精力充沛。她笑着用手拍打床，只拍了一下，拴着皮带、向来顺从的博就跳上床，躺在她身边，舔她的脸。查理告诉我们，二战期间他俩从德国移民来英国，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德国种短毛猎犬马克斯留在那里。说到这儿，埃玛满眼泪水。查理说，博长得和马克斯简直一模一样。

隔壁114房住的是70多岁的老太太凯瑟琳，几个月前她就不与别人说话了，近一个月以来她都坐在轮椅上，始终处于紧张性精神分裂状态。任何关心、拥抱、谈心或陪伴都无法打动她。我和博走进她的房间时，床边的小灯亮着，遮阳窗帘拉着，她背对着我们，低头垂肩坐在轮椅上，面朝看不到任何风景的窗子。

博用套着他的皮带拽着我向前走去。我还没来得及蹲到凯瑟琳面前，博已站在她的左侧，并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跟前并向她问好，但她没有反应。我和博在那儿坐着的15分钟里，凯瑟琳一言未发，也一动未动。这使我很吃惊，而令我更吃惊的是，博把长长的下巴搭在凯瑟琳的膝盖上，竟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一刻钟。

要是你了解博，就会知道他为得到一次爱抚，能等上10秒钟就已经很难得了。但这次是个例外，他把头贴在凯瑟琳的膝盖上，和她一样僵在那儿。与这个毫无生气的女人在一起让我感到极不舒服。一到两点半，我就匆忙地说“再见”，然后站起身来，拉着不愿离开的博往外走。

我问一位护士，为什么凯瑟琳会得这种紧张性精神分裂症，她告



诉我："我们也不知为什么。有时候老人被家人嫌弃时，他们就会得这种病，我们只能尽力让他们感到舒心。"

所有使我能幸福生活的善良的人和动物都浮现在眼前，而后又消失了。我能想象得到凯瑟琳此刻的心情：孤单、烦乱、绝望甚至被人遗忘。我决心找寻一种方法去读懂她的心。

从那以后，每周一我和博去接待室时，都会特意去112房探视查理和埃玛，还要去114房陪伴凯瑟琳。每次都如此——查理挥手邀我们进屋，埃玛拍床等博去舔她，两人对此总是不亦乐乎。然后我们去凯瑟琳的房间——她总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除了还有呼吸外，几乎没有一点儿其他的生命迹象。

每次我都试着和凯瑟琳说话，可她一直没反应。我越来越没兴致，我不甘心只是跟她待在一起。博却一如既往，每次探访凯瑟琳，博都会"坐禅"一刻钟，教我如何"陪伴"凯瑟琳。

第四次去康复中心时，我打算绕过凯瑟琳的房间，可是博却有自己的主意，他把我拽了进去，跟前几次一样，他把头搭在她的膝盖上，待在她左侧。我默许了，可是心里却盘算着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的

商务会谈，因此我决定把陪凯瑟琳的时间从以往的15分钟缩短为5分钟。我没吭声，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一门心思地想着即将开始的会谈。凯瑟琳肯定没有注意也不会在意。可是我起身要拽走博的时候，他却纹丝不动。

接下来，奇迹发生了——凯瑟琳把手放到了博的头上，没有别的举动，只是她的手。博既没像通常那样用鼻子蹭，也没有越发用力地摇晃身子，他仍然纹丝不动，像雕塑一样站在那儿。

我又坐了下来，心中有说不出的震惊。随后那宝贵的10分钟里我感受着凯瑟琳的手和博的头之间那种生命之源的沟通。时钟在两点半时响了，我们的15分钟到了，此时凯瑟琳的手缓慢地移回膝上，博也转身走出房间。

那次探访已经过去了10年，博在8年前因中风死在我怀里。爱有多种表达方式，每一次因我对某人感到失望而准备离开时，我都会想起博对凯瑟琳和对我那坚贞不渝的爱。既然博能耐心再多待10分钟，那么我坚信我也能。

医疗小组

佚　名



姐姐看到杰克在街上闲逛，全身瘦得皮包骨头，毛都结成了块，看起来又脏又累，只有那对看起来像鹿般的双眸还在闪烁。

姐姐把他一带回家，家人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看看这只狗。

第二天，我带杰克去看兽医。兽医给他做了检查，而后告诉我："这只狗恐怕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我觉得他活不过这个周末了。"虽然他只和我待了一夜，可是听兽医这样说，我还是深受打击。杰克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他，说道："兄弟，我们回家吧。"

一个月过去了，杰克依然活着：医生的诊断有误。而后的一天早上，我在报纸上注意到一篇文章，上面写着要征募狗和志愿者参与一项宠物辅助治疗计划。我觉得杰克适合去，因此和他们预约见面。正如面试人所说的那样，杰克"充满热忱"。接着他又顺利地通过了几轮面试、兽医检查和纪律测试。杰克正式成为一名医院志愿工作者。

我为杰克感到骄傲，杰克也是如此。之后的6年里，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都去医院的肿瘤或血液病病房看望数以百计的病人。

但有一次探望却非同寻常。我们和另一组的谢里以及她的狗麦克达夫一起工作。那个星期五的白天和晚上都很忙，大家都非常疲惫。当时早过了11点，我们从电梯旁走过时，电梯门正好开了，出来一位50多岁的男子和他已成年的儿子。他们也看见了杰克和麦克。“噢，他们真漂亮，”儿子说道，“我们可以摸摸他们吗？”

“当然可以，我们来这儿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啊。”谢里答道。

儿子跪下抱了抱狗，然后蹦起来，问道：“他们可以探望一个病人吗？”说着瞥了父亲一眼，耸了下眉毛，等待父亲答话。

父亲盯着地板，有些激动，吞吞吐吐地说道：“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我们探望过很多重病号，她在哪个病房？”

他们俩沿着过道在前面带路。病房里很安静，我们进去时看到病人盖着被子侧躺着。她已经睡了，脸色苍白，身体蜷曲得像个胎儿。我们立即明白了这次探望时间不会长。

我把椅子拉到她的头边，然后坐了下来，杰克则跳到了我的腿上。我轻轻地拉过妇人攥成拳头的手，让她的指节抚摸杰克那又软又长的耳朵。

我直接对她说：“这是杰克，他的耳朵很长。我们觉得他既像西班牙长耳猎犬，又像爱尔兰塞特种猎犬。”妇人的手开始放松，然后慢慢打开，轻轻地握住了杰克的耳朵。杰克那鹿般的大眼睛扫视了我一下，我们知道我们和病人已初步有了沟通。我问妇人：“你曾想过会在医院里看见一只狗吗？”

她微微地睁开眼睛，慢慢地但声音清晰地答道："没有，我从来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狗。"这时她的手完全张开了，轻拍杰克的头。我笑了，她笑了，杰克也笑了。

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妇，因此对于我和谢里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探访。但是，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告诉护士，病人能开口说话了，还拥抱麦克时，她打断我们说："你们肯定走错了房间。"而当我们确认了姓名和病房号后，护士顿时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怎么回事？"谢里问她。

"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护士说道。

接着，她解释道，这病人病得很厉害，只有5%的大脑功能正常。到医院时，医生们认为她活不过头一个晚上。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可她还昏迷不醒——似乎醒不过来了。她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守在病床前。现在轮到我们起鸡皮疙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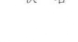
之后的6年里，因为有杰克做伴，我感到很幸运。我感激与他相处的每一秒钟。我的狗，以及其他像他这样的狗，都令我敬畏。当人们即将告别人世时，杰克躺在他们身旁；当年轻的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反复叮咛，告诉孩子以后她不能欢庆他们的喜悦，也不能在他们悲痛的时刻给予他们慰藉时，他又成为倾听者；杰克可以帮助病人忍受连吗啡都无法抑制的疼痛；当家里的成员对自己深爱的人临终告别时，他又成为抚慰者，抚慰活着的人们。

能成为医疗小组的成员，我备感荣幸，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杰克所做的一切，还因为我能在他生前和离开多年后的今天，亲口讲述他，赞扬他。其实很简单：杰克用爱创造了奇迹。



心心相系

佚　名





我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兽医教学医院工作，担任那儿的“生活变化”项目顾问。我们帮助那些由于疾病、事故或安乐死等原因失去宠物的人们治愈他们的心理创伤。

我曾经有一个50多岁的叫邦妮的来访者，她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医院，想知道是否有医生愿意帮助她14岁的纯种黑色卷毛狗。那只狗叫卡桑德拉，人们亲切地叫她卡西，她已经委靡不振近一周了，似乎还有点神志不清。

那天早晨，神经病科医师简·布什告诉她说卡西脑袋里有个瘤，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邦妮知道她的爱犬身患重病后便心碎欲绝。这时有人把邦妮介绍给我。“生活变化”心理治疗项目常帮助那些举棋不定的人做决定，是让他们的宠物安乐死还是任其听天由命。

邦妮留着一头略显灰白的淡棕色卷发，用大发夹束在脑后。她有一双能够立即吸引我的炯炯有神的淡蓝色眼睛。她的镇定自若告诉我，她是一个成熟稳重、不草率行事的女子。

邦妮与虐待她的丈夫共同生活了20年。她曾无数次试着离开他，可都没能成功。45岁时，她终于鼓起勇气与那个男人恩断义绝。邦妮为了医治心理创伤，和当时只有四岁的卡西搬到了俄怀明州的拉勒米，开始了新生活。卡西和邦妮相濡以沫。以后即使有再多的艰难，她们也都一起度过。

6年后，邦妮遇到了深爱她的汉克。从未有人像他这样宠爱邦妮。一年后他们喜结良缘。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喜悦。他们相敬如宾，互相关心爱护，共享生活的喜悦与悲伤。邦妮过上了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理想生活。

一天早晨，汉克准备去他的树木修整服务公司工作。像往常那样，他和邦妮在楼道内拥抱道别，互相倾诉因拥有对方而有的幸福之感。

那天，邦妮没去办公室，而是在家工作。她是个办公室助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了搜救队队长的声音。邦妮是该队的志愿者，并且有人遇到麻烦时，她往往是首先接到电话通知的志愿者之一。

那天，队长玛吉告诉她说，有人在离邦妮的家两个街区远的输电线上触电了。邦妮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冲出家门，跳上卡车。

邦妮赶到事故现场，眼前的一幕让她永生难忘。她深爱的汉克悬挂在一棵高高的棉白杨树枝上，生命已经终结。

邦妮把学过的处理触电事故的注意事项全都抛到了脑后。她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汉克。首先她得把汉

克从树上放下来，她把卡车上的梯子搬了过来，靠在房子上，开始往上爬，到了屋顶，她就开始把汉克的身体往她这边拉。奇怪的是，虽然邦妮碰到了汉克触到输电线的身体，可她却没有触电。她把汉克拽到屋顶木瓦上，让他的头靠在她的臂弯上。看着汉克那张苍白的脸，她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汉克的双眸凝视着明亮、湛蓝的怀俄明天空。他走了，真的走了，不会再回来了。邦妮心里清楚得很，和汉克相依相伴的生活已告终结。

汉克死后的4年里，邦妮试着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她情绪变化无常，且大多时候忧郁低落。她生活在无尽的沮丧中，因为没能与汉克告别，没能有机会向他倾诉内心的一切，没能给他以慰藉，帮助他结束生命，送他到另一个世界。汉克的生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让她毫无准备。她不想让她最好的朋友、她的爱人、她的伴侣就这样离去。

邦妮讲述完她的故事后，我们沉默了片刻。最后，我说："你想让卡西的死和汉克的死有所不同，是吗？邦妮，我指的是安乐死。这样你就不必担心下班回家看到卡西已经死去；而且你还能使她毫无痛苦地死去。如果我们给她实行安乐死，你就能在最后时刻陪在她身边，抱着她，与她聊天，抚慰她。你可以平静地把她送往另一个世界。当然了，这一切还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邦妮瞪着眼睛听我讲完这些话，两肩松弛下来，脸上也露出宽慰的神情，如释重负。

"这次我一定要自己掌控，"她说，"我想让我女儿的死与汉克的死有所不同。"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就对卡西实施安乐死。我让邦妮和卡西单独待在一起。他们在外边的枫树底下躺了几个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邦妮把卡西带进了宠物临终安抚室。那是由参与“生活变化”项目的医护人员安排的，这儿更适合动物无痛苦地死去，并更能给宠物主人以抚慰。

邦妮坐在地板的软垫上，卡西就躺在她旁边。邦妮开始抚摸她，和她说话。“噢，我的女儿，你就在妈妈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实行安乐死的时刻到了。卡西的头枕着邦妮的肚子，她睡得安详而惬意。布什医生轻声问道：“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吗？”邦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想先做个祷告。”她低声说道。

她伸出双手来拉我们的手，我们也都伸出手来，相互握着。邦妮站在这群严肃的人中间，开始轻声祷告，“仁慈的上帝，感谢您让这么一只漂亮的狗狗陪我度过了过去的14年。我知道她是您赐予我的礼物。今天对于我来说是最为痛苦的一天，因为我知道我该把她归还给主的时刻到了。另外，感谢亲爱的主，感谢您把这些女士带给我，是她们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和无尽的帮助。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您，仁慈的主。阿门。”

大家都流着泪，齐声说着“阿门”，相互握紧双手，对这适时的举措表示赞成和支持。

卡西仍然安详地睡在主人的肚子上。医生给她注射了致命的一针。卡西没有醒来，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儿，只是缓缓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正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整个过程迅速而平静，没有丝毫的痛苦。卡西死后，我立即用胶泥做了个她前爪的泥印送给邦妮，她慢慢地将它举起来贴在脸上。我们都静静地坐着，最后还是邦妮打破了沉默，她说：“如果说我丈夫不得不死的话，我也希望他以

这种方式死去。”

6个星期后，我收到了邦妮的一封信。她把卡西的尸骨与汉克的撒在了同一座山上，她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汉克和卡西再次相逢了。她还在信中说，卡西的死，尤其是她死的方式，让她对汉克的死有了新的诠释。

“卡西的死是我与汉克‘相见’的一座桥梁，”邦妮写道，“她使我知道了，如果当初汉克离开人世时，我有选择的机会，我也会有这个勇气，陪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要汉克知道这一点，只是我当时没有找到一种适合的方式，而卡西以自己的死为代价，向我提供了这种方式。我认为这是卡西死去的原因之所在，她死的意义就在于此。无论如何，卡西知道她会将我们重新连接在一起，使我们的心灵紧紧相连。”

8个月后，邦妮再次从俄怀明州来到我们医院。这次，她带了一只健康的小狗克莱德——一只9个月大的活泼可爱的混种小猎狗。邦妮又开始了她全新的生活。



一只狗的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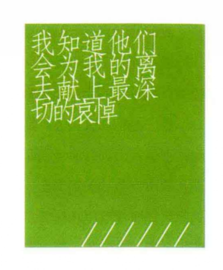
尤金·奥尼尔



我叫席尔维丹·安伯伦·奥尼尔，而家人、朋友和熟识我的人，都叫我伯莱明。衰老带给我的负担让我认识到自己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此，我将把最后的情感和遗嘱埋葬于主人的心中。直到我死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些情感和遗嘱就埋藏在他心灵的一隅，当他孤寂时，或许会想起我，然而就在那一瞬间，他会突然感受到这份遗嘱的内容，我期望他能将此铭记于心，当做纪念。

我可以遗留下来的实质东西少得可怜。其实我们比人类更聪明，我们不会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藏在一个大仓库里，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储藏金钱上，更不会为了保持现有的和得到没有的东西，而扰乱自己的睡眠。

除了爱和信赖，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留给他人。我将这些留给所有爱过我的人，首先要留给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我知道他



们会为我的离去献上最深切的哀悼；其次要留给曾经善待我的自由公民；还要留给茜、罗、威利和诺米。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强迫我的主人写一本书，并把所有爱过我的人的名单列入书中。死亡是世间一切生灵都无法拒绝的一个过程，对于即将面临死亡的我来说，说这些大话简直是徒劳。可是要知道我一直都是惹人喜欢的狗哦，也该让我的这点儿虚荣心得到满足吧。

希望我的男女主人能将我牢记在心，但并不要为我悲伤太久。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会竭尽所能在他们悲伤时，给他们慰藉，在他们开心时为他们增添几分欢愉。但一想到我的死将会给他们带来悲伤，便令我痛苦不已。

我要让他们知道，没有任何狗曾像我这样快乐地生活过，而这全都得归功于他们对我的关爱。如今我已经变得又瞎又聋还瘸，连昔日灵敏的嗅觉也已丧失殆尽。现在，即使是一只兔子在我的鼻子底下恣意走动，我也可能浑然不觉，我的尊严已经在病痛和衰老中消失，这是一种莫名的耻辱，生命似乎也在嘲笑我的无能。我知道，我该在疾病成为自己以及所有爱我的人的负担之前与他们道别。

我的悲伤来自于即将离开自己所爱的人，而非死亡。狗并不像人一样惧怕死亡，我们接受死亡为生命的一部分，并非认为那是一种毁掉生命的恐怖灵异。有谁能够知道死亡之后会是什么呢?

我宁愿相信我去往的是天堂。那里的每个人都青春永驻，美食饱腹；那里每天都有浪漫精彩的事情发生，那儿的美女近乎完美无瑕。那儿的杰克兔如天堂美女一样轻盈地奔跑于沙漠中。在那儿，我们时刻都可以享受到美味佳肴。在每个漫长的夜晚，都有无数永不熄灭的壁炉，那些燃烧的木柴一根根卷曲起来，闪烁着火焰的光芒，我们倦怠地打着盹，进入甜蜜的梦乡。梦中会再现我们在人世间的英勇时光，以及对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无限爱怜。

恐怕我的这些期盼对于一只狗来说太多了，但死亡前的平静和安详却一定是有的。给予衰老疲倦的身心一个安详而长久的休憩之所，让我在人世间得以长眠。我已享受到充裕的爱。这里，将是我最完美的归宿。

我最后还有一个诚挚的祈求。我曾听到女主人说:“伯莱明死后，我再也不会养别的狗了。我是如此爱他，这种感情无法倾注到别的狗身上。”

如今我要恳求她，再养一只狗吧！把对我的那些爱给他。永不再养别的狗，并不会加重她对我的回忆之情。

我希望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一旦有了我之后，便无法再生活在没有狗的日子里。我绝不是那种心胸狭窄、嫉妒心强的狗。我一直认为大部分的狗都是善良的（像我一样，晚上，我愿意与一只猫，甚至是黑猫分享卧室内的那块地毯，我用善良的心灵忍受着他那暴躁的脾气，很少和他动怒，也从不斤斤计较）。当然了，善良的狗还有很多。众所周知，达尔马提亚狗是最好的狗。

所以我建议让达尔马提亚狗做我的接班人。他们的繁殖能力不强，但是他们举止高雅，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帅气，就像我年轻时一样。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千万不要勉强他做无法办到的事情。但他会尽力把一切事情做到最好，一定会的！当然他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别人总会拿这些缺点与我比较，这反而有助于他们对我的回忆历久弥新。把我的颈圈、皮带、外套和雨衣留给他，这是您1929年在巴黎的赫耳墨斯为我定做的。以往大家总会用赞叹的眼光看着我穿戴这些东西，绕过温德姆宫殿，沿着公园大道走下去。虽然他穿戴起来绝对无法像我那样英姿飒爽，但我深信，他一定会竭尽所能不表现得像只笨拙、没见过世面的狗。

在这个牧场上，他也许会在某些方面，证明自己是可以和我媲美的。我想，至少在追逐杰克兔这件事上，他一定会表现得比我衰老时优秀。虽然他有许多无法弥补的缺点，但我依然希望他在我的老家过得幸福快乐。

亲爱的男女主人，这是我道别的最后一个请求了。

无论什么时候，你们到我的坟前看我，借助我与你们相伴一生长久、快乐的回忆，请以满怀哀伤而欢欣的口吻对自己说："这里埋葬着爱我们的和我们爱的朋友。"

不管我睡得多沉，依旧可以听到你们的呼唤，所有的死神都无法阻止我对你们欢快地摇尾巴。

后记

很久以前，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木木》，小说中一个哑奴和一只狗的生死相依，无言而又至深的交流，使我在那一刻确信，狗不再是一个低等的动物，它也不仅是看家护院的恶犬或贵妇膝上的宠物，它同样可以是穷人和奴隶的朋友，毫无势利的义士，甚至是上帝的信徒。它们忠诚、勤劳，但求付出不求回报。在某些世俗的人身上，这些品德已经逐渐消失殆尽了。狗性中深具超凡的神性，而人性中却潜藏着可耻的兽性。

在这个越来越世俗、越来越淡漠的现代社会里，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讲究效率，追求功利。为了追求所谓的物质文明，人们再没有耐性坐下来互诉衷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阂越来越大，此时，还有谁在保持着不变的忠诚呢？还有谁不嫌你贫穷、不嫌你丑陋、不嫌你疾病、不嫌你衰老呢？还有什么值得你去倾注关怀，甚至喜欢你唠叨，让你唤之则来，呼之则去，不计较你的粗鲁和无礼，并无休止地迁就你呢？是啊，除了狗儿还有谁呢？

狗儿的要求最简单不过了——只求温饱而已。它虽然无法与人交谈，却懂得察颜观色，欢喜时它能与你一起欢呼雀跃，伤心失意时它

会舔拭你的涕泣，愤怒时它可以当你的出气筒。

其实，狗从远古开始就伴随着人类成长，并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守护着人的孤独。

在所有的动物中，狗也许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一种，同时它又是最具灵性的尤物。它带着晶亮忧郁的眼睛来到人间，感受人间的苦难和罪恶，也遭遇人的迫害与放逐，但它始终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义无反顾地追随着人类的脚步，似乎永远不会背叛人的情感……

狗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虽然没有相同的血缘，却有着相似的生活习性和丰富的情感。对狗类的了解通常也可视为对人本身的反观，解析狗的意识、心理和情感，同时也可以说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进一步解读和沟通。

狗儿是我们最忠诚的仆人，最可信的朋友，为了巩固我们之间的情感，它们委曲求全，忍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和哀伤，临死还在感激着我们的收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收养它们的日子里并没有真心善待它们。）它们难道不正是一些宽容和无私的道士吗？

甚至为了取悦人类，狗还要竭尽所能地模仿人类的笑容。它们笑的时候，脸部表情愉悦而放松，两耳下垂，眼睛半眯，嘴唇柔软微启，双颊高耸。

在人类的面前，它们很不自然地缩紧双唇，露出牙齿，装出人类笑的表情。当它们"笑"的时候，同时还会四脚朝天，柔顺服从地袒露腹部，这表示狗儿不但在笑，而且还在充分表达自己"笑"所代表的含义。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来想它们的用心良苦，因为这是小狗对大狗表示顺从的动作，它们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渺小和软弱，希望借此能够得到人类的关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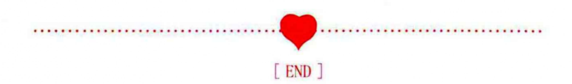
这样的动作不是也存在于我们人类吗？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狗儿对人类宽容的心态，读懂了狗心，便洞悉了这个世界上被我们忘却了的忠诚和仁爱，便也学会了接受别人或被别人接受。

你翻看本书中各种美丽的狗照，不禁一番爱怜。同时，行走在大街上，时常可见一些富态十足的玲珑小狗，在主人的脚边憨态可掬地闲逛，但想到还有多少失去宠爱的狗儿野居于荒郊野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折磨，心中不禁又是一番感叹。不同的狗有不同的狗命，其间的天壤之别又何异于人类！读一篇优雅的关于狗的文字，反省一回百面人生，相信每个读者都会各有一番见仁见智。

我还想问一问，曾经有过狗儿走进你的生命吗？你给了它一个什么样的命运？面对那一双双渴盼的眼神，你我可以只供温饱，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忍心抛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成为爱狗族，自己当另一个伯莱明的主人——只要你愿意。

编者


[END]